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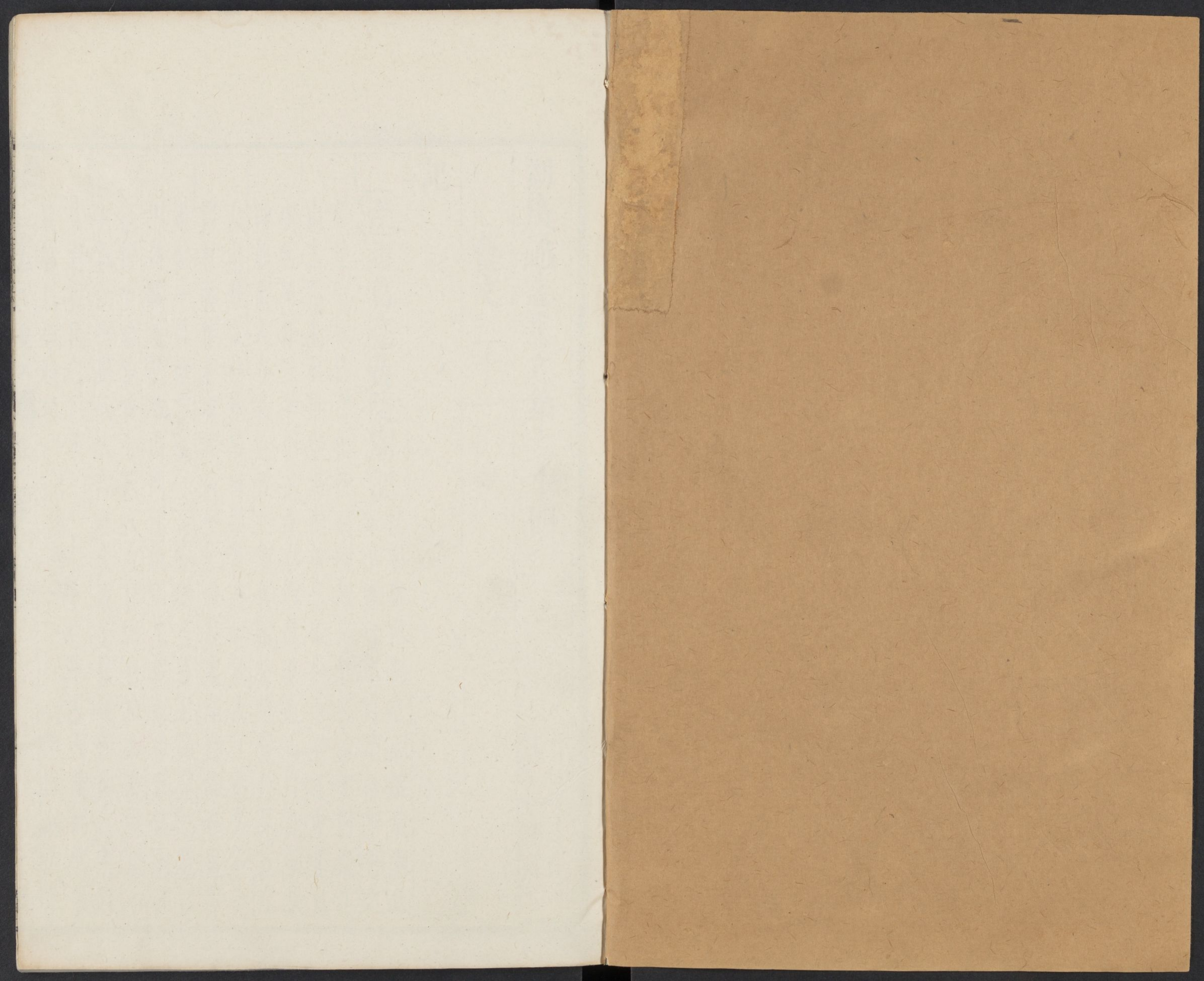
2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9 1946

T 3183/0.81

3182/81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四

藝文二十一

記

〔漢〕諸葛亮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

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帥趨野道履道牛因經江

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攸巨石於江中崔嵬

噴吼列作三峯平治津水順遠其道鳴呼非神扶

助於禹人亦奚能致此理僕續續環覽乃見江左

大山壁立林蘆峯巒如畫燕視於大江重石不

聞有神像影現焉黃髮髮髮冠裳宛然如彩畫者

前聖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黃王開導之勢

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

也信乎廟貌廢土後人太息神有功德助禹開江不

事學各領濟舟航當廟舍茲土僕復而與之再定

其廟貌日之曰黃王祭荆州文學記劉君雅古若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四

藝文二十一

記

漢諸葛亮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

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嶢峴列作三峯平治泝水順遵其道嗚呼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

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

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

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

其廟貌目之曰黃陵廟以顯神功

王粲荊州文學記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



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為世也則象天地軌儀
 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
 作為禮樂以復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
 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
 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
 命伍葉從事宋表所建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
 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者德故
 老綦毋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
 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鱗委介免胄比
 肩繼踵川逝泉湧壘壘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
 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
 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
 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苗不若屢戡寇侮誕
 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縉紳
 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
 敘品物宣育百穀繁蕪
 勳格皇穹聲被四字

晉陶潛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
 溪行忘路之遠忽逢桃花林夾

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其
 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復得一山山有
 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入
 復行數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
 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
 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
 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
 間隔問今是何世乃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
 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
 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
 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
 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
 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復問津者

南北朝袁崧西陵峽記

崧嘗聞峽中水疾書記及
 古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

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成始信耳
 聞不如目見矣其疊嶂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

槩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察
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身所履歷未嘗有
也既自欣得奇觀山水有
靈亦稱知己謹記之於石

唐呂溫道州廳壁後記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
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

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
道列賢不肖以訓於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
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舉名數或務攻為文居
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
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者河南元結字
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
而不誣直舉胸臆申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
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
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
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道
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
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後
亦有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
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余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巧而

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
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賈至沔州秋興亭記

在陽
而舒

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彘而泰情之變
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濩而
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
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
憂危情性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
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期月而
政和於聽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
矣却負大別之故俯視滄浪之浸閱吳蜀樓船之
殷覽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
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
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
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隔順開闔之易簡也上
棟下宇無雕斲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
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辰則攢秀木於
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
見暑之徂矣洎搖落之時則俯顛氣於軒檻見火
之流矣值嚴凝之序則目素彩於簷楹見雪之紛
矣政成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典常在當時之

興我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余自巴山徵赴宣室歇
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
乃命進牘抽

趙憬鄂州新廳記

昔自秦置郡有守
漢魏以降因之其

秩二千石雖有監刺而宰制威福之重蓋古之諸
侯鄂在楚為國秦為縣吳為江夏郡綿歷至宋乃
維入郡置郢為鄂隋氏披其郡猶謂之州官則刺
史而政無條刺之法矣皇朝沿襲舊制或為郡或
為州剖符責成其實乃太守之職前代建置所理
之處其城不恒今之州即舊城於江夏吳仲謀經
營之程普始守之當荆吳江漢之衝要為藩鎮固
護之雄制天寶以前四方無虞第據細戶衆寡等
襄州望鄂是以齒於下後寓縣沸騰屯兵阻險斯
稱巨防朝廷尋州涉列將寄勳賢之重廣德二年
遂聯岳沔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曆八年加觀察
處置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時置當州防禦使上
屬於江西國家姑務省官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
之地思典守者既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
選是年十月乃命秘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
公名兼隴西人也到官三年之五月使改為三州

防禦使江岳隸焉仍領元戎之副董江西諸軍備
師以伐叛於襄陽既而克平九月就加散騎常侍
防禦洎州如舊公之蒞鄂也今茲四年以清德誠
信為教化以至公深仁為字育則鄴閭里間僑舊
詠歌如嬰兒之得乳母餒夫之逢稔歲理軍施令
其士卒歡慶亦如之但加乎肅畏而已繇是所防
二千餘里洞庭彭蠡在其間水舟陸車山藪塢野
方諸侯井賦鹽泉所入歲約三千萬緡商在其外
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
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耀威武范陽君以
智畧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
於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
桑麥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
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
而房梁公為首存乎東壁大曆之後繼聲者宜司
徒公為首遂列於座右也貞元二年四月十九日

舒元興鄂政記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
鄂實澤國地連大別雲夢洞庭

穆陵控扼勝勢號為東南巨鎮與江陵會府不侔
來臨者苟能惠百姓軍旅必咨怨苟能富軍旅百

姓不堪命二德既不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爲政顛以誠信惠和撫下軍旅受其撫勇知方百姓受其撫耻且格自春到秋政與稼日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心雄乃環視閭井城隍有陋狹不快人心者皆開張治本鄂城置在島渚間土勢大凹凸凸者頗險凹者瀦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議制庾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閭巷修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拔瀦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藥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聯自十二戟南直土地隘塞若人胸次不開將佐序宇次第甚牢落州佐掾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間指吏徒折去陋屋南抵城隍下南面北嚮立射侯軍容佐西翼東嚮立牙門料將院東翼西嚮立門佐六椽院長廊聯軒萬門呀呀中央廣除得以講校戎律布等列霜戟洞啟公堂耽耽每至朔望日軍吏畢謁威容大修有以見堂堂儀觀不可觸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王之爲貴耶鄂之軍實三萬先時營宇皆曲陋低下歲有墊溺師徒患之公心亦患之引車出郡壘東門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得心識手開畫之創新營凡一下五所合三千間瓦鱗鱗檐盈盈軒門對開欲呀

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人駭日日不前見居人廬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與瑣瑣胥臆經營細碎不副大君委重柄之意者齊肩乎則知公之爲政不專於鄂枝郡亦猶鄂復明年巡封畧問遐邇一若門門有公猶將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勝公惠熙熙相賀自謂長鹿公德宇下道路合聲王人中貴聞政聲到闕下天子聞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詔徵公尹河南河洛人賀聲動河洛江漢人喧聲動江漢天子又聞二地人賀喧聲愈知公仁深不三月復遷公福上黨上黨父老喜躍攜壺漿簞食逾太行迎太行素險巖鄂人聞上黨父老迎我公過太行去若火入腸臍相與自相尤日我曹皆公庇蔭如惠父母生我公實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氏記不書我公德不光照本邦是我曹負公也非公負我曹也胡不率大宣聲音詠思我遺愛使溢衢隘巷幾採教化者聞必寓於風雅立則天子史官得詳載史策遺愛遺惠豈謝古人耶是心愈見公德如卿雲景星所出必爲國瑞所至必爲人福不顯在一方面而已某聲名陋小未縻人爵不敢擅斷石懼累公德但直錄鄂人詠思之言將

上告天子史官厭塞鄂人望若河南遺愛洛多君子因以為民詳矣上黨新政方大未可測酌非陋文褒

閻伯里黃鶴樓記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祿登仙常駕黃

鶴還憇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龍從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闔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昆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臨送遠遊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僊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曰黃鶴時來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符載土

湫鎮保寧記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日西塞其鎮日上湫鎮相距可百許丈崖岸中

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其餘控制衡走楊越氣雄勢傑岡連水匯者蓋數千里此天用設

險於吳楚也苟邊將不虎化為豺狼以一鼓之鐵

一丘之木撐關鍵鑠絕流束隘則江介之勝吞八

九於鎮中矣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紜

莫可悉數永泰中代宗以董秦為淮西節度是鎮

隸焉秦數兇憇昧情王度乘先朝寬大之典幸是

地咽喉之固雖無拔扈之志而多剗剗之暴至於

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將沿於斯沂於斯王守者

乃高其門閭厲其威容恣奸吏巧誣聽部伍強巧

誣差毫釐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小

則半取之大則竭索之愁痛之聲雷動宇內小人

君子咸謂為蠻貊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驅除

董秦奪其兵柄其土湫之民方組織禍階軍食不

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烈大逆不道皇

帝震怒命宗臣曹王臯肅將天威誅誅暴亂節制

江西之事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復歸於我遠近皆輟涕為笑姁姁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負然否則傾矣而未甚永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俾大夫盧公藩壤沔鄂以江斬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沴氣肅清令始設而輜轄滿盈和始扇而魚鱉不驚浹辰之下舊染汚俗

咸與保寧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來謁上郡帆次於
 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遛於時無哀敏於
 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蕩蕩然罷鳴柝吹
 犬之驚鳴戲昔登太行摧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
 之泰非所托遇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歟
 是知王者之御四海得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
 守封畧以德則固恃險則亡其猶影響耶况大夫
 寬仁惠和文武光明存易簡為約束萬夫知禁倚
 誠信為政令千里自化變我澆俗寢為貞淳若察
 近以遠則他日手指陶鈞心運動植噉噉橫目知
 受其大賴矣小子感前後之殊事樂人庶之服悅
 故為保寧記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寅歲夏五月
 三日山容 **襄陽張瑞公西園記** 南雍州地靈氣爽
 符載記 號為雄勝峴山漢
 水環抱里開東西主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
 荆陽淮楚之不侔也繇是侍御史張公得風景之
 高朗依連帥之仁愛遂此一廬作為宅居居有園
 圍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許步南他漢高
 廟正相當佛宮數四與岑巒密邈迤蒼蒼松檜盡為
 庭木前有名花上藥羣敷簇秀霞鋪雪灑激灑清

波後有合桃朱杏的礫蔭藹殊滋絕浥甲冠他園
 每天清雲靜雨霽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
 亟來從之開軒設簞耳目祛廣煮茶摘菓動至酬
 樂出門為人寰晏居誠山林適自中得萬累何遠
 故公用是上才卓聞風聲舊齒曩曹翰飛青冥今
 手操財賦之柄心寓希藝之際人謂官薄我有浩
 氣屈伸通塞類如也即西園之地實張公營道之
 場也是何棲心拔俗之遐曠也如此載在廬遁客
 日游履踐故輒書衆美於素壁之上使異日造辟
 疆者遂用之為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推曆者
 以為金畏火而伏 **韓愈黃陵廟記** 湘旁有廟曰黃
 之日也符載之記 陵自前古立以
 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
 其文剝缺考圖經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
 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大康九年又題其額曰
 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
 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元亦皆以二
 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
 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為湘夫人者乃
 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湘流之間山海

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
 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
 女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舜
 之后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日夫人也故九
 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次第推
 而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
 日舜陟方乃死傳謂升遐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
 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
 年帝王之沒皆曰陟方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日殷
 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
 陟者與竹書周書文同也其不言方乃死者所以
 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
 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
 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日以
 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
 天子二妃之力宜當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
 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
 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屬毒所
 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
 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易廟

之圮楠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怡自
 京師往余與愉故善謂曰巧我一碑石載二妃前
 事且令後世知有余名愈日諾既至

宜城驛記

州報日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置在古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
 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
 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曰
 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樓十步有楚昭
 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
 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
 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株舊廟屋極宏盛今惟
 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
 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圓方
 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多輒可為
 書硯自小城內城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
 別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云
 柳宗元鉅錡潭西小丘記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
 錡潭至二十五步當湍而滾者為魚梁梁之上有
 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

壯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下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餘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日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鄴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砥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蘚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

儵魚可 祀曲行紆餘晚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 惟水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風搖其顛韻動 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余從州牧得之攬去翳 乃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

石澗記 石渠之事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輿水平布其上波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存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息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陔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導 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

爨之而又高凡持鍾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
 鬼且穢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彘史記天官
 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忘其說甘茂盟息壤蓋
 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
 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
 經見今是土也爨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
 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鍾者其死於勞且疫
 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
 書之信故 **斥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
 記於堂上 **斥鼻亭神記** 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
 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
 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
 呻為謠若痿而趨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
 既抵於理乃公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
 道以爲子則敖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
 實代之理以惡德而專世祝殆非化吾人之意哉
 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至於江公又
 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
 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祝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
 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

斯人悖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
 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
 况今茲乎苟爲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讓之况
 斯人乎州人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
 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髻童之髡公實智之鰥寡孔
 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美淫昏俾我
 斯替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
 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
 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神愷
 悌達於蠻裔不唯止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
 刻石俾知 **遊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
 教之首 **遊黃溪記** 楚越之交其間山水而州者
 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
 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
 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
 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
 屈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入十步
 尺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
 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

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游觀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事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曠恒若有餘然後理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汗塗羣畜食焉墻籬以蔽之為縣者積十數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以湘源令會零陵政龐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謹歸道

塗迎賀里間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鼓之音雞豚襖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小嘗以劇自撓山水魚鳥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籬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叢峯玲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間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浮沉嘯泳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填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稗謔謀野則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遊觀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

零陵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叢翳之隙見惟石時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欹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雲奔錯其碁置

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口相呀搽其根則蹶股交峙環行睥目疑若搏噬於是剗闕朽壤剪焚榛穢決滄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石若披分可以眺望其下清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髦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肩龐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髦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羸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千載佑之自天野夫獻辭我公萬年宗元嘗以賤奏諫尚書得專筆削以附零陵故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谷岷巖

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

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馳輒之所蹠狸鼠之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號為穢墟帝公之來既踰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澗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惟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側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以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

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華壁編以為二千石措諸

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

蒙雜擁蔽吾意除而伐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
是其下有陂池芙蓉渠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
去是其其見遠矣遂命僕僕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
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
闕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
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調爲
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
爲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
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晨起晏坐足以
觀於色空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
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
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
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始得西
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於石

山宴遊記

自余爲僂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
施施而行湯湯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

人深林窮迴豁幽泉惟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
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
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
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恠特今年九月二十八

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
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
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
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
積莫能遜隱縈清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
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
而不知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
引觴滿酌頽然而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
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
以志是歲元

潭州楊中丞作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
刺潭三

年因東泉爲東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
島洲渚交其中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
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
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
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鱸縻與波上下就之顛
倒萬物遼廓渺忽樹之松柏杉櫟被之菱芡芙蓉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遊之美專於戴氏
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元帥所賓禮貢之澤宮而

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老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土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摠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

道州文宣王廟記 謹按元和七年儒師河東薛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守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先冕以入就位於庭湯然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陬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旌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無以侔其大然其堂庭庫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如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

承既祭而出登庸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彞水以流有類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工役逾年而克有成虛舍峻巍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羸且不竭由是里邑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踰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爭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冀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之志哉余按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國之故典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加笙庸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詒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羣儒咸稱大集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彞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甫能修頌宮

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守儒學史有其贊今
 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艱侷於蜀蓋銘茲德
 以告於史氏而刊之石銘曰荆楚之陽厥服惟荒
 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
 節來蒞於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告於
 頰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
 念聖祀徧於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欣以欷
 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昫昫其原既奠且
 大渙渙其流實環其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
 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
 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梓厥成
 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然以聽公降酬
 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克盈歸歡於心父子
 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攷其多公
 私考禮民感休嘉從於魯風祇以詠歌公錫於天
 眉壽來加公資於王休命是荷師於辟雍大邦以
 和侑醑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
 鈞鉞潭記 鈞鉞潭在
 西山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
 其顛委勢峻盪擊益累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里

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曰
 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遊
 也一日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
 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
 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
 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
 孰使予樂居南而忘 **元結九疑山圖記** 九疑山方
 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
 疑亦曰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峯之歌
 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
 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
 布棋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
 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
 川平田澗淵杉松百圍榕栝并之青莎白沙洞穴
 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同映之處似藏人家實
 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注於南海五水合注
 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崖直上可
 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或曰
 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

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
 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千里未盡邊陲當令
 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華之輩聽逸者
 占為山居封君表作苑囿耳但苦當時議者拘限
 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故圖畫九
 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迹
 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并隨方題
 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皮日休鄂

州孟亭記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
 李翰林杜工部為之尤介其間能不愧

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抱
 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
 輪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有芙蓉露下
 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
 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
 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眺之詩句精者有
 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
 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
 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則
 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已至

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
 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
 思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
 貌於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
 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請之果以文見責則先生
 之貌縱視矣先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
 者之名趨斯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
 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
 孫秋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
 者名署於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
 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
 書非聖人之志宴豆罷徹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
 月三日

襄州孔子廟學記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
 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

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
 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
 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
 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
 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
 海浸之所及者溥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

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袞而裳垂旒

皇甫湜枝江縣南亭記
京兆韋庇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羣細人譖搆之責椽南康移治枝江百為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亭俯湖水枕大驛路池形高低四望空平青莎白沙控柞綠岸澁菱圓葭誕謾朱華接翠裁綠繁葩春燭決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歷歷產鏡嬉碧淨鳥白赤洗翅窺喫緬霞熬煙旦夕新鮮冷淚喧啼怨柳情綿令君騁望逍遙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已其寮其民日致欣遊成羣使纓嘆戀停車止征實為官業而費家貲不妨適我而能應衆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日觀而已乎吾知常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刀效小割異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場吾知其辯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為作記刻於茲石以圖

久永

志卷之第六十四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五

藝文二十二

記

宋王十朋寇忠愍公祠記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

也後之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國朝太平典國中寇萊公為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知是詩本出於常應物公取其七字折而增之應物雖能道是語而官止於郡刺史不見於設施殆不過為詞人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因其已試之效而為是傳會之說耶蓋公雅存濟世之心與舟橫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章而賦之言發諸口而肺腑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之吉凶禍福皆不能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為是邑時年方踰冠有愛在民世呼為寇巴東其後致

身宰相踐其所言景德澶淵之功尤為雋偉當時
苟從建議之臣幸蜀以南則三光五嶽之氣必分
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鑿與一動社稷安於泰山
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烈與傳巖之人任舟
輿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然性素剛直不
與物浮沉晚節為奸邪所擠流落南荒以死天下
至今哀之十朋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在
否因賦詩弔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
秋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歎縣尉王
寧孫者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即亭祀
之既成以其圖來有毛君恂者令是邑集公詩百
餘篇並刻余詩以寄且請記之余平生歐慕公之
為人每歎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
分裂耶公之事固余所樂書尚奚俟乎再三之請
然巴東古祠遺像廢而復興殘編斷稿散而復集
江山增氣如公更生雖發端於余而卒成之者令
與尉也皆不
王禹偁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
其節司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
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

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閨遠夏不可
其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
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
丁然宜投壺矢聲鏗鏘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
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
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
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
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
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復之得二十
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
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
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
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歐陽修湘潭縣修藥師

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

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考其
得厚用力輸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

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者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易畝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與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突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八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余赴彝陵自真州假其舟行及溇陽見買一石龕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欲得余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

之由及其歲月

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

皆不能道也
 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鬪國相勝敗然恠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鄧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蠻蓋於蒲騷郎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貴無上物朝廷上官大人自閩陬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余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林日月去來園問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

之所為予亦壯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河遊京師久而來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子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余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及斃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日也

舊縣治至喜堂記
峽州治彝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民貧故彝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廩井無異位一堂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彝陵者楚之西境昔

春秋書荆以外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與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篳南北之街作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彝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修有罪來守是邦朱公於修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治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樂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儉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頓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彝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引去然不知彝陵風俗樸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耳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

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蜀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漩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踪跡故凡蜀之可以克內府出京師而後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夔陵為州當峽於江出峽始湯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易以為行人之喜幸夔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地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於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

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

峴山亭記

立漢

佐史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乃自汲汲於後世之名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公擅名當

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其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存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之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夫左看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於襄亭屢廢興或自有紀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陽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禮也古者學士之見師以菜為饗於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用時之祭為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與釋奠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備樂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在唐虞之變伯葵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於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

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以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斗俯仰之節夫人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邑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將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

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典於學然後考圖記為俎豆遵篚罇爵簋盞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休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典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余作文以記之余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啣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涯際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霏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還鄉憂讒畏謫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

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萬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占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蘇軾怪石供記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画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交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水注之燦然而

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常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赤壁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灌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蘇轍黃州快哉亭記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歌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聘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驚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

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權風耳庶人安得其之王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帝使其坦然而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能勝者焉觀其為快也哉

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

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披蔓延澗谷溪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策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一二子好客而喜遊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

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芴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芴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竄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搯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襍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黃州師中菴
 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予知其為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為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為吏通而

不流猛而可慕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敢欺也始為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為師中菴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菴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為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為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為亭與菴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

黃庭堅黔南道中記
 紹聖二年三月 眉山蘇轍記 辛亥次下牢關 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絃芴崖尋三遊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纔有小屋五六

間僧貧甚不能為客煎茶過大悲院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遊洞間一徑棧閣繞山腹下視深谿悚仄一徑穿山腹黥閣出洞乃明洞中約可容百人

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坐常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蟇碇從舟中望之願領口吻甚類蝦蟇也余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澗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問乃入江甘泉味亦不極甘但洽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回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貞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冽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命舟人求之有媪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鹿角灘下亂石如困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磐石為几案然坐

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為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夔陵茶皆云搗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一餅價甚平也攜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搗得味既以會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

鞏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余而敘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陽山

者白馬湖也陽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菱之澗吾為橋於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曰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蔴田有秔稔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鴈之下上緝於淡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謝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

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戀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者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肩而不知止者可謂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歸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

隨州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間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道

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之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富貴貧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芟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址增卑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游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尹公於是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矣則李公之傳於世亦

豈有已乎故余爲之書
 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長渠記 荆及康復楚之西
 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
 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
 曰彝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東彝水注之
 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鄢道元所謂彝水避桓温父
 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兵
 攻楚去鄢百里立堤壅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
 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
 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
 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謂渠因
 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皆爲沃壤今渠是也長渠至
 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飲者無所取
 縣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壅塞而去
 其淺隘遂完故堤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
 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
 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止其侵爭而民皆以爲宜
 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於無用自白起資以禍
 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鄢元所謂溉田三千頃至
 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而復之使竝渠者

足食甘飲其餘粟又散於四方蓋水出西山諸谷
 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
 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蹟與
 於既廢使其源流與地之高下亦有易於古則曼
 叔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
 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及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
 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
 務躡古今之遺蹟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通
 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故曼叔之
 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唐公聽之二人者
 也方二人者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是也及
 其後言渠堤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
 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之志愈明也熙寧
 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東門
 爲余道長渠之事而委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
 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侯之約束相與守之數十
 年如其初也余爲之署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
 封爲汝陽始以書告之是知大旱而長渠之田無
 害也是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
 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知夫作之者

所以始也故記 **胡寅重修永州府儒學記** 學孰難莫難於知道德之本性

命之正幽明之故生死之說鬼神之情狀矣今夫該博九流攝貫百代或有問焉其應如響強記者能之鋪張事物陶冶情思奇雄玄麗不專一長工文者能之蒞官賦政以吏為師在邑最邑在國最國敏才者能之善斂散析秋毫克府庫裕錢穀足心計者能之揮羽扇伏將鉞發縱授畧戰勝攻取有智勇者能之是皆秦漢以後時所必用人所鮮能者試考之仲尼之教於門弟子者嘗以此品目之矣而莫之詔也仲尼豈不通世務故使門弟子為樵樸無用之器以見笑於便儂狡厲之俗哉蓋治其難則振頌而表舉源澄而流清安於易則耳目口鼻不可相借官而私意小智僥倖成功自以為是不合於道理者衆矣是故有志之士所存必大所期必遠譬彼涉海必窮其源譬彼登山必造其極凡外營未趨人所共驚無預乎我者一不畱於大靈之舍顧且囂囂然誦詩書親師友躬內省若不遑思惟思所知當知而未知勉所宜能而未

能者如饑不可不食渴不可不飲也管者誠然寤

今者遽然覺經綸酬酢輔相裁成之具蓋未始出

吾宗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則豈直智効

一能才周一事區區見後於人交累於物身老童

不使學為干祿之用貧賤富貴命不可易者又何

暇商得喪較利害戚戚而欣欣也蓋飯蔬飲水被

禡緼袍曳履而歌商頌鼓瑟而思文王優哉游哉

耶以卒歲而已予嚮者假守零陵嘗與士人講此

又時作問目以求起余之益夫有天下國家者不

可一日而無學城闕之刺園蔬之誦廢毀為異則

建置為常春秋之法文章制度克合典刑者常事

也常事不書故於首善之化不敢施贊詞而於樂

泮之宮不復薦談語獨以鄙陋竊聞於先生君子

者為青襟申言之夫道德有本非殄彝倫也性命

有正非趣空寂也幽明生死有說非受形輪轉也

鬼神有狀非言語主宰之可名可接也不溺乎此

而得之可謂善學矣不於此而求之適越而

北轅與且曰吾於此得之畫餅而樂饑歟 **澹山**

巖記 瑰奇偉絕之觀人所同好也覆壓淪溺之害人所同畏也

人所同畏也後於甚好而忘其可畏人所同

惑也今夫山之秀拔孰如西方之所謂大華者乎
 俯仰而滿足其意孰若鄜之人飲食起居之與山
 接者乎熙寧中一峯剝墜六社皆沒近山之患乃
 有如此者錢塘海潮其波濤壯觀不論四方至者
 自其土俗朝與夕摩肩壘跡相望而不厭也壬子
 歲中秋潮來且近忽分一枝卷岸勢如雷掣濺若
 電霰其所鞭激處漂落五十餘人余嘗親見之是
 在平地非有帆楫傾欹水至溺也若狎而玩之則
 組甲練兵起於足下甚美必有甚惡亦何往而不
 然清馨戀飲或亡於池肥甘芻豢或死於林燕姬
 趙女妙舞宜笑能傾人家邦而八駿騰驤九臯飛
 唳亦足以召亂而喪師也豈獨是哉富貴顯嚴之
 所在氣力侔天收四海之命斷於掌握其究有願
 為役夫而不可得者故曰席顛履危丹較赤旆是
 皆縱耳目口鼻一時之過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永城南二十餘里有曰澹山巖者自山谷詩既行
 巖名聞於天下凡巖之病以瘠而溼澹巖獨竅北
 而透南方臺燠燥噓吸雲氣受風納月信乎其稱
 絕境也然仰眈脉絡往往往鱗皴而巖剝大小石蓋
 不可勝數人不幸或值一拳許焉則碎首斃矣况

巨石哉因嘆且笑曰此古人所謂雞肋不足以當
 者今乃徜徉數日而忘知命之訓仁者樂山殆不
 然也乃相南缺得地不盈丈為亭命之曰巖肩却
 顧中虛靜覽勝致而重山大壑環乎外者又或在
 目且令穿山開壑翦竹開徑以趨於亭自今騷人
 遊子去來徙倚得所好而遠所畏然後斯巖之美
 全矣人世芬味蓋不必遊藩而醜醜大抵類此古
 人所以登門入奧惟恐資之不深居之不安者必
 無盜蠹危阨理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君子
 或又往往去之不啻如逆旅亦獨何哉 伏羲廟

記 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智孰能與於
 此哉德莫盛於五帝而庖羲為首蓋三千餘歲

於茲矣景陵廟記未詳肇始者盛德之所建萬世
 衣被則有民者亦何可不祀耶昔司馬遷作本
 紀列黃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
 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德繫姓章
 矣書缺有間乃時時見於他說善乎人之論曰判
 古者之昏當折衷於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
 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為五帝也
 而顓辛無間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鳥

得與義農比哉豈遷有見於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於易之首稱庖羲歟故凡人論道義事一折衷於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史籍所載及他說為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則論義為帝首蓋祖諸仲尼耳謹按庖羲風姓生於成紀母曰華胥推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於宛丘河中龍馬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為卜著為筮時當洪荒人民睢於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烏明視默紀通衆陽侯以為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建官分職以龍紀昭布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儷皮為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養馬牛羊豕狗雞克庖廚薦神祇在位百有十年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民到於今蒙賴日用之實非虛語也可謂盛德矣哉是宜載之祀典昭其報於罔極矣嗚呼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昧於鬼神之情狀凡戕敗倫理耗斁斯人下里淫祠巫祝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徽冀福利至於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道民不可忘也則

或湮沒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莫致其享郡邑長吏政教不善感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災顧汲汲然旅緇旅黃擎跪拜跪謁諸偶像適會災變自至因即以為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日迷正理大壞復州焦侯惟正秉心純撫民惠在郡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合宮赦令詔長史修繕境內祠廟侯曰莫先於庖羲氏矣鳩工闡事肅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誦意庶幾於知古道憫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號之正經史之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陽遷學記

學舊在城外慶曆四年詔天下皆立學

矣襄陽自古為鎮重山擁其西南長江繚其東北物象蕭爽冠絕荆楚鍾其氣以生者世世有特立不羣之士後生取法如仰星斗宜其教化之宮有以對仁聖長育之意而乃狹隘卑溼不與州稱因循不問識者嘆焉今直秘閣知荊州府呂公嘉問守襄之明年紹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會提刑遷治於鄧委舊宇久弗居議請以為學時左朝奉大夫胡公宗炎方提點刑獄事欣然曰此吾衷也

遂相繼以聞詔從之於是委兵馬監押東頭供奉
 官徐平董其後又委襄陽縣通直郎田衍總其
 事因以基址革以制度自四月之乙丑至七月之
 乙未二百十有四日而百九十有八楹煥然一新
 矣由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
 次其後直堂為閣以藏書籍分廡為齋以舍多士
 祭器錢穀悉皆有庫庖廚浴室莫不得宜又即其
 西所謂鳳山堂者廣之以為教官之居即其東所
 謂射圃者規之以為燕息之地其恢宏偉麗雖東
 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竊惟國家稽古右文累
 聖相授至神宗皇帝時備矣故施於學本以經術
 輔以三舍率用黨庠遂序書故賢能之制今天子
 灼見本源適追前烈洋洋乎道德之澤與乾坤並
 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擢久踐臺省淡知上心之
 所存故能相與奉承會不勞費而學已成矣昔文
 翁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衮以節使者成閩之俗
 凜然功名皆自學始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
 昔乎士之自處不以陋巷改其樂當如顏淵不以
 環堵謂之病當如原憲然公不以其自處者處焉
 能使安其居如此則士烏乎待哉自其不可得而

貴賤者以持養之以進夫修身之道以達乎閨門
 鄉黨之間由此輔世必有如隆中之勲業者出焉
 由此就間必有如鹿門之節義者出焉蓋可以指
 日俟也然則士之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報國於
 是乎 **朱熹黃陂程明道伊川祠記** 齊安在江淮之
 間最為窮僻而

無媿 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
 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河南兩程夫子則亦
 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之文章韓公
 之勲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
 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又莫若蘇公之盛也若
 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足以表於當時文詞
 平澹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
 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
 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然也蓋天聖中大中太
 夫程瑛筮仕為黃陂尉穢滿不能去而家焉實以
 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明年癸酉生
 子曰顥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
 之間攝二南安乃得春陵周公敦頤而與之遊於
 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

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所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之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意正其心而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其道坦而一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以振百世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詞章事業議論氣管所係孰為重輕所施孰為長短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知好也應

城謝上蔡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炳之所為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博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而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夫子蓋常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論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如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完為得其綱領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沉

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常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取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盜尤劇莽為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址僅得題詠畱刻數十字而已為之慨然永嘆以為遺烈不逮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在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就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安意為學即先生之教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乃劉君之請適有會於予心

鄂州改建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

者於是辭而記之
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郡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為視其地褊逼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

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
 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
 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
 倍差按政和五襪畫為四壇而屬其後事於兵馬
 監押趙伯短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
 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
 風伯西雨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城有墼墼四門
 前一壇址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十後二壇址皆
 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尺其邇城方面皆殺尺崇
 四分而去一二城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一壇
 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壇皆方二
 丈八尺門五丈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
 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培其下半石也南五丈
 為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為齋廬五間繚以重垣幾
 以堅甃而楹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揀時日屬僚
 吏修祀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
 吾子常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俾後之人勿
 壞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
 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
 五穀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
 之都至於國禮通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
 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
 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
 國祀典自先師先聖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
 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
 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
 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
 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典有司歲舉
 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
 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
 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
 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
 飭而神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
 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
 曷嘗有介於其心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
 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亦以此與今羅侯
 之與劉君乃能相與延愛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
 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
 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為常從

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 曲江樓記 廣漢張

因為書之使刻於麗牲之豆 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

門之外即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

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道廢門舊額且為

樓觀以表其上 一口敬夫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

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掩靄

又皆隱現出沒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

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南樓者耶昔公去

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自翛然有

出塵之想至於寤寐永嘆則其心未嘗一時不在

於朝廷也嗚戲悲夫敬夫間書其扁曰曲江之樓

而書來屬余記之余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未去不

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

從遊於其上瞻望江山覽觀勝槩按楚漢以來成

敗興亡之故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

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

夙心者顧為千里相遠邈不可得又未嘗不矯首

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

之事漢唐之治亂所以分者亦何預於後之人然

讀其書者未嘗不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

實乃天理之同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故其雖時

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快勃然於其中恍若親

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

亦孰使然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求諸身而得

之矣余於此樓即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

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

敬夫書語而附以余之所感者 邵州特祀濂溪先

如此庶後之君子得以觀覽焉 生記 邵陽大守東陽潘侯以書來曰邵學故有濂

通守來攝邵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

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遷故處始奉

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菜於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祀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謂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為之喟然而嘆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遍天下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知悟也今潘侯如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尚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抵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恨其力有不逮也乃今於潘公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敘其事而并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

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

石鼓書院記

石鼓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

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跡于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益廣之別建重樓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纂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克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詔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敎不修士病無地為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讀書之所而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

學宮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德行道義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其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後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之人所謂學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講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易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克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於余言哉

陸九淵武陵縣

儒學記 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物有所蔽於是為愚為不肖藝倫敦而天命惇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鄉舉里選大

此以興賢能所以陶成俊髦將與其斯政事也學校庠序之間而其切磋講明者可以捨是而他求哉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襍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後世之士有志於古然而苦心勞身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學縣旁有勝地地有故基蓋晉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翳之中而創學焉凡學之首役無異民家之為既然規模宏麗遂成武陵壯觀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予於是乎記

張拭楚望記 禮諸侯望祭其境內之山川必有壇壝以為歲時祈報之所今之為郡古諸侯也江陵舊楚一都會其山雖去郡為遠然迤邐聯絡以屬於當陽巫峽之間有自來矣而其浸則有如蜀江波濤吞吐瀾亘千里長吏所當率民敬事弗怠而望祭之地乃或有闕始度寸金堤之會平曠爽塏爰築二壇既高既堅繞以岡墻扁曰楚望蓋取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於其成率

僚屬以告惟神之靈佑此下土時其雨暘茂乃嘉禾使禾無水旱厲疫之憂惟吏與民各端乃心以承以引無替於厥初無使非鬼得以紊我常祀神人相保終古曷窮遂書以貽來者淳熙六年正月

諸葛亮廟記

自五霸功利之說典謀國者不知先生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未塗秦

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亾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建立基本率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明所能逆觀誦其所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竟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奮於利害之中而忘乎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日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心力至死不

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

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出處之際固已有

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

正義明律而不為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

纖毫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之所可及至讀其所

發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

養者深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若侯者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

者所謂大丈夫者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

道上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

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克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會於湘江則其廟食於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跡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刑獄鄭君思泰知衡州趙君徙於高明而一新之移

書俾杖為記杖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彩猶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為有益蓋非淺也惟杖不敏不足以推本侯

邵州復舊學記

慶曆

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得為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庠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子行釋菜禮以落之今祠刻俱存惟侯倡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於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廢之不常甚至於狗尋常利便之說徒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元年知州事胡侯華公嘆息其故與州學教授陳伯震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事黃公沃聞之頗損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

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肆有堂棲息有齋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庖庖痛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杖以為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藝以明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效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於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者夫豈端為是哉今郡幸蒙詔旨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子遊於

其間蓋試思夫當時先王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為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而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之序如所云云者勉之而弗失則庶幾為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侯今日之復是學始不為虛設矣學固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司孔侯延之之文蓋為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彝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為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世雖不敏今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媿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瑗松滋儒學記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學校之興莫過於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於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典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四海之遠萬民之眾若符節之合影響之隨教化明於上而風俗成於下也故其材之

成也大則可以論道經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其用也可以長其入也可以弟無他蓋本於學校之教而已矣三代而下言治者稱漢唐然未知先下教化之意而人自為學漢之士則黨同門如道真唐之文則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正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惟則於教化固可知矣國初承五代之亂祖宗留意庠序之事而士猶獎於俗學神考聰明睿智慨然思革其弊於是新太學立三舍訂經義立師儒而天下學者知所從哲宗因之外至郡邑率令立學選貢士諸路使者提其事而督察之由是淫辭息諛行消上下相勉興起於善而大道之文炳然與三代同風矣松滋之為邑在江陵之西其民淳而易化舊有學舍湫隘尤甚邑大尹臨川鄒君明敏好學有樂英才教育之意詔下興學竭力營之殿宇弘壯為二堂曰篤講曰議道堂分四齋為屋三十餘楹而又面學鑿池構亭其中前為廳以講射名其亭曰觀德凡俎豆之事在古制之所有者無一不具衣冠之盛弦誦之聲諸生樂然從之愚將見人材之成以副國家之用者繼踵而出矣諸生求記遂為之書

范大

成石鼓山記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

徂徠金山嶽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峯起如大石磯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為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約如春秋霸主會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勢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人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廓外石磴緣山謂之西谿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十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馬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迴然聞桂林尚有馬聲又有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于忠信學田籍

記縣學舊無田自王繡使撥田而始租入自薛令君買田而始養士自楊令君增田而士之養也始廣自學職與楊令君同心剔蠹盡取苛斂求贏之事而去之而民始樂於耕學田然兵餘學燬典籍不存文案散落田數差舛疆界益用曖昧吏以欺衣食其地者以便而楊君病之於是有辟改之成命矣曰余去當旦夕後無所考則過在於余乃搜索支約或得之民家或得之案牘哀聚而刊諸石忠信適捧檄在縣館於學宮謂刊者曰心誠者慮遠慮遠者功深人之常情將去則心不在焉非所急務則心不在焉楊君處兵事捨擻之秋日以遷他職而能為諸生託諸石以為異日計可謂誠且遠矣此石不磨則此田不易此田不易則士之被養者不窮賢矣哉直學士王應辰聞忠信之言而是之

司馬知白壽亭侯印記

關公忠勇殞身國事莫濟廟食當陽

之玉泉迄今千載之下凜凜若生四方依嚮莫祀不絕曰雨曰暘其應如響人咸敬而畏之紹興中洞庭漁者獲公壽亭侯印競以為金報於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焰吏不敢安之移文荆門送還公廟印徑二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菴摹画印狀其本末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於函輝燭檠庶亦異矣哉噫公之歿世寢遠城郭丘

龍日就荒蕪而佩章獨存畧無訛缺自非神功護
持安得如此其久且全耶寺有仁宗皇帝所錫龍
角二物亦與此印同藏名山永為鎮寶焉余與元
菴為方外遊悉所經見故得而詳之如公生平功
烈具載蜀志歿靈顯烈則見於前人碑
碣茲弗及也時大宋淳熙五年三月 魏了翁荆

南承天禪院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荆湖制
司幕府寓治江陵即承

天院故基為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為我書
之且承天院以黃太史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
乃復以請季能曰是院也世傳為晉侍中羅君章
之故居也君章致仕還荆而蘭叢生於階庭人謂
德行之感子為我並識所以予觀世之論君章者
不過謂其感異鳥之夢藻思且新其譽曾直亦曰
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常博物矣朱異江總
常屬文矣近世如丁夏呂玉亦能操觚弄翰矣而
他無足云祇足為國家妖孽則君子奚貴焉君章
之事於史罕見其僅見者湘中之寶荆楚之林江
左之秀耳然觀其從庾元規友謝仁祖則猶未免
為曠逸之士惟是桓温氣焰翕赫公卿大臣皆卑

躬屈膝惟恐後雖謝安石之賢也而不能免君章
獨以居近囂塵結茅於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居
之宴如也他日温大會寮吏君章雍容末坐若有
氣吞姦豪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賢乎黃曾直所
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惇為政蔡卞諸人首治
吏事曾直坐謫黔戍凡八年僅以徽宗初政起之
謫籍道出江陵為承天院作浮圖記而轉運判官
陳舉承望趙挺之風指又摘其蝗旱疾疫等語以
為幸灾謫國坐徙宜陽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
謂望承風指洋洋然自謂得矣朝榮暮稿糞壤同
腐而矯矯獨立者垂芳簡策其為蘭鞠不已多乎
况君章耒陽人也江陵特仕國耳且渚宮故事謂
其厭喧嗜寂徙居城西三里而盛洪之荊州記乃
謂距城西者百餘里瞰州為樓因名羅公洲按此
二說則前後凡三遷今承天院故址或始居或改
卜亦未可知也而劉明之假其宅若見其像貌杜
子美貽詩厥弟亦卷卷於短墻喬木之間以是知
賢者所居雖名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
所寓俱存此天理之良感閱千載如一日也承天
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被禍不忍錄而七十三年

後勒石於故處又以知士大夫正心修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所好樂恐懼而不得其正祇以自暹其躬耳矣季能名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鞠而紉芳擷華於簡策尚友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也余故謂二賢不專以文藝稱亦冀季能光而大之必至於師友古之聖賢明善誠身而後為學焉

鶴山書院記
了翁嘉禧間嘗仕王朝會國有大
 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益暮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辭不敢進其後刺郡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其可用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戾徙湖南之靖州山深地僻遠於茲土益得以靜慮凝神循念曩愆寓第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在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疑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剔菑翳為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其已之遷也遂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背夏涉秋水木芙蓉更隱迭見蒼松古柏灌木叢篠又將尋歲寒之盟游息其間往輒移晷而樂極生感詠餘典嘆或慰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為子嘉而子戚諸曰不然君譬則天也疾風迅雷甚雨必變

天之怒而逸焉是不敬也君譬則親也撻之流而起敬起孝親之過而忍焉則愈疏也或曰有一不忍則僥焉若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自獻矣曰惡是何言也陰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產天地之產也身體髮膚一氣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是故窮天下之物無以稱天德終孝子之心未足以報親恩而余也猥由寥遠被遇兩朝幸位從臣之末夫使諫行而澤下民穉而意隱斯亦報國之常分耳無能絲髮之益自貽過涉之咎祇以病朝廷羞當世之士而尚以自靖自獻為足乎貧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原筮而後比也眾允而後進也夫然故上忘怨而下遠罪也而余也亦嘗審於所發乎過位必色過闕必下路馬必式凜乎十日所視所以廣敬也齋戒沐浴書思對命習容觀玉赫乎上帝之所臨所以立誠也自明善誠身順親信友無幾微之可作謹獲上之道也自本諸身徵諸民以及三王百世天地鬼神無一毫之不合重發言之幾也夫然故顯諫而君不疑盡言而君不忌而余也有一於是乎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嫌汲汲以求深也詩謨定命遠猷神告惡數數以

求疏也衣錦褻衣裳錦褻裳慮皓皓以取污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忌悻悻以忘君也而余也亦未能自信於斯也嗚呼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賢則親之否則遠之放之自己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天而亦無難事之親一或反是則孔孟之罪人耳於是載其語於室以自儆

周濂溪先生祠記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君還道九遠縣令黃天明以書來曰吾舜古之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碑所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了翁嘗嘗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

無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鄙天子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偃偃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面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為士者猶有不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天下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洋渙滋甚董仲舒嘗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及行其說迨其後也才智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為權利則眩詞采至是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切至近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倚歟盛哉然

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覽學問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道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雖刀毫末矣詞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像而祠之口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耶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典起者耶先生初見二程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無為能也得伊尹之所志則雖刀毫末之得失不足為欣感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不至失望焉

入蜀記 入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十峯高

陸游 事魏了翁記

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恠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凋西望重山如關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溪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水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遊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着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偃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石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太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三年一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佑四年七月十日彝陵歐承叔下缺一字繼又云判官丁下又數字丁者實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承叔但曰彝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侄燾同邑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三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鐘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畧無少異

石才孺鄂州土風考古記

謹按

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郡縣十有八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曰若曰郢此其尤者也釋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郢若作都楚別邑故郢又按司馬遷史記楚世家芊氏居丹陽在南郡棧江縣文王始都郢平王城郢昭王徙都襄王徙陳烈王徙壽春曰郢由是言之楚之郡邑可想見也後世不博攷熟究異口同辭以今郢州為郢都流俗信之當觀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泚漢沔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夫泚漢而下沔江而上則郢在江上而不

在漢上沈括存中蓋嘗論之矣今江陵實有渚宮而縣之北有紀南城楚武王伐隨卒於楠木之下今郢州東門外山舊各楠木山上有楚武王廟則武王自丹陽出師至此而卒豈後世見武王卒於此因以為郢都邪此又不然矣雖然釋漢史者曰故郢而郢為州為富水郡或廢或置見唐書地理志謂之郢不無說焉楚屈瑕將盟貳軫郢人軍於蒲騷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郢若敗郢師四邑必離已而敗郢於蒲騷夫郊郢者詎非郢州乎昔蒲騷今應城也距郢州甚邇楚師之出鬬廉之敗莫敖之次郊郢

以師行道里推之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則知正在郢州也謂之郢實郊郢焉謂之石城因岡阜峭壁而為子城屬縣二曰長壽治慕化安定二鄉曰京山治太平長安移風三鄉其民樸其俗儉其土饒粟麥其產多麋鹿有西北之風焉郡境東抵安陸西抵荊門南抵景陵北抵襄陽界通荆湘川陝陳蔡汝穎之郊舟車往來水陸之衝也若夫宋王之宅兩石競秀梅福之廬煉丹有井龜鶴有池蘭臺避暑之宮雄風自若陽春白雪之歌餘韻莫傳子陵與劉文叔遊而山有子陵之洞莫愁家任西渡頭而水有莫愁之溪耶屈之山鹿湖之靈兩澤應焉高僧之塔白乳之巽兇渠懼焉以至新郢肇郢亭之名王維画孟亭之像李昉創五客之堂崔耿建天王之祠皆晉人勝槩遺蹟也夫山川區域之顯晦人物風俗之差殊名存而實亡皆是而今非傳聞之與親見固已夔不相侔况出於千百歲之後頽壞燬灼之餘州圖方志之鮮備遺民故老之罕言欲以參稽訂正祛世俗之惑而信陵谷之傳顧豈淺見諛聞所

能要當質諸閱覽博物君子

劉坦竹林萊公祠堂

記忠愍萊國寇公障蔽於讒謫死瘴鄉喪歸次於
 公安野祭挿竹既乃芽茁竟成修林後人即其
 所祠之今餘三百年西洛薛君友諒來令茲邑伏
 謁祠下顧瞻遺像與家藏本不相似命工改作並
 神宇更新焉垂成而代至乃屬邑士徐森成之既
 成將伐石為記仵圖授簡則相與言曰竹植物也
 於人為君子當其雪霜寒擊萬物盡凋獨挺然不
 改其操春雷發榮迸地而出蟄焉故也今是竹出
 於芟蕪之餘非有宿植而生意勃不可遏謂造物
 者表公之節非邪公出在朝無所阿附小人尊嗜
 必欲置之死地不知公之處死也素矣百世之下
 聞風起興凜凜猶有生氣彼丁謂王欽若輩雖衣
 冠廣庭視之如泉下人終與草木俱腐而已薛君
 景行先哲揭虔而委靈恐其貌弗克肖其德必有
 與之肖者矣夫貌表於外者也德蘊於內者也臨
 大節而奪遇外患而休朝夕身親炙之如隔宇宙
 尸而祝焉其類顧不有泚哉祠成之後甲午四月
 竹生於楹一本兩岐瑞應圖牒夫是竹也植萌於
 肇祀之元駢產於新廟之變謂以是表公之節于
 萬世不易吾言矣其在後之人善封植之庶無媿

於公亦無負
 於人之望云

真德秀潭州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
 清源曾公以

廟廊之舊作牧於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搖清
 明鑿物如湘之不波歲及期而百度修衆志服環
 九郡五十城帖然無事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
 域顧瞻黌舍先師之位在焉撒其部廈廠為折宮
 凡二十有六楹管之嚮鬱條焉亢爽列戟之門學
 區揭焉砥禮弗協別為大門匾其上於是宮墻外
 內巍然負然應圖合法既又斥其羸財甃舊路復
 射圃起寶慶三年冬明年夏月告成州學正迪功
 郎鍾景仁等來諗曰自侯之蒞吾土也嘗一新其
 學矣而斯獨未知其意者其有待乎願有以識之
 德秀於是竊有感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
 書其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官而雜浮屠之制猶
 思所以正之况今之世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
 其可熟視而莫之救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
 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
 之教不得騁也將必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私權
 智鷲功利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致於是而
 後有以爲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

於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已於戲屏翳撤而虛名出豈獨斯學爲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楊雄氏所以善啓發也因善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余所望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爲然則願告於公而刻之公以慶元掄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淑德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

文天祥武岡軍學奎

文閣記

臣恭惟國家自龍圖天章而下十有一閣是爲西清邃密之宇祖宗煥乎文章經緯

天地聖子神孫受書藏之罔敢失墜以作鎮於上都自州縣及士大夫家有御書得建其所以嚴人心而尊君親所係大矣都梁書閣舊在軍學明倫堂後景定甲子大府寺丞臣楊巽來牧茲土相夫子廟門狹隘弗稱視其閣地方丈不足改爲乃議撤門爲閣五間嚴大其事廣用積餘學職臣唐日

宣綱紀鳩工斬木陶直不一市價經始於明年仲春五閱月而成民不知後湖南提刑臣王亞夫書奎文閣三字表其額金碧丹雘儼然宸章七十一峯煙雲變化與輪奐相直而都梁稱偉觀矣自仁宗皇帝制書州縣立學而泮宮遍天下時邕米猶隸邵陽崇寧建爲軍助有學高宗皇帝宣四又化常親御翰墨布之方國黔山巫水衣被閭閻而閣附焉顧百年間因陋就簡迄今始克大彰規模焜耀耳目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有所待也耶始臣巽陛辭再疏言邵風土雖民徭襍處而好禮尚義尊朝廷則一先皇壘壘開布玉音卿爲朕布寬大之德臣巽頓首奉命泊蒞事彰善癉惡植之風聲申以孝弟式和民則然後勸學典禮革正道本對揚王休庶答軒墀丁寧之意若所以鋪張聖藻使人觀感動悟敬君尊上油然天性固孝忠之道而奉若臨遣之一事也都梁在禹貢爲荒服外至唐中世猶煩天子下銅獸符誕告威命惟我有國滲漉天澤踰三百年今則習氣質厚文物興起投躒赴歲貢寢增廣雖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學咸知趨嚮彬彬儒風進俾中州然後知聖宋以

仁化成天下大哉洋洋盡掩古管方今王上大興
堯舜孔子之道奠麗陳教風勵四方詩云倬彼雲
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今生爲宋民車
同軌書同文天飛淵躍無間遠邇都梁之士必有
感道懷和爭自奮拔於方明之世者矣臣吳以郡
博士臣饒庚龍等狀來願紀厥成臣嘗隸尚書箋
奏使臣執筆揚勵天朝風化之懿其奚宜辭矧是
閣巍然炳然與宋無極臣附名其間萬有斯年俾
勿壞臣之榮也

巢穀遺愛亭記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
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
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
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
嘯咏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遊於安國寺飲
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旣去郡寺
僧紀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
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羈旅人
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爲之
記

張山翁器記
樊明甫刺永之三年毀淫祠崇
明記治教一機顧禮器苦窳弗

稱乃募士於廬陵市貢餘於九牧按博古欵識躬
行考訂俾郡博士黃霖龍董其事範尊壘豆洗爵
玷簋簠二百四十有二邊俎篚纂亦一新之麋楮
鑑二千五百緡有奇旣成博士貽書武昌請記其
實將勒石以詔無窮惟仲尼述虞夏商周之道軌
範萬世則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當用四代之器泰
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
象周尊也爵簋皆從周龍勺夏也歷世帝王文質
之宜先儒中言之舊已獨犧象之制有可疑者泰
無識著無禁壘圖山雲於腹則犧象之圖形正也
自王肅得金牛金象於墓中以明器準祭器遂啟
後世之疑然言犧象負尊今諸郡置酒於犧象之
腹中則又失王肅之旨矣故有龍勺大尊壘小之
譏嗚呼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仲尼以萬世爲
一朝則仲尼萬世如生柰何以明器享之乎此余
以圖山雲犧象之形於尊腹者爲正也雖然仲尼
嘗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禮有
本有文器禮之文也敬禮之本也至敬無文二簋
可用享而况四代之器參錯陳前耶樊侯在湖湘
爲良二千石而春秋丁巳爲朝廷重典侯暨乃僚

我將之心無未灌既灌之分博士諸生各執其事
 交乎戶階視少施氏不既多乎洞洞乎其敬也屬
 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忠敬在我享之
 在神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心之精神是謂聖人
 仲尼之精神昭回於天森布於地粲然著見於六
 經萬世一日焉知不饗之乎不獨仲尼有精神也
 人皆有之慢則散敬則聚行祀事者本敬以聚之
 則吾心之精神貫通無間仲尼之飽將如少施氏
 禮器為不虛作矣樊侯名炳字明甫懷
 遠大將軍總管永州路事冠氏世家也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五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六

藝文二十三

記

元孔思明重建大成殿記

夫道之大源本乎天道
 統之傳本乎聖人聖人

設教本乎學學也者有國之大典也明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治隆平皆道也由學以行之洪惟皇元
 混一海宇爰自國都迨夫郡邑靡不建學以行其
 道是道不可須臾離學不可一日而廢也中興屬
 邑曰監利者古漢南華容地也舊有學與邑俱毀
 於宋端平之丙申復興於聖朝至元之丙子然而
 殿宇卑隘不足以揭虔妥靈泰定丙寅曹南進士
 伯顏帖睦爾來監是邑見而嘆之遂革故以新闢
 隘以廣禮殿翬飛堂廡翼如邦人敬服厥後物換
 星移雨凌風震榱頽桷朽岌哉殆哉元統丙戌荆
 岑文應祥臧教是庠始至謁廟顧瞻惕然以為已
 任咨諸監利曰政有似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今

若此將何安監利曰舉百廢非一日可成非一人之力可就也乃毅然捐已俸以倡之邑之義士哀金以助之於是鳩工掄材扶顛持危監利乃朝夕躬親督視斧斤方殷令尹李侯適至下車之始協力贊成經之營之不踰月間殿宇鼎新黝堊丹漆壯觀殊勝邦人以爲盛事噫天生聖人所以行其道也建學立師所以闡其教也教隆道亨洋溢四海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豈非格至誠正以至於修齊治平也哉然學不可廢功不可忘勒諸貞石以勸將來罔俾僖公專美於魯遊是門者可不勉諸監縣名愛魯唐元氏文學政事二美兼故能成其事也權典史楊桂與有勞焉

陽府文廟大成樂記

禮樂出於天而備於人卑高也故禮者天地之大節樂者天地之大和

也故禮者天地之大節樂者天地之大和其體極乎天蟠乎地其用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夫人者天地陰陽鬼神之會而禮樂者觀會通以得其道者也其君臣上下賓主之有其方升降揖讓綴兆清濁之有其度禮以著節樂以爲和節以別同和以合異是皆天之所臬而非人之所爲也然道心

天命也欲人心生也欲熾而無以治之則心悖矣禮樂者先王用之以迪民心而定天命者是故朝覲會同禮樂以節郊廟享祀禮樂以成軍旅賓客禮樂以治用之於天而天神格用之於人而人鬼享用之於民而民事治故習俗美而僣侮蕩淫之心無自而生天下之大政豈有出於此者哉洪荒之道邈矣堯舜以還歷夏商周禮樂之用始備而天下稱爲極治成康之後寢以就弛至春秋而壞亂極矣漢之時禮雖畧具於經而故亾者亦已甚樂之道蕩然雅頌所存具文而已矣是故其禮失者其俗汙其樂濫者其教衰天下之治所以不及三代者禮樂不足之故也皇元之興諸事未遑卽定著孔子廟祀之禮既又合天下廟祀用大成樂令雖著而吏亦鮮能應詔制春秋奠薦以鼓吹行事夫禮樂者先王以之習民使飽聞而旣見之然後入人深而成功大孔子廟者鄉大夫屬民敷教之地而民幸有禮可以畧見先王之道而樂又不備由吏之爲政不知本末先後也漢陽府孔子廟舊亦循用俗樂河東譚君知府事乃率其同官相與出俸金作雅樂器教授余時獻以其事來

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
 敘惟歌勸之勿壞意謂水土既平之後天下國家
 之治常修和而勿至於壞俾政得其敘德可以歌
 而人知所勸則善也盡力千載之上垂念萬世之
 下其用心果何如哉是心也即世祀燕翼貽謀之
 心也于是作迎神頌功降福之章使典禮者歲時
 歌而祀之以揚
石首重開古穴記
 皇帝即位之初
 聖天子之嘉命
 三縣古穴口從本路請府邑官吏即日奉行之
 其應後者不集而至扶老攜幼遠近聚觀歡呼舞
 忭祝讚皇元萬年無疆之休猗歟盛哉江陵荆一
 大郡西巫峽東洞庭北漢沔南鼎澧由江陵而下
 皆水鄉按郡國古有九穴十三口沿江之南北以
 導荆水之流夏秋泛溢分殺水怒民賴以安宋以
 江南之力抗中原之師荆湖之費日廣兵食常苦
 不足於是事功者出而畫荆南留屯之策保
 民田而入官築江隄以防水塞南北諸古穴陰寓
 固圉之術射小利害大謀急近功遺遠患策何善
 邪畚鋤既興工以萬計屯田之夫不足供中役則
 取之民二邑之民不足則取之他邑甚而他郡皆

徵焉集夫之名歲以冬十月迄春三月築堤以百
 五月迄秋八月防水終歲勤動良農廢業歸附以
 來其取幾何縱令捍禦有備無虞官入之數償民
 出之什一堂堂大朝梯航效貢豈與此水爭夫咫
 尺之利哉今之故址或摧而江或決而淵或滯而
 湖七十年間土木之工皆生民之膏血始作俑者
 其白丹之徒歟薩德彌實以忠翊授石首縣大德
 七年五月視事六月陡決縣東之陳瓮港本官急
 築內之開口再築黃金白楊之兩隄隣境岌岌又
 增築內院之新興堤方完公安竹林港大潰新興
 無恙保全數村自是本官究心於隄必欲晚斯民
 於魚鱉之區未幾委運淮餉不果明年上司合數
 郡大興工役不一再歲陳瓮再決被及數邑民墮
 流亾官費賑給皆隄禍之九年八月本官偕尹王
 承事集邑耆儒鄉老里社經事之人於庭詢其利
 病皆曰開穴為便塞穴為不便遂定不築陳瓮港
 之請以驗其說是歲夏潦不減於常年獨陳瓮導
 下流之浸注之洞庭而無常歲衝潰之患農畝稍
 收乃大合士民講究之詞力陳古穴必合疏導之
 利以告於府時通議大夫趙公剖符江陵嚴明正

大見義勇為下車問疾苦甚悉遂以牘上於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荆湘湖北道宣慰使司脫字亭山南山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孕兒只與二公之意尤合壁立贊決私意不得投於其間是以請愈堅講究愈熟其利害愈白受水之患地隸兩省河南省則委江陵路治中嘉山海牙參政湖廣省則委澧州路治中李公奉政皆詳明廉幹通達今管故其申述窮極源委議論畢合請於省臺聞於朝廷遂下合開六穴之令郝穴則江陵赤剝則監利石首則楊林宋穴調絃小嶽與焉元年秋大熟網罟之地轉而犁鋤菰蒲之鄉化為禾黍雖竭江漢之蕩浮不足以形容惠民之聖政真太平盛觀也蓋嘗論水之利莫詳漢志治水之迹莫神禹功隄防雍塞失利致害非古意也遷史溝洫之筆有取賈誼與利除害之說以詔來世今夫諸穴通則為利塞則為害較然明甚曩聞塞穴之初未嘗無陳其不利者前乎此時非陳公言之時人無主公言之人不惟不主且以已之私撓人之公宜其有言見舉行旋聞寢罷斯民有幸諸公一心同主公論利民之事達乎上害民之弊革於下學道愛人

流宣化其善亦盡矣洛水天數也酸棗金隄宣防瓠子人力也疏通之論不可磨滅邀功生事毋以適然之水藉口或謂開穴之利今已見之復民田之利誰與傾此後來者願廣數公之志

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里兵戍襄樊臨制東南南既圍襄六年而克之遂

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瑋以至元五年即故山東南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乃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余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蹟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慨慷始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額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交東出平臯彷徨乎陳蔡齊宋

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咎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木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管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晦晦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叅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以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蹟况乎襄之為郡蔚為內地涵昭聖化作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執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其有逸居安食之思而四方遊士賓客以相先後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為之民者幼而壯壯而老者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功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車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餘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瞻藹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無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國家

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山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上槩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黃清元清烈公廟記蓋歸州清烈公廟記

者記廟之新作也按職方屈原名平與楚同姓秭歸人佐懷及襄以讒故自沉汨羅有離騷二十五篇凡五卷傳於世舊宅在今州治西偏十里江之北唐元和十五年刺史王茂元始創卜祠宋元豐三年封清烈公邦人為立廟迨至泰定初間州尹王禿哥里不花嘗修之久而撓無以妥靈將遂湮廢至正壬午郡長密兒可馬奉議始議新之出廩祿以倡助者雲合既撤江忽暴漲巨章蔽中流而下募善水者致之得柏木數十大者以為梁棟小者以為榱桷門堂寢室咸資其用堅貞雄壯文理芳潔於神居甚宜民歡呼曰我侯興土木財不傷民不擾神輸鬼運陰或相之蓀壁紫瓊桂棟蘭棹無以加也方成適湖北道僉憲耶律恒齋公按部聞而嘉之俾予書其事愚觀屈公事君盡忠死而不一卓然立於穹壤如三仁藝齊千百載僅一二見其所述作託物以寓諷諫修辭以明仁義當風

雅三變之餘增綱常萬鈞之重世所不可少也雖無上公之命祝典其可缺乎是邦山川草木儲精挺秀陰陽物變發為昭明屋而主之以為憑依之所固求神之道也人臣受命天子司牧有土四境之內孰非一氣所通修祀事以交神明誠非異人任第昧者弗察或惠及鰥寡而於神不復致力或不務民義而微求非望之福胥曰失之今三峽居民生理鮮少催科日有不給他宜弗恤而侯於是邦乃能不後一民百廢具舉可為難矣于法應書既載其年月終始復為迎送神辭各一章以遺其鄉人俾歌以祀焉迎神之辭曰峽之山兮虎豹藏峽之水兮蛟龍驤神降兮在帝傍芟荷衣兮芙蓉裳龍為宮兮貝為闕珠樹白兮上明月桂醕陳兮蕙肴設悵夫君兮久離別江雨過兮生蒼苔縻蕪香兮杜蘅開歎逝者兮無息忽秋去兮春來送神之辭曰雲悠悠兮下微風蘋花開兮雨濛濛蒼崖中裂兮岷江通靈之來兮如龍庖何為兮擊鼓魚何為兮在戶世湛濁兮不可語我將之兮帝所秋水兮階間瓊筵散兮落花閑

許善勝馬侯修

學記

武昌縣即宋壽昌軍也軍籍有學燧於兵皇元混一六合始設府知府事孔遵創禮殿王

侯利真仍立堂宇齋屋厥後革為縣今縣學即壽昌府學也無何頽敝級棟扶梁講堂尤多剝甚大德八年夏縣令馬君天敏至迺諭之達魯花赤馬主簿孟德成僉曰偉哉遂昉斯役文學椽宋克寬躬率其徒罔敢或怠剔蠹起舊飾圯繪新筓撓今隆管庫今崇赤白炳明迺嚴迺翼經始於大德八年冬十月大德九年春三月落成請記於余余叨董湖廣學事不敢以蕪陋辭嘗謂學有講堂尊道也道莫急於人之大倫虞氏設司徒敷教周官命司徒敷典皆是物也豈借此騁枝葉之技務口說之騰為賈奇泄私之地哉嗟夫自三代以還令不知以學為政自孔孟既沒師不知以道為教武昌異時為水陸爭戰之衝其民疲於戈矛不得一于學也方今天下泰然文治蠲興田夫野老亦驅其子弟就社師而教焉先進禮樂之風藹然場圃之間為令為師者啟其秉彝好德之天使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而一趨於先王之正道則斯堂之立名與實副矣紫陽朱子立白鹿洞學

規首以茲五者揭之堂楹炳如也徐故因以啟其邑之人

湖廣通志卷之第八十一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七

藝文之二十四

記

明楊士奇遊東山記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隱溪將君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

好道家其子立恭兼儒術能詩皆意度闊畧然
深自晦匿不妄交遊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
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携酒殺出遊隱溪乘小
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淇山寺二里
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沙澗澗水澄澈溪
處可浮小舟旁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
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
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久聞鷄犬
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瀟
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
如雪被兩肩顏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
蓋齊丘化書筵予兩人坐一媪捧茶盃飲客牖下

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子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于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震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菜葉為盤載肉立恭舉斝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借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其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予賦古體五言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數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踴躍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賦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多皆醉起緣澗觀魚次首三四寸小者如指余操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回其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折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余兩人已而夕陽暈西峯僅丈許隱溪趣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一騎送立恭及余時恐脫不能入城度澗

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具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于中耶既遊

薛瑄新息侯廟記 古有功蓋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重於後世饗生民之祀於無窮者豈非大丈夫抱非常之才識本之以忠誠行之以悠久而有以通神明貫金石達古今而無間乎漢伏波將軍馬公援天與魁竒器度宏邁當漢統中微新莽竊命四海橫流之日乃遠迹邊陲混身田牧時人弗之識也獨其兄况謂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公亦嘗曰大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壯公之所立固已見於此矣及其盡散財蓄

志清時時難遨遊隴蜀擇所適從見崛起草竊之徒皆酬蒙富貴於一時不足與計安生民垂萬世也遂謁光武於洛陽一見之頃即以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稱之委質臣事戮力以匡復漢室若聚米之開示山川銅柱之威服殊俗皆公之奇謀偉績其與讓及天下底定朝廷清明雖剖符受封爵列五等榮寵並極而公不以是自娛嘗奮不顧身志欲效死邊疆以盡臣節及武陵群蠻擾邊公遂請行兵至臨鄉蠻即懼破師次壺頭成功未就而公卒先是有以兵事聞于帝者時遣來監軍素有憾於公及軍至而公已沒遂厚加讒謔以快其私而惹世以橫驚挺百代而獨出獨不兇巧夫之唇舌他尚何言議者又以不從克而從壺頭為公失計夫曠日老師而費糧與捷徑出奇以制勝二端利害甚明而公之慮審矣設使如或者之言從克而進又安能必保蠻寇之無齟齬乎是又不得謂公失計也夫以宋均之常才矯一節以入群蠻猶足以致其震攝來服若公少緩死當有他策以制蠻矣

又豈云云者所能測哉夫其韶晦自養散財濟難公之大志也鄙斥奸豪獨歸真主公之大識也奇謀妙畧光輔中興公之大功也不懷宴安以死勤事公之大節也世之人臣四者有一焉猶足以名當世而垂竹帛公乃兼而有之而又本之以忠誠積久之心宜其功蓋一時名垂後世而血食無窮焉向之謗者風休電滅漠無踪跡曾何損於公之忠賢哉今辰即五溪故地距公歿垂千年而野夫女子猶知道公之威名在在有廟以祀公斯又足以見忠義之感人心不以古今而有間也我皇明大秩群神公廟之在辰者獨登祀典有司以時行事無敢怠弛人有水旱疫癘則禱焉廟故有亭咸以為神出遊之所址存而亭廢辰人合志興構并他屋宇門墻之弗治者悉完理焉余少讀公傳嘗壯公之為人及往來武陵江中觀見所謂壺頭山者壺頭距辰水行可一日至彼亦有廟而修祀事於辰者便於人之瞻依云耳亭既新余遂取公之大節俾辰人刻之并係以詩曰矯矯馬公惟志之偉志在功名氣不少萎貧堅老壯公言則然懷奇蘊朴罕識其賢雲乎鬱鬱雷乎震震紫氣轟聲炎

輝斯燼公晦於特爰牧爰蓄黷氣九縣顧瞻安之日述曰嵩很貪豕飽鄙不少雷聿求漢道來觀真主應對對疏通謂帝大度高祖則同遂委臣質遂効臣節聚米討羌彼蠶蕩越四方底平人懷安娛公不宴嬉許國以驅滔滔武陵蠶蠹厥種梗化撓邊負險恃勇公曰茲役老臣馳驅堅請於行秉節舒舒不驚不亟既安且式試兵臨鄉蠶即摧辟扼於壺頭匪公之尤天少須假孰測厥猷公雖沒身因則成事乃招乃來群盜無二云胡巧夫讒言遽與豈不暫翳事久滋明迄茲千載有顯愈赫名徹聽聞功載史冊壺山之南辰江之濱公蹟如新公廟惟古逮我皇明祀典秩申行事以時委在守臣惟公忠精厥德不奕疫瀉旱澇應求如響民感公惠欽服國章廟亭完構其敢怠荒乃圖永久乃磨良石我纂其詞

李東陽武昌府學重修記
武昌舊有東南北直布政司蓋自宋慶曆建學時已有之而重建於國朝正統間久浸頽敝今天子嗣位之初湖廣左布政使張公公實蒞政于茲間以月朔偕藩臬諸公謁廟至學感而言曰夫學舍至此五百

之責也謀於巡撫都御史鄭公巡按御史史公請新之乃發官帑得贏貲若干兩曰此足吾用藉民之有力者若干輩曰此任吾役又簡其官屬之賢者數人曰此辨吾事刻日就役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為間五其崇三丈直前為棹楔題曰禮義其後建小臺名曰望魯臺後為一亭曰仰高堂左右四齋為間皆三而兩翼各增其一東齋之後廣學官之廨曰履素西齋之後為齋沐之所曰清白又西為會賢之堂又西為號房房八聯以間計者百四十為孔子廟規制宏備不敢輕議典革乃飾其垣楹增堂之高數寸前有池楯其四旁又前有戟門為扉六其東為神厨西為神庫又於大門之外為堂曰聚德又南為方橋三中為神道左右為通衢經始於弘治已酉之冬暨庚戌之秋而成其始則材石山積工徒魚貫旁午交錯莫知所定既其成也金碧鬖亞晴嶺絢爛離立交映蔚為巨觀者殆不知其繇致也昔者聖人作宮室以為民用其利甚博有闕庭而後可以朝會有宗廟而後可以祭饗有廨署而後可以行政令有學校而後可以為教誨肄習之地是故道法兼用本末具舉苟二

者不得兼焉與其藻飾以為重憑藉以為萃而不
 得其實曾不如茅茨土階者固足以朝諸侯除壤
 掃地者固可以奉鬼神棠陰之蔭可以聽訟綿蕞
 之區可以議禮而奚必以宮室為哉學之為政實
 兼廟祀廡舍而有之所謂繫甚重而政之廢亦莫此
 若者蓋非特業習之荒落乃并其居而忽焉以為
 政不在是嗚呼是豈知政者哉湖廣大藩武昌首
 郡國家漸涵育教之澤餘百斯年軼文章綬之盛
 不待比學于中國而孔子之道明是其學政所繫
 不亦有徵而可使弗繼乎哉張公以春秋舉進士
 績學翰林歷著聲跡今日之事足徵所尚而吾藩
 諸賢大夫實左右之良有司又奉而成之其於聖
 天子維新之化不為無助矣凡學之為師為弟子
 者居其室盍思盡其業睹人之功盍亦思所以稱
 其志哉始是役者江夏知縣魏宏武昌府指揮劉
 能義官李寅而終之者知府昌君政也訓導梅某
 輩及其諸生致書京師請
 予言以紀其成故書之 **祁陽縣重修儒學記** 古
 論學者有三其上為道德其次則為事功又其次
 則為文章凡以為世道計者挾此以往雖其所論

不同然皆足以澤天下及後世其弊也則專事進
 取不知其所以仕乃或因而假之若芻狗然既有
 所得則委置不復顧而古之所謂學者蕩乎無有
 矣論學之政者亦三其大則正倫理厚風俗其次
 或試其政事或課其辭苑皆有所成就然必居之
 以館舍養之以廩祿齊之以號令條格使有所繫
 而悅其心有所據而致其力有所警動感發而成
 其業然後為可其弊也則修節目而棄本根或又
 茫然無所為坐視其委靡頽壞而莫之抹則其為
 教亦葺矣人必聖賢然後不待勸而為善不待懲
 而不為惡今學校遍天下而聖賢不時出則學之
 不修豈非為政者之責哉泰和蕭公自南京主事
 為湖廣按察司僉事慨然以風紀為任成化甲午
 至永之祁陽觀其學舍敝陋集縣官師儒而問焉
 茲學也肇宋歷元復于國朝之初蓋歷百年于今
 矣公曰吾與二三子實任其事其無所與讓乃命
 知縣吳君謙董其役訓導熊君威佐之始于十一
 月初七日終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日一匝而成
 蕭公乃臨而觀之則告于郡屬曰學之政有廢有
 興政有本末施有先後順理者為善治具舉者為

全功爾諸君其勉倡勵使爾政與學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則又告于諸生日士不患無名患學之不成不患不能學患不知所以學耳諸生歸而求洗濯磨淬入聖賢之域庶幾爾業與茲學其俱新也衆皆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退則相與議曰惟公之嘉志偉績不可以無紀于是教諭王君冕具書牘訓導楊君正考績上京師以請于余惟吾憲侯之盛舉鄰君之美政與諸君之有志于教與學皆可書也遂爲記之俾刻于學宮以詔後人蕭公名禎字邦祥余同年進士也

羅

玘復蘇公舊蹟記 弘治戊午予同年天台盧侯以公謫居地也公常築雪堂于東坡今僅存地丈餘侯出過之喟然曰是消於民不可公常寓定惠院遊乾明寺黃泥坂諸處侯問于民曰是茲何在民皆不知侯曰是不可也吾其究諸於是遷雪堂于前治之東與竹樓配使麗于公所可恒存也明年按地櫛驗院寺坂以次皆復遂度勝而亭焉黃人始昧若不知有公也既而恍然訝公復生繼又駢然或欲從公復遊又若真有公也填郭溢郭或

或散去而後來旋絡新觀若味飲食且曰舊之守多矣何寥寥乎不蚤吾復也又曰吾林有材可以爲棟吾山有石可以爲礎吾庾有粟可以食匠其貧者亦曰具吾版鋪可以築堵具吾蓄鬲可以沃塗晝爾可茅宵爾可綯侯皆不吾預也侯則孔仁吾其何民遂相與盤石造侯願記之侯曰辭俚傳不可民曰盍徵諸朝曰吾自有記匪可施諸遠者大者志吾復公之迹實宜蓋指予也夏六月乃以書屬吾財守舒侯督予記蓋舒侯黃人也先是與予論侯是役也成民之所欲爲而民不知既成又無德色于民有類古

魯鐸恩江河記 潛之爲縣之爲政者予樂爲書之

木下是故水易爲災也夫漢水至蘆泝支出爲潛自排沙流經縣之北西向南折以達荆通沔天順間北流淤填乃决高家腦流經治東孝廟時受决處又漸淤爲洲可以界典邸正德中洲益廣水益擠而東而西齧縣治危若亡唇矣前政一諉諸無所爲力民病焉嘉靖敗元之八月赦侯知潛甫三日漢水大至四境曦舟縣衙愬災市人騎屋以居公私廨宇盡壞向齧處復善崩侯禱之尋已遂發

庚賑民憑高望於洲激水曰此不河之乃使河我縣魚鱉我民乎父老曰洲屬官家柰何侯曰吾為若請之乃上疏其畧曰捐官莊一洲租以未除一縣之患惟聖朝圖之時又有疏乞以重輕帶辦蕪荒逋負及蠲本歲災租道民情甚哀上悉可之藩憲臣議行於是逋人歸者相望於塗聞開河之役爭持畚鍤而至侯復從父老源委水道得為淤為齧之繇乃傍洲剷黃漢之碍為河七百丈直亘排沙因土為堤趨之肇工於明年二月十四日以四月四日訖工水乃帖然安流近治無復崩齧百壞修治復厥舊民用生乃相與歌曰轉危為安今赦公有江公如可借兮我終無殃蓋欲以赦名江也侯聞而諭之曰恩若屬自朝廷宜名恩江以志不忘吾於是乎何與未幾以外艱去潛人莫能留復相與介其里居洎諸士夫庠之師若弟子於予請記夫儒之為貴其學有用也學誠有用則獲上治民大至裁輔贊參胥此在也否則雖多亦奚以為今赦公之救弊典理其敷奏中務當宁俯從獲上也窮迫舒甦亡逋親附得民也水從其道邑固人怙裁輔贊參之功也非夫有用之學能至是哉

余嘗謂治理莫先乎擇守令而重之今天下郡邑敝瘵豈獨潛哉使盡得如侯者分布焉豈以不即大治為憂然吾聞之始侯之來白巖大宰實擇使乳保潛人則愚意白巖蓋先得之但復周且重焉斯至矣侯名斌

襄陽府鎮南樓記

嘉靖三年秋湖廣副察使南克

字秉之高安人王公朝鳴撫襄及一載公既作鎮南樓成襄守海

鹽徐公子正相厥志乃以公命命宜城訓導夏時亨持書幣至以記請予曰樓之知名海內者亦多矣厥有大繫不容無作者不知有幾今樓於襄而

以鎮南名將所謂有大繫焉者歟余嘗閱地圖又於襄嘗取道上京師襄實申於土阻山陵帶江漢

言地為形勝言郡為雄蓋宛許關洛晉魏鄭陳齊宋之交漢沔巴蜀吳越之際舟車所適貨賄遷化

漆絲羽革菽麥布縷沾被原野湖海無遠邇是誠水陸之會南北所控扼也地饒財殷士文而悅道

俗重義而有勇天下無事聲教繇以四漸緩急則恃以固南北故晉守以羊祐杜預卒以取吳南宋

播迨嶺海實在元人窺襄六年之後我國家特命

古望之典苟不可缺則斯樓豈容無作乎樓舊趾相傳梁作文選樓於此唐因以建山南東道宋修之以入國朝改鐘鼓樓經燬未復舊觀趾今葺治根地上揭月令貯鐘鼓漏刻仍譙之制據今名所為固當不止是也或以為樓填東北之虛儂西南山以護風氣此雖古人陟觀景象之遺意亦鎮之一義耳而實則猶有大焉者王公撫襄之政嚴從恕出恩流而善勸深山窮隩附隸而野心者悉為友民而守以徐公良平之理人熙氣祥歲用豐樂故斯樓之作襄里居人士從吏實勤撫巡諸公咨識野協落之日者稚和會觀厥成以為要事亦若知公之志者夫樓以臨觀為功嗣自今登斯樓者霏霽時霽山川開朗如向所謂南北交際者皆近出屨鳥至於察災祥閔封守望隆中峴首鹿門之墟民胞物與舉在日中而弔古觀風高出異代吏茲土者能無有感乎哉

楊三接湘水記 湘與瀕分一派遠來待涌月可以亂雨可以流雲蓋瀟合其清衡助其蒼洞庭收其浩浩者矣杜陵云虛無只少對瀟湘虛

無一字是瀟湘一 九淡墨更傳湘妃

呂柟鎮即樓

帝子淚痕竹斑事殊覺幽異可想

記 邢瑩人王君震太守即陽四年矣胥史奉法百姓安盜寢無事正德甲戌春正月以即中譙樓

先火乃築基如閣甃以旣甃洞門橫達門涂方軌基廣七筵五分筵之三深以五筵崇二仞旋楹其上二十有八箇崇四尋三分尋之二復檐連甍重

楹累節丹牖朱檻高軒暈楹爰處鐘鼓以告人晨昏夏六月落成初撫治即陽都御史劉公琬肇舉斯樓也名以鎮即後合肥人張公淳東平人王公

憲相紹撫治咸符劉志撫民憲副張公琮分守少叅張公瀚二公提督其上太守克成其下斯樓乃

考乃使介者千里取記史氏高陵人呂柟曰夫斯樓木石積也惡能鎮即哉諸公托言耳往年趙遂

諸寇劫刺竹山鵠醜西侵竹溪房縣也即雖東有方城黎子礬石南有龍門天馬西有石門九室黃

竹之險亦爾搖輒不鎮矧茲樓耶當是時也儼太守守守于下諸公續來撫于上即幾不有矣鎮即其

在諸大夫乎樓何居故以慈惠鎮即則即如子弟之戴父兄以綱紀鎮即則即理而不亂以忠信鎮

即則即即以禮俗鎮即則即即雍睦以什伍鎮即則
即有勇內不虞變外不怵寇斯即人瞻諸大夫若
樓之巍巍矣不然樓百尺高奚為夫即昔麋國也
昔者楚子商臣滅江滅六庸而橫也麋子帥百濮
次於選楚人謀徙阪高以避若麋子亦知鎮矣按
我明之輿圖即豈惟昔之麋哉其為即也雖始於
近世然南隸荆東距越西通川陝北達豫四省之
交萬山之會江漢之津金錫之穴流離之必聚風
塵之必爭也我憲廟固以其要地而郡矣諸大夫
之在斯也其上者則克斯撫其下者則克斯牧豈
惟鎮一即哉斯皇圖之大賴也若是則斯樓也疑
鎮即又不足以盡名之不然百姓聞樓鐘鼓之聲
固有感額者矣於是介者持以告太守
雋諸石又以告嗣治即者之諸大夫
林俊三游

洞記

山自巫峽而東多奇勢雲峯烟龕雪崖而風
竅如笋雷乳垂門闔而指戟懸練張帳而流
蘇下綴如猿袖櫻架神樓鬼戶豹虎蛟鼉之穴競
妍爭媚相恠險目左右接不暇黃牛五峯雄峙崖
影若黃牛陵廟在焉又東峽東水益隘兩石夾其
人立名稍公峽又東水漸平山亦漸乏奇勝洞隱

然山陰循鳥徑曲折數百武及山之巔下又徑崖
險以甚偏俯瞰無底左掖一人一人扶右皆帖石
側行修繩前引後者綴捍予于中猶足踞心顛目
以眩息不時貫歷數曲地稍平腰折百武出石下
地又平穹然一洞上如覆蓬高六餘丈廣優其半
奇石墻立中擊三柱非圓非方上廣而銳直下洞
爽以曠如堂可布三十席柱之旁三空如戶聯以
三與室中右室可布四席左室可布十席上空若
懸扣之類鐘名天鐘搥其下音如鼓所謂地鼓者
也旁橫一石擊之音若磬正德庚午余征藍賊道
經遊焉從者考擊以待予疑僧侯迎意會之皆繇
虛發繇上皆石懸者大以圓故如鐘突者方以小
故如磬下襍以土故逢逢然鼓音室之皆有石如
牀可卧十許人西如厨東如座凡洞之石如鑿如
錢如穴以出水如陶室如複道如綴珠懸珣如蟠
螭如刻畫雲鳥藻火波濤之狀巧雕不能舉丹青
者無得而摹寫彷彿之也下橫一溪名下牢僅聞
水聲冷冷然地底又外一山如臺臺中如立笏繇
他亦乏奇勝洞奪之矣予玩適久之留詩三章而
去然其意未嘗不在洞也又明年壬申東歸再遊

坐良久室中鐘鼓雜鳴入聽之二僕携酒一壺肝
若笋二豆而至予酌酒三啖肝嚼笋餘均二吏真
從而遊者既去未忍別去彞彪者儼個種故野不
知余猶在也手桑弓挾矢躍洞戶而出口曰好妙好
妙從者目之微笑余亦笑既還從者曰置之都會
何如余曰亦方外之有車轍馬迹之塵人知之失
其性矣天秘而地私之有所謂哉先是遊者白樂
天兄弟元微之後是老泉三父子故號三遊今惟
余在

黃輩重修孝感董氏墓記
孝感縣舊爲漢安
陸地後置縣以孝

子董永而命名按圖志及雜記小說皆云孝子于
乘人少喪母值漢季世奉父避兵來居家貧傭耕
爲養父亡至以身許人貸錢始克塋後感天降織
女爲織於人以償所貸既畢騰空而去今縣之董
家湖有董父墓蓋即孝子貸身所營者墓右稍南
爲孝子墓與說皆相合其殆信然也輩少蓋習聞
未嘗不異其事及來德安意先由孝感而造其所
謂董家湖者顧職務所拘莫因可假而行心每歎
焉宅口適以事行縣乃獲躬訪求之使一老兵前
導自東門出灑迤六七里丘阜隆起林木蔽翳老

兵指曰是也至則見其雙塚纍纍鞠爲榛莽狐兔
走於上斷碑殘刻苔蝕雨剝殆不可讀爲之俯仰
躊躇者久之遂節縮官之餘錢命義民劉福緣俱
爲重修覆以壤上累土爲馬鬣樹石表題志其上
中爲饗堂四周爲垣前爲通道復使近傍居民湯
氏守之嗚呼孝子之于親生而備耕爲養死而貸
身爲塋可謂純孝矣而區區織女之有無不與焉
至於董父爲人雖不經見然觀其居貧能使其子
安於耕稼身死之日至於無所謀寔安將不可爲
固窮守義之君子者歟輩故俱表其墓使此邑之
人有所考且有所勸也間以語諸太守李公金二
守楊公奎通守徐公注咸以爲然又各爲詩以紀
之君子曰永事漢史失載豈偶遺耶抑以其織女
事頗澁茫弗錄耶未可知也以永之孝魯不得列
於信史則夫山林寂寞之士德成而各不聞者亦
多矣豈獨永哉然亦幸而托小說至今以有傳遂
大顯於世則裨官野史之作又豈可少哉

王廷陳重修黃州府學記
嘉

乙酉春二月代巡東萊王公秀按黃首廟謁焉謁
既周而視隣之築學宮之左右隈是故宮之垣却

二隅而監其前後也加後焉曰何有於茲而夫子之宮之儉且務廣焉今後之當也無乃不可乎或曰民居也惡奪且彼安焉而病以從艱於從從且心懟代巡乃進郡守劉君友仁曰聞郡有隙以易之夫隣也僻隙也市市易僻且倍焉其誰弗從卒如議然費也侈奚辨哉將官乎而儲無贏矣將民乎而誅無則矣守曰請融之官無出民弛供即有盜艘可公債取估以充代巡曰善乃登期日飭有司且徒卒隆瓦石棄積積棄亢崇繕庇葺撤礙塞遂屈曲溝淖溢遂池蓄拓銳側表衢路時輿給數視責董者不威後夫謂平工既歲值大比學之士當選者四人而魁一代巡乃喜進諸生而言曰子知之乎風之壞也非以競故夫競也豈惟仕士亦有之夫羣而習也劣者妬賢隊而選也失者讐獲不修之務而妬以讐讒乃壞君子耻之故敦本刑率厚其儲也去佻崇直慎其發也觀善則摩逢抑則奮務修而已忌不棄畱士之良也士處子也不安於閨而能婦於室者鮮矣且夫治之無良也是無良吏故吏之無良也是無良士故士之無良也是無良師

故天下之本也不可不慎也於是諸生唯唯再拜謝而退茲後也以六月己亥始事九月甲子落成

童承叙沔陽州重修隄防記

按禹貢江出岷漾出嶓爲漢漢東南

流爲沔皆瀕于荆沔之陽荆州域也桑欽水經稱沔出武都沮縣東即谷中流注漢則漢沔又異源而同流沔逕江夏雲杜縣夏水注之今景陵有雲杜城蔡傳亦云夏出江入沔故沔江漢之沱潛雲夢之沮澤也然西南皆瀕江江至荆實匯衆流如沔灑瀟湘每溢則橫潰漫衍頗清而後落其浸沔又不啻岷出者漢則歲常六七至最濁而落早故沔庫濕下鹵大澤重瀾民田則爲環堤曰境境且百有餘區江溢則害西南漢溢則害東北合則寢及四境重以剽風劇雨之所剝長鯨巨鼉之所齧故薦饑焉自正德丙子之危塋埒崩阨民至今艱食廼嘉靖甲申前知州儲君洵請爲堤上游障之明年巡撫都御史黃公子和自滇移鎮於楚問民病痛知沔歲苦浸卽首舉斯役而下按察副使劉公伯儒所覈於布政使徐公子積副使程公時言僉議龍淵而下凡九區爲要衝請先圖之命給司

藏千金于沔而中分子景陵遣斷事艾君洪董其事君至復上狀附以滄浪而下凡五區時知州陳君願判官王君淳協力祇承迺遴敦事之官募執後之夫持畚揭之器儲餽給之需而同知姜君玉縈至自京亦克襄焉于是指揮使洪君恩偕其僚佐亦各事事其地經畫既審揀度咸作夾者墜凹者墳瘠者培凡龍淵花墳牛阜竹林西流下放埠水淇玉沙瀕江者為隄統萬有千丈大小朱子岡子滄浪南池瀕漢者為隄幾萬丈高廣咸視其地而諸境之廢缺民不勸而葺者又統數十區婁中而肇事翼中而告成蜿蜒隆崇如陵如阜原隰酌疆場斷斷崛然誠足以捍矣明年丙戌民既舉趾嘉苗盈疇夏四月江溢至於六月五月漢溢六月連溢加盈焉秋七月復溢如初沔賴以完而百穀用登老黎胥悅獲者歌之擔者和之嬉嬉如也融融如也諸吏民因伐石請紀以昭公德於弗朽史氏叙曰傳稱以佚道使民蓋以其利利之爾已夫水土演而民用也苟濫於殄矣古者不防川以豐物也然民昏墊則乘載治之矧功約而利博勞近而施述又所謂惠而不費者即廩人告竭征權

日至長民者不為之所而徒咎其慢是絕脛而青之前難已後也可不謂崇本乎在詩粒我蒸民中丞有焉爰始爰謀憲副有焉周爰執事諸君有焉某不佞敢敬識之既考其成因以驗夫來者

歸有光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

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由是知余無從得而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廷遙見相呼問姓名甚權知先生家處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江漢二水繞之先生于其居為花園中為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携之登閣遠覽而沔去南江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霽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史稱衛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屠

之影皆于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云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間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乎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與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丁先生而為之記何遷

光化縣重建歐陽文忠公書院記

光化有書院自歐陽文忠公始

基圯而易以城隅則今某侯為之云文忠公去邑且數百年某侯至問民所心慨然念之適障江堤成取其地祠焉而書院遂因以復邑故瀨漢漢漲城必塌先是率縮城以避患之乃築大堤障焉堤以內地迥而岸谷幽且日院臨其上北攬泰嶽南接江流裒然為邑名槩不獨題其祠曰思賢堂曰大觀蓋兼之也邑古鄆陽地侯為邑好以教化拊循其民暇日輒至學宮取書以言大義指掌之士既津津知學書院成復相與興學其中踰年邑之民無不鄉風起者相率至書院以比數侯所為如見文

忠公近在俎豆而光化庠官之盛著於楚服矣干是邑博周君謨董君爛屬事諸生劉珂魏鳴謙越數百里至吉陽山中問記工予予聞之先王造士有道而命于庠序其教詩書禮樂其學由心性達於材行其見於書曰勞之亦小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其警于怠則口口又從而振德之蓋其為術多而為意備士當其吐納馴服庚續行孚而材洽宜其俗之惇樸而治之其宗隆也自周道不著而教益弛士遊於庠序或不口口以幾自得而又有科舉之制循習而趨於是別否書院以附於庠序往往擇深山僻坳以為肄習之所更其耳目游息誘之使人士居其中者亦將翫法奮興庶幾自去其怠以見於科條程督之外士口者振德之方不可改已然使其率作鼓舞之幾於於是乎在假令懼其怠而通之亦其所不廢歟人困於所習則怠心生苟無以誘之耳目不可新云而手足無所警故動之有具而德因以振其制彘云而意備亦一而已科舉之制士所習以為承庸而出山心性以達於材行則其本指也士安於習而撰其本指博碩純繹致用不匱不可尚已不然用其士小齊之質一或謬於本

指其所爲兢至於膠滯沉菴而虛晰不測之神無以炤宣其業而陳其所能有司尺度之選稍稍不合將有蹙然困於中思輒嚙其畜持以去者謂不以爲疾而怠焉不可也於此而振德之視聽游息必於其所誘豈非其不可已者歟士之有待於振以其德之敝非習之不趨之謂也夫使振德之方申於庠序而其所程督以爲功又不越乎昔之所困則士之耳目手足復無以爲助而又何振德之思也士習怠於所因而以觀法奮興望於人則所謂德者固不得踰乎昔之本指而其所以振德之者亦不能加於庠序之所求詩書黼明於內禮樂開度於外凡以致其心性也萬感一幾之謂心萬物一體之謂性由不慮之機識之以默其知不以聞見戕由不息之體出之以順其則不以思爲鑿凡以著其材行也識之而無所戕出之而無所鑿則行發于成德者足以正俗而材見於時措者足以舉治而膠滯沉菴不能爲士習變進而合於有司服政行義而其施固已素著矣士以此學至於怠而振德之則亦無以易此方其視聽游息蒙於所誘自視其所習若或易之及其薰蒸既久旋轉

變化其中而後恍然以起則知向之易我者乃所以復我而非以爲易也耳目手足易其見與地而所求於詩書之旨禮樂之節其孰能易之夫子所謂誘循循然而善者毋亦先疑之以可易而復其故歟如此則夫光化所待於士之意蓋可知已彼謂科舉之制或以不兢而懈其怠未覩於此歟昔者衛靈軍旅之對執其所明沮其所不逮夫子不爲也俎豆之化洽而後可以即戎殆揆其本指矣科舉之制德藝成而士習淑其不以此歟某侯爲光化平徭均稅難隱翼良清訟除戎其政既得民而加意教化至祠文忠公以示又如此侯蚤聞心性之學以材行信於鄉昔予祇役江藩與侯語合意知侯所得由文忠公進於孔門蓋觀其深者然文忠公之治則光化之所思也侯爲振德計而取民所思以導之其爲術多而用意備又寧有旣哉光化之士思而學焉反其習於本指而無疾于致用必將有得於此不徒侈名槩懷古講藝而已固非侯之所待於士抑於予言奚取焉侯名某字某某某縣人茲後也始嘉靖壬戌某月成於癸亥某月其費營于官不以役民祠祀歲修有時養士廩

膳給諸版租侯於茲後審慮而後從蓋侯為光化之二年也

德安府重建社稷

壇記

成安蔡公之守德安也政務近民補助前滌有方民用靜治然後旁引彝教摩揉之而示之趨期年民蒸蒸日上蒸蒸好服禮義公乃有事于神而境內秩祀繇此起焉即三壇故設郊坰南祀風雲雷雨山川祀厲而社稷祀在西北由有郡以來未之有易也弘治初藩封至始析而易之收其二不率於郡郡所得祀惟厲爾歷七十載藩凡三易記皆還其舊然祀專而壇不設春秋禪無常處既四載矣蔡公至承祀其間肅恭蠲潔以介神勞顧令典大缺慨然內計之至是乃據郡乘南北沒於民北沒於湏水湏水逕北迤西而南當其迤處一丘隆然特起巔衍而麓垂橫斷大野宋建勝業寺其上大明以祀社稷近麓皆石水不得沒故其址獨存公既選南阜以修常祀待雩祭改厲於東北隅以從幽奧若茲壇者故墟中格鞠為草莽公疏而出之負離面坎而壇高三丈周一十三丈繚為內墉四十八丈前闢神路左宰牲庖庫右齋舍翼室

凡四區各二楹外復為墉九十四丈重墉四達各為門西臨衢伐石為坊顏之不經時二壇并成式恢制舉危頌麗密楚服讓美焉乃其費斥羸公帑不以聞於民壇成公復承祀周旋有容寅懋隆於初而神益顧歆休貺顯答歲以順成疵癘不作民壘壘乘惠迺赴疇祉然後知公有以宜我也即儉順德張君昆明施君刺周君既相與落之乃屬予為記予聞社稷之祀邦君分土受於天子所從來久遠矣由傳記所稱水土五穀之為養也民資之以生而祈報之情侯於長我而授耨庶幾能通於神故務明薦豆之節而益以明禋敬之以為降焉邦君所得為凡以宜民而已先王立國之經後世守之不衰其數如此勾芒后稷雖甚不可湮非其訓矣予嘗校觀傳記私竊邈而思之乃其義蓋有難知者社稷資民生其化甚溥有水旱之過則變之其責又有所必專而其生物不則所謂神也緣祈報而效靈以此語博厚足極其微否歟貓虎昆蟲迎報之所不遺也假令社稷亦將以此索饗之擬其功於禽獸之後豈其類歟邦君有事由辟修齋戒於斯須以為神之聽之可以度且格於是焉

雲漢之什圭壁既卒期以我聽是已彼閭閻夫婦奔走於困扎其為叫號顛覆史紛巫若不能以斯須斷也而長民者俟其災禍既至乃治禳禱貽聖以微於不可知是閭閻之所為禱也於對越何哉生者地之大德也順承天施率育不已其為養也固如是而邦君政在宜民勤施而左右之亦無所與於神也然用其悌愷升為馨香足以禱和導祥而昭明君蒿若將接於民相以幣遂樂生而不逢患蓋所宜序於政者有以茂對乎神之良能而贊其化動於純白者積於持久致其休嘉者根於潛默而可以斯須盡哉彼沉玉瘞帛薦徹以為侑雖極備且嚴周禮之所以為文而非交於神以幾相民者之務也社稷德在資生乃宜民之心君子所負含於敷資而窮於幽融足以質之非苟而已後世此義不明依具文以為禮則性不可盡而神亦無以為質彼質鬼神而無疑豈所與議於器度儀章之際乎天地人鬼至草木蟲魚皆吾性也性盡則上下幽明莫不燦然以著引為一體焉毋寧有外哉遷固謂君子交於神以政不以文其饗也有常不在承祀故觀性於所著足知其可質爾乃先

王取典禮以教後世則祈報之文斯須之敬不焉所謂立國之經有司之所事事也德安秩祀而後與事擬創始其為典禮不細而蔡公適以是時至公先民而後神其知禮樂之情蓋已獨至第指次其所為備且嚴者亦足以紹明先王之遺不愆於立國瘖於其政不可究辨哉予故記之俾繼公而來者由祀事以求宜民之政於茲壇必有徵焉而予言蓋侯之矣蔡公名可教號虛菴嘉靖己未進士由戶部尚書郎至期年而壇成時隆慶三年也

趙貞吉鄖陽追祀撫

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今南大理卿章立張公住以

日鄖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於先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員公之舊而振新之也思其人因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陽城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原公薦陞大理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文博宜賓人在成化時并以戡定綏寧鄖陽事著勲名而鄖之人并思之乃吳公之不得列祀則莫不

盡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畫一之章
定於曹相泣碑之政廣於杜君即政之始建也原
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於前有彌縫於後緊
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為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
而配諸原公于是太守黎君堯勲率諸文武父老
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天子俾茲土之民免
殲馘之痛者七十餘年夫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
而祀典之闕卒定於公聞之唯仁人能不忘人之
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頃之張公去為大理
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諸石以驗來者而黎君
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橫即而東者屢矣其地
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元季棄之為荒
國初殲之為墟間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在三省
之微司燎擊析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
變為矛戟猿鹿多而化為為貍兕矣成化初盜屢起
橫不可制常州白公主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
繼率大師往克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
時吳公巡按河南佐原公有為於始繼原公撫治
以成能於終卒稱原吳云盛矣二公之始經畧也
謂大兵之後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撫綏之

得流亡民四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清
池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割
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為都會開撫治府以聯屬
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貍兕之陵牧鷄豚矣山無
不伐之榴澗無不汲之泉矣夫定近難而壯遠猷
炳炳焉二公之功固百世不可忘記祀亦百世不可
廢也由今言之原公固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
始實難孤立易奪非吳公何以禪之功立之後梁
荀易撤榱棟易移非吳公孰與定之則吳公之並
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彌淪之器隣才
稽佳深致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公鄉人而每
好其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為快而重有感
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絕奇偉之士恒退而循默謹
厚之人恒進忽有方隅之警而後知戡定綏寧之
才之難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即難者
皆得才卿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
張敏西川之亂必再起詠之才之鮮矣如此而諸
公才名相埒聚定一方故能歷从盡善而不變何
其盛哉今方隅之警多矣皇上拊髀念臣隣之義
思闔外之才於是士大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

當天子任使于是時而表才士之名揚功臣之業
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絃而調聲者智之門也
斷絲而理棼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求其意于
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所從出也
諸君子所以拜休前人者不在茲哉因拜書之以相驗焉
羅淇先忠節祠記論
理常拙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于所勝而病
于所拙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與
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違以其不可強違而
取必者積于中則顧慮觀望之釁漸生而真固迫
切之誠日少固有執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
逃其譏皆失之於利害之較大深而是非之辨不
早易素履而蹈大諱其職此也是故君子寧過于
愚毋寧過于知寧正以敗毋寧違以成寧決性命
于萬一不測之虞毋寧覩面目以取償于歲月不
可希異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
容解於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福
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其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
于楚王疎斥之餘令女矢志于曹氏盡絕之後生
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蠲憤雖比于自經溝瀆可

也彼豈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自今讀
之不輟者則又何也宋之德祐譬之垂絕不可救
藥之人四方士崩非有同盟敵愾之連也萬里孤
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通非
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沸成風非有
單辭微言之譴摘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徽
西南之偏泰和魯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
當乘勝得志之敵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
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之
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為不善處死者
之言也雖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
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成於事之前
為者非難求成於事之不可為者為難死于事之
必可成者非難而死于事之必不可成者為甚難
也公非其人歟公名如驥字德稱舉淳祐十年進
士歷宜春大冶兩縣簿壽昌軍判官轉教授知進
賢縣改鎮東制置江東安撫二司機宜文字所在
俱有善政不為赫赫之名最後用呂文德等薦擢
寶慶其死事之狀郡史與家之志銘稍異按宋陳
黃裳所為志銘元兵將薄寶慶也公遣弟如駿歸

曰吾既以身許國不得顧先人宗祀矣汝其圖之弟泣與別復取考功印紙題其上曰謹將節義二字結果身命一宗了却神遊何處澄江明月清風澄江指泰和故里也事亟矣書舍生取義一張于壁以明其志城將陷左右請迎降公叱之登城投資江死郡人義而殮厝之明年建炎改元太學生上書叙公功超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謚忠愍而郡志所云驅家口七人同死資江銘乃不載又二年弟如龍歸觀與夫人鍾堊而遺其死地豈志銘亦少畧耶公死宋故元不爲祠弘治丁巳巡撫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公自然具奏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議戊午合祀參政賀公祠中春秋行事著爲令而分守楊公逢春署之日忠節昭其實也嘉靖甲申邑人劉公魁判寶慶增祭田若干畝戊午撫苗叅政游公震德問俗敦典謂記無碑以垂遠而郡守郭公學書政先風教彰德勸來將事恐後復請于分守李公萬實謂洪先爲公郡人宜知其詳使來請記余考公家傳九世祖安強以進士提舉湖南因直諫坐廢終身而七世孫望宏歷守常雄兩郡嘗爲刑部讞因執奏下詔獄得論救不死子

汴爲給事中有聲于時數論事下獄坐廢于湖南九世孫獅竟以劾冢宰死杖下公之風教亦何遠哉宜郭公汲汲于茲祀也祠故在郡東門外洪武初特祀賀公賀名興隆長沙人曾從總制胡海克寶慶擒元將唐隆以功授寶慶指揮同知會元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賀與力戰死中鄉高皇聞而悼之贈行省叅知政事而褒死之詞擬之巡遠熒光昭回堂廡有秩獨公死異代莫詳其故爰次第始末用補郡史之闕予嘗悲夫規計後利者多忽持身之正誼而高談達節者輕決維紀之大閑因爲記而寓私慨焉嗚呼後之饋奠祠下者聞二公死事低回嚮慕必且得其不容解于心者而無復惑于時勢之變將于是非利害之際其亦有辨焉

遷復寧遠縣儒學記

寧遠

學舊在縣治前稍西自國初至嘉靖未之有徙徙郭之東自前令周諒始周用術者言文事不振氣有隆替徙之十年卒不驗僉以爲過計願復其舊請之兵憲陳君仕賢暨判府周君子恭王君宗尹力贊甚決而令未有任之者丁未秋八月永新劉孔愚來爲令聞而嘆曰政有大于是者乎遂捐俸

若干倡之而富民與諸生有力者相率助後凡四
閱月功告成自禮殿講堂齋廬庖寢棹楔之制位
序書器奠獻之具莫不完好歲時祭饗法飲聚誦
視舊有加而公帑不病于是教諭張竹訓導趙豪
等頌令之功以爲能厚望于諸生也則遣學生姚
世南走千里請記于余并問其所以爲學者余惟
自古建國辨方正位測景驗時而後卽事蓋慎之
也矧學校出賢才司政教以布澤於天下而可忽
哉雖其說或近于形家而所爲趨吉避凶者稍有
可信固古之所不廢矣雖然學復其舊諸君子之
用心得矣諸生處于是學也其惟記誦詞章資進
取以振文事乎抑進于是而亦有所當復者乎始
以學舍譬當其東徙至勞且費矣其屢謀而不決
者蓋亦有所惜而不忍棄也幸而復于今矣其始
也亦必博咨詢審廢舉較利害辨從違而後決乎
其繼也亦必從之以垣墉大之以基本通之以戶
牖深之以堂與萃之以丹雘而後足乎其後也亦
必程其課業行其禮度厚其廩餼縱其遊息而後
安乎若是者豈不惜其勞與費哉真知舊之不可
不復則亦爲之而已矣由是觀之不有所棄者必

不能有所爲不有所入者必不能有所樂此一事
爲然也而況吾之一心備萬物而通四海孟子所
謂廣居正位大道是也獨不思其舊而復之乎今
之居學校者可知矣問其記誦則曰此古茲誦之
舊而書則則三代之遺訓也問其辭章亦曰此古敷
奏之舊而言則羣聖之折衷也問其進取亦曰此
古登庸之舊而位則九德之咸事也問其心之所
備則近世之所歆羨而馳逐者嗚呼天之所以與
我與國家所以養士者果何謂而止于是乎惟其
所備者止于近世之所歆羨而馳逐也故其風夜
矻矻苦其思而疾其力者祇不過計備值耳持備
值以仰于人其尚有廣居正位大道之可樂乎此
不有翻然舍置而決裂于從違之間必欲與聖賢
同歸而不忍戕伐其身者則亦莫能自拔而復之
舊也已吾心之廣居正位大道者何也以太極爲
垣墉以立誠爲基本以知幾爲戶牖以神應爲堂
奧以篤實光輝爲丹雘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誠得
之矣發而爲視聽言動之則感而爲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之倫遇而爲富貴貧賤患難之節推
而爲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神變著而爲易詩書春

秋禮樂之教是吾與聖賢之所同也人道畢矣故不必黜記誦也而凡書之所載皆可聞吾之所未聞不必削辭章也而凡言之所及皆可發吾之所未發不必絕進取也而凡位之所在皆可行吾之所欲行窮而在下學即其政也達而在上政即其學也是豈特棄東徙而復舊學之安也乎是學也不假人力而自足不待歲月而有成不離常行而即在亦曰爲之而已矣此非余之狂言也濂溪之常言也其言曰聖而學乎曰無欲此求復之門也其始入也必于世之歆羨而馳逐者大有所棄而後能乎不棄于彼必不能入于此此一所以爲要也得其門無不至矣濂溪固春陵之產而寧遠之國故也文獻足矣足則微微則信諸生尚何讓乎安知今之復舊學者非其兆也余取益于周王兩君方以無欲自勵而劉君又余鄉人之有志者故因諸生請記而附以是論他日有言春陵之士以濂溪之學鳴者則諸君子用心其效矣乎

唐順之零陵縣題名記名者其起

千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備於史史之法莫嚴于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

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而寄其詞于姓名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姓名不登于冊書其非微者則概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奪乎其姓其斬斬不肯輕予以姓名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于冊書足以爲重是史家之變例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者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爲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柳桂之間瘴癘之所濡苗獠之所處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牒亦散佚而無所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宰是邑有惠愛其爲永州欲接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畧而其名亦已誤復爲福矣有懷公爲之慨然而嘆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

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
 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
 饕餮乘令作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于後
 世豈非志于懲勸者之所悼歟于是蒐輯散佚得
 陳君而下若干人以爲皆是令也則槩登其名于
 石以著于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
 問其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
 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
 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噍之如其人之
 存焉者乎是則其爲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
 疇焉
 之載焉其爲令也惡而名之也甚于鼎象之疇焉
 所謂善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
 不忍棄乎其民而斲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
 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蓋亦愉快其意于一時自
 計以爲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
 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
 此嘻其可
 懼也
 呂調陽武攸新築外城記
 武攸古都梁
 之地擁湖湘
 上遊萬山四寨峒苗藪之嘗讀
 神子厚武岡路謂
 巫黔東鄙蠻僚雜擾洞窟林麓嘯呼成羣朱熹上

疏謂邵州邊防全無指畫以致徭人侵犯則峒苗
 之爲攸患也非一日矣州舊有城垣爲圍五里許
 僅奠藩封州治而文廟公署商邸民居環列在外
 蒞茲土者每每危之嘉靖丙寅峒苗聚衆大寇緩
 寧返道屯於新寨寨去城四十里耳諸村落關市
 携挈自奔匿無論也即城守宗室亦皇皇失措謂
 危且須臾矣會當道檄叅將守備與州縣官兵協
 力追之斬首若干人生擒若干人賊始遠遁噫可
 懼哉事寧諸父老赴州庭泣而訴曰王其治在
 內而無民吾民在外而無城即有急民其保何
 能爲國君爲父母守也乞爲吾民築外城以衛之
 外衛而城益固永無患也州守徐子機守備槐子
 寅狀其事以聞於分巡澄齋張公分守受所張公
 二公民依也矧密邇于苗是惡可緩然瘡痍之民
 不可以煩惟出其於公者以爲之則不勞而舉矣
 遂白於都憲朋石楊公代巡幼溪陳公咸報曰可
 未幾陳公以復命還文川部公代之迺檄郡侯
 洲陸君議其事陸君詣州相其高下度其廣狹計
 其匠值徵其協濟定其員役分董則有州同知陳
 賓經歷閔瑀知事馬漢州吏目郭千之所吏目胡

以寧而總理則以屬之州守湘州蔣君州民頗稠
 密築城不免裂民地析其居者償以值值視原價
 倍之民欣欣樂于移徙又諭督工大姓曰吾勞汝
 身不費汝財工速畢者有旌後期者有法盟不汝
 爽于是運灰輦石應者如響工日以報完始事于
 丁卯之秋告成戊辰之春蓋速矣哉城內外俱石
 墁以磚崇若干厚若干每丈計費若干東至關將
 神祠南抵濟川橋西迄土橋延袤凡若干里水關
 二城門有樓東曰迎恩南曰薰和西曰慶成樓與
 門先以帑乏會計頗廉蔣君以俸薪及逐日措處
 濟之故工浩而上不見其費完亟而下不見其擾
 也蔣君余同鄉人也馳書來以記請余謂重門擊
 柝繫於易慎固封守著於書而城即城下春秋皆
 書之以示勸城之係于地方大矣近日南北多事
 聖明宵旰斯城也巫山黔水儼然百雉之雉而湖
 湘一帶益有藩籬之安聖天子庶其無南顧矣乎
 在當道有保釐之勲在牧伯有區理之勞庶職有
 分董之力皆宜勒之石以垂不朽者昔召伯循行
 南國而其甘棠之詠考志中邵州東南三十里許
 有甘棠渡召伯祠則武攸亦召伯過化之地也今

張居正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

余史氏也因蔣君之請竊取春秋之義而書也
 之人心三代之人心也惟茲新築都梁有餘思矣
 章表人物以興士勵俗取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
 士總二百餘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
 其左方以俟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為記其
 事夫自國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即行若由魚
 才懷管蕭非是亦無由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
 架獲雖絕材奔駟亦必頻首屈就羈勒而足力稍
 後者又輒有頓躓之虞故襄陽為楚中鉅郡然二
 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十餘人而
 已可謂希覯而闔聞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規國者
 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為強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
 摩載擊朝市皆盈也而無人者又非宮府左右盡
 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人重
 於千百不得則以千百人輕于一二故馬不必擁
 輶要之齊足木不必蔽乘要之中墨夫土惡可以
 多寡言哉國初之取士或拔于臺隸或舉于三老
 或奮于刀筆當時號為制科者率不過百餘人其

作爲文詞皆居据經義務剝剝葩藻乃近時人所其姍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於後世者至不可縵數也今文教大興海內嚮學於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闕下若魚鱗雜還雲合霧集文學斌斌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顧相懸也異日者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廣羅英雋令窮鄉僻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興平治理盖倦倦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者何槲萃之悅日固不若摘實之克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羨其風俗與縉紳大夫處威質直重厚辨於心而訥于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裂尤爲恂實爾雅大者以經術取卿大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于春秋小者友教治民皆有可稱述泯泯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即二百餘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汚隆由於風俗乃風俗亦賴人材以成元桑抱道畏壘大穰縣駒善誣齊右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爲俗制也將使浮者挽之以就實而况實焉者乎濟者釀之以還醇而况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後有興者考德論

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得失之林已若日整齊其故事已耳井大夫意也大夫者名道昆字伯玉徽之歙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庚戌之
縣人與余同進士 春余用

侍從請告歸故鄉宜都教諭魏大濟來移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寢敝薦紳先生學士大夫遊其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陶令守茲土大濟則間以是謀之令慨然曰是在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巨水浮江而下取以爲材省費之什二乃爲堂爲廡爲祠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繕祭器給師生之廩祿自他舊制有不當於人者侯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俱興厥功茂焉乃大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紀之于石以垂不朽史張氏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爲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以爲希闊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易見而禮之爲教難知故古之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整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元者

也今議者不深維其本始務爲一切之制以愉快于一時夫教化不行禮樂不立至于禮樂不與刑罰不中民將無所措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祇益亂耳烏能救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數里以爲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數十年學者益落然陶侯一新學而人皆訥訥薦紳先生學士大夫咸相與踴躍讚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服于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言而風行者矣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何必政刑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而喜之豈惟一絃歌足以治武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君子者非耶雖然人知陶侯之功矣猶未悉其深意自孔子沒微言中絕學者泥于聞見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詞章之習興有宋諸儒獨行之士往往反爲世所姍笑嗚乎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見愈勞愈敝也矣故宮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觀也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久也陶侯不憚

改作以新且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不憚去其舊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倘有闕聖人之宮墻而升堂入室者詎知荆州府題名記

荆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

中出守茲郡三年既政成民熙公府多暇按郡志訪遺老得國初以來太守若干人同知通判推官總若干人紀其遷授年月並勒于石以傳永遠其中或用賢能取卿相顯名當世鴻猷遺惠至今誦之不衰或但有姓名考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之林已居正既得覽觀前守行實因以慨風俗之盛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由時變哉余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間其吏治民俗流風蔑如也是時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洋風俗純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爲而荆州爲楚中巨郡戶口蕃殖獄訟希簡民各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旌麾前導社中兒羣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入九歲一易卽無他異能而因常襲故亦稱賢能當其時治之爲易其繼也醇俗漸漓綱亦少密矣一變而爲宗藩繁盛翫權撓正法貸

于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于兼并
 又變而僑戶雜居狡偽權詭俗壞于靡偷故其時
 治之為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
 由勝其任而愉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漸
 靡使然耳語曰聖人不能遠時振弊易變與時弛
 張亦各務在宜民而已居今之世用曩之治欲因
 常襲故以希治平譬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
 必不可幾矣是風俗之變也嗟乎今之變已如是
 吾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俗以復古之
 敦龐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乎莫知其所終
 乎後之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
 乎是皆不可知也姑記此以俟來者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七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八

藝文二十五

記

明張居正荆門州題名記

荆門者故荊州府北鄙
 自今上龍飛漢郢陸安

陸州為府割旁郡列邑以益之乃荆門改隸承天
 焉古稱東南形勢荆襄為吳楚上游襄陽北距宛
 洛荆州西控巴蜀而荆門介居荆襄間唐鄧瞰其
 腹脇隨郢曳其肘臂南望江陵勢若建瓴重關複
 壁利以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衝敵人之肘脇故
 稱荆門言隘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乃知改隸
 之議漏於是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啟行者不
 道儆守者不執及雖有險無所用之即一旦狗吠
 於垣烽煙乍警則步仞之丘阻於峭函尋常之流
 盡為天塹矣况此州當南北要衝為荆郢門戶噫
 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始荆門隸荊州時人物殷
 富蓄積盈困食山澤之利民至老死不覩市廛今

密邇潛邸供需百出又當九達之達冠蓋往來項背相望小不如意卽被譴斥長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民亦頗飾詐狡獪爲一切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亡久矣夫財不足則爭信與僞大姦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卽有大姦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爲天下應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弭患息民固土唯在拊循愛養哉唯在拊循愛養哉按南宋時荆門爲邊郡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爲守禦之備荆門遂爲重鎮然先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程時度力難易又殊矣余嘗讀先生語錄至所謂分別義利之辨者乃使人斤斤焉神悚心惕及過荆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者伐柯之則夫豈遠哉荆門舊無題名春溪戴君守此三年旣政成民和乃列叙國初以來州守若干人同知判官總若干人並勒於石以傳示永戴君清敏而孚惠同知鄒君慎靖而端慤皆

能其官故余告之以此竝以告後之人

重築松滋縣城記

嘉靖乙卯松滋尹張

君家傳抵任二年釐正百務積滯具舉乃爲文抵當路曰邑故有土城歲久俱圯里甲約歛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窺其利乾沒自潤實無益於秋毫城圯如故今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磚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利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竊與邑中士大夫父老熟計之皆以爲修之便於是分守大叅鶴峰柳公分巡憲副槐溪孫公郡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今適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庀工約費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爲城八百丈甃以巨石肩以崇關井幹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爲巨觀矣異日撫治檄列郡督所屬州邑城垣宜修者所司竟持空文塞責莫敢爲先乃張君獨以實奉行不憚一時之勞而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厥功茂焉史張氏曰余讀周詩至兔置之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嘗嘆以爲文武之初治化旁洽膠結民心雖兔置之野人皆可以爲干城扞禦何其盛也其季也疆圉多故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

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勞役不已曰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者有形之險也然亦時異世變有不得不然者明興百八十餘年屬國家隆運海內無雞鳴狗盜之警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在時東南瀕海之區列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肩鏹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撓何則事變起于倉卒而人心狙於治安此必蹙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既已靡恃而有形之險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斃已也松滋西接夔峽面江阻山即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恒情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睹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為烈哉詩曰訇謨定命遠猷辰告茲役有焉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家傳浙之鄞縣人果毅有為其在邑治理諸務皆如城事相其畫考縣丞蘇曜主簿韓隆董其工者省祭

遊衡嶽記 山海

官田轄竝列於後以彰保障之功

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為嶽豈禹初奠山川望秩猶未逮與堯典南巡狩至於南嶽今瀟湘蒼梧故

多舜跡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嶽嶽蓋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岳廟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於虬松老桂含烟裊露鬱鬱葱葱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李于先至禮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會沙王子漢陽甌山張子乃從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者躡虹梯憑剛巖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璨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矧瞬十步九折氣填胸臆蓋攀捫雲天若斯之難也午乃至半山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皆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挿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頽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

勿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絃挺六合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別巘悉如培塿蟻垤不足復入日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巖去峰頂

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栝孟不顯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燦燦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於洪爐旋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抄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觀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愕不能久留遂下堦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昇僊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峯下四山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激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青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礪道險絕崇壑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瀉落水簾數疊挂于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

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冲退石大可徑走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居然有舞雩沂水之樂誠不如簪紱塵鞅之足為累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長沙至會于嶽廟同返自甲午迄辛丑八日往來諸峯間足窮于攀登神罷于應接然猶未盡其梗槩也聊以識太都云張子曰昔向平欲俟婚嫁已畢當遍遊五嶽嗟乎人生幾許唯當乘間自求適耳余用不肖之軀弱冠登仕不為不通顯然自為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即不能與汗漫期于九垓亦當徧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生平之願今茲發軔衡嶽遂以告於山靈

廖道南永興橋記
 永興橋者臨嶽之要津也

橋之者何湘尹尹君德章也工告成乃厥邑厥土厥民告諸內史曰願紀貞石以垂有永內史曰云何厥民若曰惟茲橋也奠湘南浦基于教廣則匯流奔放石梁涉巖雖有巨靈罔善厥始焉紹于迎恩則潢潦浸淫旅人號咷雖精罔善厥終焉惟茲爰始經營鳩材命工相土縣臬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詩有之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其是之謂乎內史曰廣哉然而澤厥民矣厥士若曰惟茲邑也宅楚南疆綿亘東陵則岷江浩渺洞庭悠瀼沅湘濱澧諸大水趨焉惟茲爰度形勝宜湮疏滯架流通軌庶士歌之惟日不足詩有之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其是之謂乎內史氏曰貞哉然而乎厥士矣厥士厥民咸廣而貞者何內史喟然嘆曰古者王政之行於天下也制器利用若時成務以厚民生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氏見而草木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于是乎收場工峙畚鍤觀財不告匱力不告疲是故澤廣諸民匪小惠也化乎厥士匪近利也乃若溱洧之濟惠矣匪廣澆梁之際義矣匪貞廣而且貞將疇與哉茲役也助于丁酉之孟冬成於戊戌之孟夏其應宿樓記樓成他諸役則自有載筆者存故不及文學海涯叢君告諸內史氏鈇素子曰勤齋蕭公之尹咸也暮月而政行几厥咸之士庶罔弗象其則焉又三禩而績成几厥王人之有事于咸者爵弗被其烈焉是役也民之父老歌于途士之父髦

頌于鬻王人之監司書于臺子夙職史事其紀諸鈇素子曰曷謂也海涯君曰台聞諸父老云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蓄焉是故周之王府漢之武庫示有蓄也勤齋建茲以衛吾民將以豫大蓄焉爾于是乎伐木于山材孔良鑿石于巖厥制孔堅而又司晨啟寤司詰姦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詩有之庶民攻之不口成之鈇素子曰於乎可以徵澤矣昔者趙文子身退然如不勝衣言訥然如不出諸口而其舉管庫也生不交利晉人稱之其無乃非文子之遺澤也乎海涯君曰台聞諸父髦云古者築靈臺以望氛祲作矩觀以司閏闕榭櫺周遭而營樓焉是故魏之麗譙越之飛翼示有觀也勤齋建茲役以興吾士將以豫大觀爾于是校藝于庠從者如雲校射于圃觀者如堵而又節其館舍沸其絃歌履謙飭賁士征若彙詩有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鈇素子曰於是可以徵則矣昔者蘇文忠公好賢若將加諸膝愛民若將同諸身而其創黃樓也久而彌堅徐人稱之其無乃非文忠之遺則也乎海涯君曰台聞諸監司云古者王人導利以布上下即官

應宿以司牧長法象炳炳而成章焉是故庫樓繫于角宿藏府象于離珠示有章也勤齋建茲役以敷王人之政將以豫大有焉爾于是乎上思衛國以充外帑下思裕民以杜後艱而又南有和薰東有體元西有廣惠以鞏中極詩有之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鉉素子曰於乎可以徵烈矣昔日肅文終侯盟泰山以若礪誓黃河其如帶而其應昂宿也爲世元勳漢人稱之其無乃非文終之遺烈也乎海涯君曰建樓三徵既聞命矣子盍終言鉉素子曰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其理則一古者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夫道一而已矣堯命羲和授四時舜察璿璣齊七政而四岳九官十二牧各奠厥居以修六府以和三事以叙九功凡以爲國爲民而已乃若周禮保章以星野占祲祥漢官守令以布政教修人以合天奉天以應人上下交修天人相感應宿之時義大矣哉帝王憲天圖治其揆一也勤齋乃能仰體聖衷俯恤民隱凡厥營構動中時宜登斯樓也北望台斗則馳情宸極南瞻翼軫則加意楚野東眺相山則登崇俊良西睇金川則霑潤疲因爲上爲德爲下爲

民道不在茲乎繇是衍澤以紹文子之動樹則以弘文忠之績懋烈以媿文終之休又將斟酌元氣彌綸鉉化而獨觀其深已若夫父老之歌又髦之頌王人之書用弗畢集而應宿之精蘊不亦可徵也乎故曰應宿之時義大矣哉海涯君作而曰詩有之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勤齋公觀星章以應順德蓋其負宿望者凡有徵矣嗣是西蜀節里謙君來尹茲邑以慈恕臨民以明哲教士蓋有孚於應宿之象而文明昭布焉者勒石以俟夫後之登斯樓者於是乎書勤齋名立業泰和名流也節里名崇栢魚鳧之華胄也

方逢時嘉魚新築長堤記
江出夔城歷荆渚南過洞庭之浦控九江經東陵乃東北注夏春之交百川汎溢浩浩如溟渤赤壁而下西南諸山蟻聚螺列縣治之境若浮瀝焉山無可梁澤無可陂殆不可以人力爲也環龍潭循百疋逾河泊之磯涉南林之曠地益下逸山益少東南匯爲西保諸湖浩瀚瀾漫咸寧蒲圻江夏連壤嘉魚之編戶六里附焉無谿谷以洩之無長山太原以

間之民居其間皆洲渚坻壠而田沮洳瘠薄長波橫被沒畛時漂廬舍即數百里無人烟蓋自古而然也按邑志元皇慶間縣令成公宣始創議首自馬鞍沿江而東築長堤為之捍蔽水勢迂遠民得收獲為利甚厚迨我皇明歲久而圯又江流日南徙堤岸決齧水勢轉盛而四邑之害視昔彌增正德末年邑人尚書東湖吳公賑卹全楚曾議修築而吏事因循勞而無益又五十年為隆慶邑已迫我侯劉公寔來首詢民瘼知堤之為利慨然軫念曰是長民者之責也請於臺院省郡會三邑之長分疆畫理循成公故跡而增築之又為之出府金發倉儲籍富庶之美以助其費躬巡督責不避寒暑再閱歲而堤始克成高厚堅固亘如長虹夾植榆柳以防頽潰衝激蓋百年之規永逸之舉而綜理之周幹察之勞又什百於三邑也畢上之歲秋乃大熟西湖之民藉功三倍咸欣欣然相告曰劉侯真民之父母歟非侯我民曷克胥匡以生惟我子孫其永賴之不可無紀命言於予予曰欲紀盛德頌成功昭示方來則有鄉先達在予何能請辭不獲乃言曰聖天子奉天休命惠養元元恐一夫

不獲其所而懷保拊循惟守命是責為之令者受百里之地數十百千戶之民而為之長宅沃土理殷民循輯無擾即稱嘉令眾且戴之豈若劉侯當衝疲之邑撫困瘁之民樽愛濡煦勞心焦思急所先務成此巨績變荻葦蒲稗之場為稻梁桑麻之區極閭閻之眾獲生生之利深仁厚澤嶽積河澗使民百世戴之而不忘夫所謂承宣德意度越循良而利在生民者非耶昔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其功載在史傳於今為烈即侯之功實媲美焉是宜著之文辭刻之金石以追匹前休昭示無窮也抑予聞之不泯者德難成者功作事者時乘時者人劉侯之功德可不朽矣世久則湮時平則玩勢所必至也念民生之孔艱思成功之不易時而緝之毋俾或壞終此大惠永保我民竊深有望于後之循良君子云

吳桂芳改建鄖陽府儒學記 鄖陽古其陞為郡自御史大夫開府始也郡之有學自陞郡時始也御史大夫奉天子璽書自內臺出總三藩諸道撫事凡提封之內錢穀甲兵師田學校蓋罔不聞其所屬若荆若襄若漢沔商洛軍氓利病

亦罔不汪念而於鄖為獨詳者其勢親其道便也
 學宮舊居撫治東嘉靖甲申中丞蘭溪卧菴章公
 移建於郡治之北後郡守黎堯勳改於郡治之西
 合祀弗稱越丙辰吳郡陽華章公來撫是邦乃更
 卜吉于郡城東門之外爰拓城基而入宅焉而震
 址坤左襟右帶規模形勢視昔益恢以閎光以大
 青衿之士喁喁欣奮以為山川之盛若有待於今
 日非偶然者鄖自開府以來諸凡經制規畫大都
 一遵舊章鮮有所大釐革而獨於學官一遷再遷
 至累三四遷而始定者首善之地不得不詳且慎
 也嗟夫觀於此而諸君子計安地方之志殆汲汲
 矣考昔古者出師於學受成其返也必釋奠焉其
 返而克敵也必告訊告馘焉故泮水之章曰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淑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夫菁莪泮
 壁以長育人材干盾戈矛以威不軌懲弗恪文武
 異用厥道犁然二矣若之何師行武成而必於泮
 哉蓋刑罰以易其面而教化乃所以易民之心威
 武以維其暫而禮義乃所以維民於遠故君子有
 勇而無義亂矣小人有勇而無義盜矣夫欲民之
 敦禮義馴教化以無亂且盜舍學校其奚以哉鄖

介在湖陝之盟
 實兼有之自御
 勤宣德意仁漸
 民今漸成禮讓
 色郡諸子弟褒
 禮樂教化之言
 聖賢仁義道德
 之訓所究繹者
 君臣父子忠孝
 之規長幼卑尊
 事使之節所日
 接者大夫師長
 揖遜之容冠裳
 冕佩等威之飭
 所耳聆者惟磬
 管箏清越之音
 琴瑟雅頌和平
 之奏所游而衍
 者六書五馭九
 數之文大則賓
 射序賢序能之
 等習而久焉久
 而安焉歸以告
 其父兄語其長
 上及其鄉人以
 飲動其親上死
 長之良潛消其
 驕悍難使之氣
 其士之秀且邁
 者有司又將次
 第上之南宮登
 之天府顯其身
 且逮其親以大
 侈於宗闈鄙開
 彼窮巖深谷稍
 知禮義者舉將
 欣欣然嘉詩書
 而慕禮樂風聲
 所屆遠邇攸同
 雖強之為不善
 彼且耻而不屑
 從矣尼父有言
 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以來之諸
 君子所以僕僕
 遷學之意其在
 茲乎其在茲乎
 工始于丁巳四
 月落成于是冬
 十月

其外爲王道坊爲樞星門其次爲戟門前爲文廟
爲兩廡文廟之後爲啟聖祠祠之後爲明倫堂爲
尊經閣最後爲敬一亭其左爲杏壇亭爲博士衙
爲名宦鄉賢祠其右爲洙泗亭爲五賢祠爲時雨
堂凡廣若干丈深若干丈爲間三百九十有奇爲
楹者一千六百八十有奇協襄是役者其先爲夏
守子開爲通判紀經綸江鍵爲知縣黃宏若增其
未備輯其未固則今張守循通判趙應豐推官劉
秉禮亦咸厥勞余紀其事于石以
詔多士則既迄功之後六年也

汪道昆湖廣巡

撫都察院記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監監於方伯

分剖而置三司歲遣御史按部中修慶讓而已脫
有不治則特命臺省大臣一人行假以便宜事畢
反命其後三司柄事日削多擁格而無所受成于
是諸重地建撫臣都御史遞出矣楚列郡十五二
州附焉境內分王諸侯王開國相望先帝湯沐沐在
楚視都邑同兼以保界三苗比隣百粵江漢當四
瀆之半九谿七澤囊括其中雲夢洞庭故爲盜藪
要以輯和鎮靜宜莫如楚難何以故地重故也都

御史出鎮都會治武昌故居背澤面山獨坐湫隘
居者率憚改作迄於今相仍上四年冬粵西張公
自南顧至謀諸方伯監司連帥若守吏改卜鳳凰
山之陽負郊壇抱陂水西出睥睨則大別捍江流
而東東則泮宮又東則澤宮修文之象也乃命有
司拓地程物鳩工辨材命筦庫出公帑五百金民
悉無所預予居西楚聞且興工人言張公未及下
車不憚征發以從大役藉第令得楚楚其皆信張
公乎且也楚今無年非時矣予聞唐虞茅土而治
夏后氏卑里承之乃若斯于闕宮周人以其故
貶美三閭憂楚直將蚡冒以啟君心至其修辭凡
在居室靡不潤澤鄩侯以儉師後世未央之役將
令無以加焉彼其有胷無心難與語此矣當世之
蠱者二其一陵替其一因循兩端相乘不勝其敝
蓋自直道亾而忌諱衆善仕者務姑息以市人心
利害較然朝不及夕彼猶逡巡卻步幸須臾無及
于其身卽有不支事倍功半則它人任之矣將以
省費適以滋費將以休民適以罷民此因循之弊
也抑或黷名器削廉隅可畏非民赫赫何有久之
波流涕靡莫爲之坊及其滔滔何所不至甚則履

加於首城覆之隍此陵替之弊也在禮君子以禮坊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險則示之以禮當周之季其民若在倒懸白圭許行倡議以紓民之急孟子惡其倍禮叔向謀齊唯禮可以定國有以也楚故秉禮之國周南之遺風在焉比年地利不饒農事不治無論齊民編戶即公家無所芬華儉可知矣昔在嘉靖幸郅封即緹騎金貂相屬于道部中百執事咸在率務貶損以明有尊眾庶幸自託於帝鄉睨之久矣即惠文元武視若弁髦夫以纖儉之民因之以無方之俗儂云從頌難與慮終往予三過夏門日攝開府列郡於此乎觀禮湫隘之謂何楚未息肩卒不遑暇張公故以直言顯則所謂骨鯁之臣負俗獨行非彊有力宜不及此予方有事即署其費不~~能~~百金乃予心猶或兢兢此予不及張公明矣居數月則予自郅代張公既入武昌張公業已出境有司奉張公之畫不旬月而告成功于是直指使帥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逆予以長至入則自故居除道西圃梁陂而屬於應門門外可容旅士千人車徒百乘方軌四出列栢周藩望其門軒如也廓如也足以布法入門而歷馳

道登露臺廉遠堂高虛明爽塏堂下右陳朱~~說~~列韃藥升其堂翼如也隆如也森如也灑如也以觀民堂後疏戶以居豁如也足以咨諏其後燕夏為燕寢寤如也耽如也足以退息最後為樓居四望山川城郭奕奕如也泱泱如也言言如也足以省方而攷俗室東為石蘭室西為陽春園草木叢生林林如也足以供宴游壯哉居乎孰任其勞孰享其佚不暫勞者不永逸其謂是與夫官舍不啻籩廬當張公決筴豈固欲長子孫邪弊則掃而更之且與來者更始親於其身首事卒以待所不知者何人推是心也為而不宰有而不居皆是物也予茲得代無能率張公之舊以新吾民觀河洛而思禹功則俟後之君子其必修禮以示民極使知嚮方若在岐豐矢文德以洽四國則是天授張公以重楚而又籍手於後之君子以重張公即予不類以贅疣居其間不為病矣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請紀是言以告

太和山記 國家尊太岳來者遂勒石臺門之東

君昔帝降於麋今治故宮曰淨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西南表峽口曰元岳

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離可當吉土
 文皇帝跡異人所在為之築遇真宮異人遺杖笠
 悉留中命尚方鑄金象之歸守者入僊關為元和
 觀西入馳道其南為玉虛宮山水修廣倍遇真舊
 為武當縣南山如負宸信非元武不足以當之宮
 制視漢未央即祈年勿論已其西池亭洞闢亦異
 人所棲西十望僊樓悄然若將有遇也馳道西為
 僊桃觀通八僊臺又西為華陽亭跨石橋臨芙蓉
 治西出則田廬雞犬亦為一區去玉虛躡西南進
 次回龍宮大元觀入經門追房陵道道傍有太上
 巖巖中鑱石象太清其左雙龍蜿蜒巖石下又南
 則入僊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修木千章如突夏
 緣岡為開山故道遺巨石在焉賓太上為羅公巖
 高出絕巒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西
 南諸峯盡在日毗反紅門入官道進次太子坡陂
 阨中分扼其扼為復真觀周垣跨道逶迤高下因
 之出垣下行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絕其陽
 則淵默亭沿澗東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干里嶂
 若步嶂雜樹繪之深入石澄浸高若自明河趨閭
 道磴窮則棧棧窮則巖巖上視有龍虎文其右雷

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部西南望則天柱當峽中
 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除道曲折望行者如登
 閭風紫霄宮附展旗峯石嶂崇廣皆數十百丈二
 公五老前侍亦一奧區宮制高倍玉虛修當其牛
 奉祠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居宮前為禹跡
 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為賜劍臺其陰
 則萬松亭出木末太子巖出宮後亦有亭由禹跡
 右旋古道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勿行古道西上當
 南巖之南舍南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於道昔
 有巢居者遺構猶存進次杉木林分二道真右下
 行涉澗遵宿莽容單車峽中轉入西南出峽為清
 風堦蓋故韓糧道也左上行躡萬丈峯下登朝天
 宮其東由鳥道出三公巖則上巖也路險絕不容
 足學僊者劉媪居之其下亦為三公巖相距二舍
 巖南鄉爽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始
 得至朝天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
 間皆竇石峽中有巨靈斧跡初入門降數等稍平
 衍依三公峯為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
 如神瀆緣絙由天梯上梯如竿揭雲端距躍五百
 達重門足力竭矣倚試劍石箕坐更百步達三天

門由此折旋而升坦行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為太和宮宮面南香爐蠟燭二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于茲由南天門入紫金城丹梯九轉出天柱峯絕頂範金為黃屋承以瑤臺帝位中央羣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即今國王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二峯如羣弟子侍先師莫不齊立近則金童玉女峯二當膝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僊人隱士順風而翔日雲出沒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礪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鰲幻如結蜃細如漚鳥修如北溟之鯤雜出如珊瑚枝浮如萍實纍纍乎如鞭驅石汎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 一 易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為清微宮僻居深谷中其制不廣然以幽勝沙華巖著焉南巖當太和之陽宮北面據舞龍之奧宮右石延覆於道其上 有巨人跡若倒懸宮後即南巖修數十丈高數丈 巖下峭壁數十丈東西修數百丈如高墉巖中列 祠祀三亭二即神山多倬詭此為檀場其下有禮 斗臺徑絕罕至西出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窟

露臺臺當山口心石臺端有蛇徑通一室當其林 居宮東北紉火巖亭附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 霄展旗北為尹喜巖今居比丘山南巖宮下為滄 水巖僊侶巖度竹笆橋入青羊澗青羊峯當澗者 曲虛無廬渡青羊橋躡舞龍千步而峻門垣九曲 始達應門宮制九重前列階八十有一後七十有 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玉像五相傳掘土得之其制 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前有五井天地池日 月池宮後當舞龍峯其上有舞龍池則其窟宅也 凌虛岩去宮五百步一黃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 待衆狙衆狙皆喜否則破釜斲去莫之誰何岩前 則希曩誦經臺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上為亭去 宮五十步為自然菴故有鍊丹池今始復出舞龍 渡磨鍼澗過隱僊岩岩虛明視北道諸岩為勝次 繫馬峯為仁威觀繚垣方廣數十丈石渠衡之就 中為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峯下為舞龍行宮地 始平修廣楚楚過此則玉虛道也譬之宮室遇真 為垣屋玉虛為亭淨樂為沛宮紫霄為廣內太和 則帝坐也南岩舞龍清微之屬皆為離宮朝天為 掖門元和為象魏迴龍復真仁威行宮皆行在耳

語規制則首玉虛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岩次紫霄次舞龍至若羣山萬壑泉石岩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悉數大都天闕靈秀以待盛時帝力神功于斯為備具也稽古定制不藉有司遽遣中貴人藩大夫掌其禁令以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為地道之幸游觀者之至樂也人言山竈水出猶若有憾焉

石灑瀨左滄浪江漢交流振以鄂渚二別則元武之象外戶在焉日觀孤高下臨湯谷古者海岳為匹亦通山澤之義與彼規

規而闕一隅是以趾巨目者也
王世貞自均州

繇玉虛宿紫霞宮記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真武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真武者元武神也自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為修道於武當之上而宮其顛山之勝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奕為世所慕趣春三月望余晨過淨樂憇紫雲亭小時出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

平綠被壠時積燠頗困人少女風襲肌為之一快不知其媒雨也已一舍飯迎恩宮殺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為馳道山口垂闔棹楔跨之

榜曰治世元嶽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以嶽名按

鄠道元水經注云武當山一日太和一日崇上又

曰儒室荆州圖副記曰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

令隱遁茲山曰謝羅山而文皇帝為特賜名曰太

嶽至世宗乃復尊稱曰元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

者非真武不得當也自是為修真為元和凡二觀

已又為遇真宮馳道益關左右杉松萬株大者合

抱曰遇真者為三丰道人名也其東廡有道人像

道人張姓當高皇帝時游人間築淨室於茲地曰

是不久當顯俄棄去而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淡

奉書招之几十餘年弗得則為之像又贈以真人

誥今所奉書及誥猶在由遇真五里而為玉虛宮

曰玉虛者謂真武為玉虛師相也大可包淨樂之

二壯麗屣之已飯玉虛出取右道透迤而上稍有

澗壑之屬微雨時時將風來衣輒單乃稍有峭壁

折而龍泉觀其陽為大壑縮口相距三丈許為橋

造天杉松衣之吾嚮所記洞庭資慶包山之勝茂

胡黃通志 藝文 卷之十一

氣勃宰不暇答山之勝亦若馳而舍我獨峯頂蒼白雲冒之倏忽數十百變喬夭得雨秀藉撲眉睫以此自愉適忘其濕之侵也度日景已下春始抵紫霄宮宮前為池曰禹跡有亭踞其右池合宮之溜而匯焉潺湲增竝所匯已眾又暴得雨上奮若若有蟄借以起者浮鴨數頭綠淨可翫既入門雨益急衣溼透袒服顧左右分謝候吏齒擊不能命洒三爵時雨聲不可耐且為次日

和絕頂記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後鐵色橫上千仞若屏曰展旗峯出憩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雨脚下垂而暫若閣者甚畏之然已決策則勵輿人前池之右為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俄而漸開霽所現乃更用濯雨故雋潤蔥蔚因詠唐人羣峭碧摩天語歎其指意之妙久之巖忽闢其陽丹碧出沒杳靄中稍迫而視宮之額則南巖也舍弗止乃

宮西嶺下視大壑若孟諸席以古松長杉之屬是度榔梅祠地益高壑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非以奇售者所歷宮觀羽眾以笙管導之出沒雲氣中時亦為風續斷或前薄崖而為回風調穿入窪幽則若甕呼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輿人來請曰從此隘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天門此而下趣澗則改徑可以與亾若乃聽其所之以得雨稍走沮洳怪石錯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峯之高以為亾險矣左仰而峯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鳥道凡數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昇人足前趾恒蹈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不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憩傍室顧視諸道人舍其趾半附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蟻之為房罡風蓬蓬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改服禮真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峯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百丈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肩息不能得懸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為之而塗以黃金中為真武像者一為列將像者四凡几坐供御皆金飾也已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峯者其香鑪最高然

明黃通志 藝文

猶之乎榻前物耳荆州圖副記云峯首狀博山香
 鑪亭亭遠出又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
 磴道名香爐峯然則後人易香爐為天柱而其
 從峯稱香爐耶餘峯夥不能臚述而其大都皆羅
 列四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時乍晴蒙氣猶重不
 能得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濤層湧疊至
 使人目眩不暇接古語云崇山輕霄蓋其上白雲
 當其前有味乎言哉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
 高意不肯為天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
 峯乃在房陵官道也凡山所有峯澗巖泉之屬不
 可指數而其名即道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傳
 真武為真武稱者不可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
 君元莊從為餽神庫之後院謝去客有言范了髻
 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一衲食一飯必鹽酪所棲
 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貌瘠而神腴雙眸炯
 然即一衲鶉懸歷寒暑叵穢也與之語不能為虛
 而能為不虛者亦襟用儒家言顧謂得道可以遺
 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為作白湯飯供盡兩
 握而

徐學謨春雪樓記

環鄖而山者以千萬計雖
 列差互榮亘綿絡日晷不

知其所之土之人方廝其岨以耕以故草木罕繁
 而咳色肺緒望之童如也燿如也漢江嶠豕蜿蜒
 西來經其下以達三澁兩岸束之流無連艦糜鱗
 之漫以其山窮而水蹙即井廬稍殊而荒憬寥閬
 若不足以當游居者之觀然自余而觀宇宙之大
 宜無過于流峙二者乃即之表裏襟帶控扼險塞
 巍拱而森翼何嘗不足于觀而四時漾潏之氣勃
 發于烟雲霞霧日月之交乍有倏無光恠閃忽即
 與諸名巖大澤之變幻亦何以異而其觀又未始
 不勝顧其勝常伏于荒景寥閬之中往往為人所
 鄙棄而余之游于鄖也久或乘而驚或楫而浮山
 顛水涯靡不歷也蓋若有得于觀而自以其羈旅
 之臣常不淹宿而去之而復絀于文章之力竟莫
 能攄發其所以觀而用以為嘯者垂二十年至是
 被大命鎮鄖再登其城之垣睇四隅則山川如故
 比陟其北關之巖譙有前開府王公所題春雪樓
 三字併綴詩二章懸炳棟楹墨色如新蓋公以是
 歲穀之日登適雩雪始霽觸景娛臆一時命筆溘
 思飛動今讀其詩鋪叙玉壺銀海之奇攬結秦天
 梁苑之秀飄飄乎若置其身于瓊臺瑤圃間而舉

鄖之荒憬寥闐盡驅而混于無垠之界晃焉茫焉
 若不知其山之為窮而水之為蹙者則為之爽然
 嘆曰孰令鄖之為觀也而公竟先余以觀之哉夫
 山川以雪勝雪以山川尤勝當是時公豈不知山
 川恒有而雪不恒有故以其不恒有者被于所恒
 有者而樓是以名獨恠夫鄖隸鬻熊之區自春秋
 糜庸而降歷二千餘年其山川未之有改也而羊
 叔子杜元凱山季倫陶士行之徒固相繼而節鎮
 之也亦相繼而觀于鄖矣篇咏缺如文獻卒無徵
 矣豈風氣之錮攄發有時而挾天之美挾地之奇
 兼前之棄開後之麗鄖之觀不獨先余以觀之矣
 而恃公以千古之觀者固于是乎在文章之與地
 靈力蓋競哉或曰武昌蓋有明月樓云夫武昌固
 名都山水之會非荒憬寥闐圩也疑無侯吏征南
 以為為觀焉然一夕之致爾若夫清沔廟禱祈年福
 國令士嬉于伍農歌于楚則章之辭備矣茲又公
 所以為理直借左史畱連談咏已哉公既去以書
 來索賡其章而屬為之記余為勉賡如其章之數
 刻置公後而竝紀其事于石以告夫來者公
 名世貞字元美吳之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孫宜

關侯廟記

將軍產河東徙涿郡從昭烈初起時恩若兄弟周旋寢食不避艱險已分部平

原失守下邳斬顏報曹奔紹就表彜會昭烈破曹
 公拜守襄陽督荊州軍遂敗曹仁降于禁沒曹七
 軍取樊逼許羣雄受其印號威震華夏何其壯哉
 向微孫權秘圖呂蒙竊發則昭烈可稍振將軍其
 有成績矣嗚呼惜哉雖然匪將軍幸也天不欲漢
 復興也故不啻昭烈惜之耳已當世婦女嬰孺隸
 廝之役聞將軍事知其名者與有惜惜故悲悲故
 慕慕之而弗已也于是列之祀肖之形晨宵禮之
 冀少慰其慕舒其憤也人心之天弗死也世遐傳
 謬日誕月忌荒愚鮮知假托溷竄視將軍若里社
 神然槩恃以誓邪治魔耀威而宣福也于是畏而
 諂諂而邀矣邀語滋眾偽妄增加乃有挾將軍之
 重誣人者推將軍下之自尊大者矜其得臣將軍
 若老佛之弟子仲尼也故窮村僻祠荒壤猥廟咸
 立將軍諸神之旁庾帑郵庶觀寺店獄鮮不塑鏤
 將軍競享紛薦羽衲之輩動以符牒召將軍供庾
 攝之役又謂將軍職天曹雷部渠僊吏當聽指揮
 而里人行儼則尸將軍前導舞蹈跪起逮及俳優

倒輿躍身侮調斯極將軍有知寧甘心么麼之挫
否耶當其斬顏良逼許都也曹瞞雖猛黠超世猶
壯其氣而惕其威今乃甘閭閻之戲具巫覡之走
卒魑魅之侍胥焉是所以悲將軍者深于臨沮時
矣夫土木圖畫之靈非真將軍也然肖其形書其
號字是刻畫將軍為侮慢計也即死數千百年不
之怨也是所以害將軍者慘于孫權與馬忠矣將
軍督守荊州華容固其封疆宜祀之者舊廟燬于
兵里人奉將軍像輪事之禳祈烝十濁亂攪揉男
女互會猪狗噉啖歲時伏臘嘲譁沉酣樵豎牧兒
奚僮丐子鮮不羅列几帷狼籍餽餽者于是路鼓
雲旗半屬侵盜石鑪香案日就摧殘里中識者乃
擇地創屋棲之予之悲或可以少釋矣嘗聞明高
帝興爰正祀典以繆盭淫禮殷恩腆式嚴式專
無泛無誦嗚呼何是俗終弗殄耶抑將軍運數當
厄耶安得賢宰執明議臣為將軍盡洒此恨耶

鄧雲霄新建石鼓書院大觀樓記

宋時海內有石

鼓居一夫石鼓一拳石耳何足大大以書院也海
內為書院者眾茲列四大大以人也然則書院之

興廢蓋道脈之絕續四方之觀瞻係矣余承乏湖
南慨楚俗之剝悍未易陶也推其故繇敝于士習
夫士者四民之表而書院者士之士之市肆也院久而
頽講業無所絃誦間寂學荒習媮余甚懼也今直
指史君巡行至衡致慨于楚俗剝悍猶余志也登
石鼓而遐眺曰鑄士陶民其在是乎乃指其巔曰
盍樓諸又次第其殿祠號舍曰盍新諸已又曰茲
舉也為鑄士以陶民其母煩我民我兩人其各捐
俸為守令倡于是醕俸庀材鳩工不數月樓成簷
牙嵌空流冊若虹四面玲瓏言言鏗鏘殿祠號舍
罔不完葺交映而鬱蔥諸士可絃誦其中矣余請
樓額直指曰宜大觀樓下有堂郡邑諸公請予額
予曰宜迴瀾多士進而請曰樓堂之額其說云何
予曰淺言之在境也深言之在心也又深言之則
帝所以帝王所以王師所以師一以貫之者也夫
登茲樓者揖衡岳拱九疑襟覽三湘眼空七澤觀
非不大也而非其大也予慨然弔古不下帶而道
存焉而不見樓前廣陌非大舜南巡之轍跡耶望
裏江流雲沙浩浩固神禹所謂訪龍威而厯疏淪
處也夫舜禹始而相終而帝王養尊處逸可以自

大也乃僕僕焉不憚周遊方岳車殆馬煩卒物身
于荒服甚至股無版脛無毛手足胼胝甘臣隸之
役又何小也乃孔子稱之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
下也而不與焉夫有天下而不與可以語大矣孔
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東山泰山非
獨孔氏登也而孔氏獨能見其大以其心舜禹之
心而不局其量也夫萬物一體六合同量若徒競
利于錐刀爭名于蝸角一居要津僅固榮寵不復
顧天下國家之計此其心猶存乎蓬艾之間安知
大爲何物雖然有所以大者也大之本在剛執夫
大者量也虛而圓剛而執者力也實而方世未有
心不鎮定而能任道載天下者也而又不見樓前
片石耶砥柱雙流力敵陽侯之怒狂瀾東倒障之
而迴然後而可以石載樓樓載人人載心心載天
下苟石巖而土虛蟻穴一决汨沒漂洑斯樓也當
在歷陽之都矣尚能嵌空流虹言言窳窳而稱大
觀耶故直指命樓取其大予命堂取其剛夫大者
弘也剛者毅也大者王識量精也剛者王定力一
也故曰帝所以帝王所以
王師所以師具是義矣
陳宗契瀟湘浮橋記
郡

司面半水橫東郭門而水曰瀟湘受水之塗自陽
朔而來十道委焉建瓴而下滙于蒸耒復逆激而
上浸巨流悍夾流以居雜沓如魚鱗東南人赴郡
如壑勢所必趨重以霖潦風雨又輕剽之徒趨捷
而一葉每每覆溺或以死以其綰津要議梁之便
而勢又不能以石議浮之便顧工奢費巨謀衆屢
輟輟而能舉則故守胡公首尸之纜一紀而弛與
輟者同自是緘口無議者而形象則爲郡如一掌
中劃爲二澎湃漉漫非所以維血脉束筋骨劉公
來守衡甫替餘公骨清氣壯畧遠思沉神至而惠
生色授而事辦慨然臨流不憚征繕爲四民嚮矢
維歲在卯月在巳日次大梁梁湘輒告成事厥明
守相帥官師庶士登壇而祝已禮三老先驅次諸
相次縣大夫次諸博士結軌而行于時從者無慮
數萬扶杖內履如在康衢乃喁喁合口爲相君壽
相君懷然意下止輦而讓謝弗有三老側耳語謂
大夫不愛手足以有今日祗今若涉河如跨析津
屹然儻都縣圃勞之而不圖而黯黯明德虛相君
之伐其以我非人哉余小子則操不律颺言曰常
聞巧者避事孱者避勞郎強有力者亦避怨三者

橫一念郡國幾何其能集一利也先是小子偕劉比部際炎等以梁湘請相君力主之今應如響安如堵相君其得人嘉靖乙卯胡守相勞之不卒虛六十年以待今日相君其得時備力課工以維形氣而使劃然始聯掌股相君其得地衡負疑背霍冬徂初夏大半在滴瀝中今經如寅冬迄卯夏而竣雨師陽侯歛鏹規成務相君其得天夫避無三而得有四相君之異政于是乎可書矣尤有異者梁湘之朝適有元鹿浮江而來望相君之轂而止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輪鹿夫守土之相圻于君公今彝水而梁彝梁而衢平莫尚焉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適鹿者祿也相君即不有神輪之矣是役也為浮舟七十餘上覆以版中維以鐵旁衛以楯修一百二十丈有奇廣可四軌東西壘石為臺拾級而上可百武陽列兩棹楔額其上東曰湘東寶筏西曰湖右慈航西翼以亭亭三楹廣四筵而羨深稱之署曰來鹿周繚以石憑檻而對可枕而漱也東植水神元君二閣閣旁有室布席箕坐時有款乃入耳中主畫則守相劉君督成則郡丞尹公愉別駕陳公允問簡公懋爵

司理牛公維赤令君蔣公鑒偃費金二千多得自節羨相君別有記橋名瀟湘相君名春閩惠安人

丁未進士孟養浩重修西河橋記西河之有橋自張令君始而人知有橋之

利而不真河之害則今二侯之伐云蓋感孔道也南通舜梧北指堯柳東西日月出入之所靡不有車轍馬跡焉而咸介其中西河之水偏於城不數武而近上合眾流之衝而下匯為湖廣袤數十里粘天浴日時闌入為河患春夏之交猛悍善潰洶湧砰磑望而魄悸所從來矣曹侯甫下車輒延見邑父老問民所疾苦僉曰善哉大夫之言邑孰有甚河患者往張侯舉之而中廢是固大夫事豈惟咸幸冠蓋之往來實式靈之候曰唯唯乃捐俸為資伐石於山誅材於麓拮据其間寢食幾廢邑幕何公復畢智佐之未朞月功告成輿者怍於途轅者頌于達襁負者舉手加額慶也而侯適以遷寧國丞去今令君周公觀而嗟異焉蓋駭其成功之易而憂其拮据之難也其所為覆而飾之奠而植之孜孜焉殫心力而圖之者視曹侯有加焉而橋之功遂以不朽嗟難矣哉諸生吏民迫欲得余之

一言以示永永以無墮大夫之烈余惟大役之難而功之不易成也初之者難也匪初之者難振前人中廢之業而有其成功之難也夫張侯始橋西河不中道而蹶後來者聶需喝禁不出片語及橋西河事豈盡物力詘哉自愛其才欲無受勞民傷財名寧袖手民之魚鱉而莫之拯恤耳兩侯甫弭節而力肩艱鉅不煩水衡一錢司農斗粟閱數月而告成事平礪礪之洪浪弱陽侯之洶涌援千百之命于波臣齟齬之餘而置于平原達路聞官無廢政民不知役是皆山川之所効靈精神之所凝注振前人中廢之業而有其成功奈何泯默無述也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夫橋能成而河不能無潰張能得之兩侯而兩侯不能得之異日有如暴風雨潦竭力以攻吾橋而患苦我父老子孫則侯之方策在矣侯若曰毋滋波臣寔偏處此以與我父老子孫爭此橋也是後之君子事也余二人將有賴焉不俊邑人從父老後則竊聞衮衣章甫之謚而述其大致如此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八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九

藝文二十六

記

明史朝富廣益堂記

永為湘楚末疆介于山礪水涯舟車罕至縉紳先生過而

往者旬無一二焉吏于是土者率就因陋解舍不完賓至無館甚則塞竇固闔以自簡崇誇謀之禮不行忠讜匡救之言無自至前無怪乎其治之卑而俗之日陋也夫永雖褊僻其士大夫敦古而好修其岸之子弟蒸蒸而不詭于道豈無德業之尊可為師者乎豈無直諫多聞可為友者乎又豈無昌言正論可資于治理者乎顧求之者之未至耳丙寅冬余承乏茲郡始至簿牒叢積山徑徑崗之警日至吏民囂然未知所措竊以予之寡陋而適茲多務又當山礪水涯縉紳先生罕至之地其何以取益而免子其蓋古之學者知不足則能自反知困則能自強均之于學一也顧予知不足矣猶

未能自反也知困矣猶未能自強也則亦號于人以求助詔于有位以交傲而已夫恥莫耻于不聞過蔽莫蔽于喜譽長莫長于博謀殆莫殆于惡毀古之君子寧受貞士之非而不從枉士之是故思公之求士也執贄而往見之而獻子之有友不有其家者也寧安愚民之謗而不可以得奸民之譽故華元之董役也不賡役夫之歌而子產之從政不恤與人之誦彼宣其傳謗形之箴議秉心而考慎詢謀而參省無非程政治得失以求益也直諫之衰詭隨之盛則雖有同方之士同術之交莫不難于攻惡發慝而讜然以相正者蓋甚少矣而况于擁一郡之封疆方數百里之廣其慶賞刑威得而施之喜怒好惡將窺而隨焉彼又非有師友之分諫諍之任也肯復摘其所違以博人之不憚哉吾每患焉故聞人之所譽未嘗樂之而惘然必自愧也聞人之所攻未嘗惡之而慊然必自省也燕居而深念終夜而興思慄慄乎其如淪皇皇乎其如不及也而况簿書之繁獄訟之興教化之衰頹戎盜之肆竊乖錯違迕日以相踵有不勝其所省所愧者吾將安所取益哉則有號于人以求助詔

于有位以交傲而已于是謀于同僚春塘鄧君洛橋周君蘭石錢君七泉楊石相與鳩工庀材為堂于郡治之南儀門之左庶石子易履而民言易聞也百爾君子登斯堂也自不憚于攻惡發慝而讜然以相正者吾之師也其為益廣矣有因事寓誨借物興規援古之誼證今之失使吾恍然發思若有所獲者吾之友也其為益次之若夫與諛而道愈毀比周而與益孤其為損也大矣老子之所謂賊也嗟夫謙滿之分天道之所虧益地道之所變流也據其位之尊食其土之奉矣不能受盡言以與宜民之政而顧務簡亢以自崇進佞諛以要過情之譽君子之所恥而造物者之所惡也登斯堂者其尚觀焉以**李純朴大觀書院記**余治容城之廣余之益也哉于西北隅蓋藩司行署也著久廢弛入于居民余稽志召高年詢之得其故址橫八丈有五尺直倍之後積水成池乃取修城之餘土築之修學餘材構之月餘落成堂三楹門三楹後室三楹東西齋各三楹堂之前如之厨舍咸備余登而樂之召諸生講習其中或請其名余曰是地也吾嘗過之蕪

穢不治茅居叢齋貌乎其不足觀也乃今地基安
固堂宇軒明齋室奧邃四壁亭亭游之者豁目快
心焉而且官河若沙百雉若櫛市廛弗雜爽塏足
稱回視曩之窪下大有逕庭矣不但已也又嘗登
高而望之則見夫浩浩者大江西來也環遶周遭
汪洋滂沛波濤萬頃朝宗而去巖巖者華容東山
也層峯壘壁百里走集來青巖秀遙拱天外奚止
此一勺之水尋丈之城乎是殆古容之勝槩也已
名曰大觀不亦宜乎客曰子之言殆為斯地設而
非所以盡大觀之義也夫達人觀一息萬古洞
然八荒物無與伍盡天下之水不足以窮其觀
止於長江盡天下之山不足以竟其目奚止於東
山于是之見其能免于蒙莊氏之譏乎余曰是
然矣然余之創是院也為諸士計也則願以斯
與諸士言之夫置之真室之中雖日衣以文繡
以玉食弗樂也何者以日之無所見也時而窺
牖觀景物則忻然樂之而忘其他矣况發牖開戶
從真真見昭昭乎又况出室坐堂見天地之大日
月之光乎又况登泰山望日觀瞻四極視天都若
蓋江河若帶而萬物靡不在其中乎諸士子居斯

游斯必也脫凡近而游高明繇下學以期上達觀
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近稽濂溪上邈洙泗
潛心聖學竊竊性真廣于江漢崇于山岳養之為
天德發之為王道曠然而無不通昭然而無不明
則其所觀豈不大哉不然蔽於訓詁蒞於章句塞
於功利是終乎卑陋而不足以語君子之觀矣其
視斯地之初何以異哉孟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
天下又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是大觀之說也諸士
能勉之以無道曠然而斯院也不與嶽麓道林同
一偉觀也哉客唯唯而退遂書之以為大觀書院
記

郭正域武昌府新修江岸記

武昌枕江而城江漢諸水由岷嶓建

砥而下沿塗口折為龍床磯湍悍廻環不數十里
與漢水合新洲翼而迎之黃鵠大別對峙受二瀆
之衝江自東南來沙羨當之漢自西來鵠山以下
當之陳公淦而下勢稍東洲愈逼愈怒直瀉西江
其內為趙鼉磯鑄沒水中東南諸湖水出而灌江
江轉于城下城中灑二渠以洩積潦江得漢水而
益寬黃鵠磯巖石斗絕水週環洞激岸土疏惡泥
沙濺沫性不堅剛江衰個于吾邑凡疏折而不欲

漢去蓋洲與漢泊湊之沿江而岸殆難以畚鍤之
力與陽侯爭于汪洋之際也宋政和間州守陳邦
光爲長堤都統別廟東爲湖心堤紹興間役大軍
築萬金堤建壓江亭今堤平在城內居民棲止其
上爲閘閘矣所謂萬金堤者半圯半沒太守張公
下車問民所疾苦父老以江岸對太守請于汾陽
直指使公發贖錢五千金太守巡行其上比幾寒
暑與諸父老約曰岸址不高則易沒岸基不廣則
易頽有岸者新之無岸者興之其可乎因遣官視
之自下壇至閱兵樓故無岸者閱兵樓至接官署岸
半圯中閘口抵觀音閣水嚙城址往來通衢岸大
圯至青龍巷半圯夏口驛而上迤邐而南又南抵
王惠橋故無岸計費五千有奇于是御史史公報
曰太守精覈不羣早爲之圖是巡撫張公直指金
壇史公藩司楊公臬司董公俱報可公謂諸
瀕水而與水習者便于因仍難與更始彼水去則
蜂蟻聚水來則身獸散耳數武之地莫肯棄也數
椽之尾莫肯撤也吾何所施士功垂永久吾今奪
其所暫不便而與以久安因檄示舊堤起南浦盡
郡城北址因石於繁昌因楫于舟師因民所苦陸

沉于坳堂而爭峙于水滸者增卑培薄踰年而江
復漲爲輟役者再三歲始克有成緒凡費金錢五
千有奇居民始相與聚族而歌且舞曰今而後庶
不墊于浩汗爲風波之民也語曰利不再不改法
故黎民所懼天下晏如也以瀕水之民師水之智
以五千金之費奠百萬戶之居以三時之勤貽千
萬世之利豈僅僅歲月胼胝計哉余因悉所以利
害以準湛壁下捷之績如漢河內誦史公者以副
輿論故詳志其事公名以謙
字本厚別號益吾洛陽人

生祠記

御史翼城史公按楚飭百度惠四民除險

盡圯保安望山平湖漢陽武勝四門俱塞土武勝
一門巖舟其下金沙洲幾十萬戶水沒屋門以外
舟行于市城內半爲波濤史公曰滔滔者如吾民
何水至以城爲堤水去緣城築堤害在水功在堤
吾所屬贖緩無所用之今歲築明年壞何利之有
一勞永逸是在良二千石武昌守留心民瘼民溺
已溺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其相與底績以所屬能
吏與居民相之沿江諸門何始何止有岸者何狀

無岸者何所高幾丈闊幾尺用木石幾何金錢幾
何何以無壞宜用何人其物歛諸田畝勿勞小民
毋用匪人無滋糜費徃予以火災踰洲渡橋輿梁
病波其悉以對于是太守張公奏記曰江自下壇
抵望山門有岸者培而廣之無岸者起而築之計
費四千九百有奇取之府庫中子粒銀僅四百八
十有奇夫欲修沙洲先殺水勢宜于白沙洲濬渠
一道新淤高阜濬之使卑使新水西然後議岸夫
用石則無算用木用竹則有稽嘉魚有洲課銀江
夏有學租銀應城安陸有子粒銀興國大冶有儒
宮齋夫銀共約九百金有奇敢以請史公曰以上
金錢俱以供諸堤仍捐予贖緩五千金太守發之
躬督之務為千百世計于是太守張公躬行江上
無晝夜寒暑率諸吏士勿怠勿廢躬諸畚鍤勿疎
勿疲課諸工役勿苦勿亟于是自王惠橋至閱兵
樓長一千一百三十五丈高廣四丈有奇自王惠
橋至紅廟無岸比幾千幾百丈高廣如之凡用片
紅石十萬有奇松椿一萬二千一百有奇松片二
千一百有奇俱銅鐵鉛之鐵凡千百斤有奇又鑄
鐵牛四鎮之夫宇內四瀆吾楚有其二而合流于

武昌掛蕩之勢爭雄于芳洲兩岸相翼而吾郡
受不可殲之怒誰能建非常之功公之上世史起
一鄴令耳一漳水民歌之曰終古馮鹵生稻梁
孫叔敖以勺陂興楚吾里中故事唐河南尹李適
之以禁錢築上陽積翠月陂三大防水不為患至
于天子刊石著功使永王書碑皇太子書額史公
之功在萬世宜郡民之俎豆與社稷並也史公學
遷號武麟山西翼城人張公名以謙字本厚別號
益吾河南洛陽人于是太守張公從百姓之請為
祠宇三間於夏口驛右而使正域記之因系之歌
曰江之永兮湯湯漢之廣兮洋洋枕此江兮城隍
障此江兮堤防公何來兮汾陽被繡衣兮神羊塾
我民兮棟梁長我邦兮稻梁孰左之兮
武昌與朝夕兮皇皇千萬世兮蒸嘗

堂義田記

記曰禮不忘其本仁也人之有祖如樹
之有根祖廟之設萃道之大者然禮庶

李若愚祠

人不得設廟何也大夫則設四廟矣命士設二廟
矣其後庶人亦得設影堂然則祠堂之制殆上下
通用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使鄉黨有世家也
朝廷有世臣也雖僭無廢也設義田何也有祠則

有祭有祭則有費有費則有田祠之與田相表裏者也禮曰維士無田則士以上有田可知也矣今大田楚茨之歌相望于版策孟子固云鄉以下圭田五十畝不寧惟是考唐制立宗子禁衆子姓不得分祖業乃數傳而後衆子姓貪其田不徙也教之易從也約束之不吾叛也雖經兵火亂離鐘簋無恙也故曰田與祠相表裏也嗟夫與我守此宗祠者非我二三兄弟則我子姓也屬疏遠而情隔乾餼愆而釁起教化弗先而禮廢傳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余老矣世不能用也嘗念李氏聚國族于斯十七世矣而余始起爲公卿位大夫而委祭器于草莽非禮也且余爲宗子而使十七葉之子孫不能供億而使糊其口於四方而先人在天之靈其無恫焉怨焉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後之人其謂之何歲甲辰選稽山祖之左得嘗許地若而區窺建祠堂因以朱孺人喪祔余太孺人右焉李氏固嘗有祠堂矣燬於嘉靖丁未至今未復也彌窺建者志地也然粟雖頒田未置也越七年而後乃今得不腆之田若而區與汝族人剖分而食之命若愚經紀其事命從子若冲董出入以佐焉併爲

之盟約曰吾子孫有不遵吾約爲汝等蝨賊者有明刑幽有鬼責勿祚而家汝宗人共聞斯言宗人有爲僭爲惑以奸祖訓以玷我戶者亦如約共拜胙於祠堂前計田若干畝歲入穀若干課銀若干除春秋二祭費若干每歲助時役穀若干脩荒穀若干外餘俱約于春秋二祭之明日班給宗人有常數若干年七十以上者外加穀一石八十以上加二石婦而守節者加一石孤子無依者加一石貧而力學有差其卑幼犯尊長者減常數之半好訟喜鬪者如之稗材之奸游惰士農工商無一焉亦如之明年能改則復之再犯則全革其有姦盜醜行非我族類者則終身不復矣仍告之祠堂禁不得冒宗盟以名其子孫能改則蔡仲也不妨復叔也蓋慎也命若愚書以銀諸祠庶之爲斯言其甚也夫則是祠也百世不遷可也

李維禎南陔館

記

漢川張茂才永卿累世擁重貴門距躍不交外事永卿既用嫺文辭之名又好結客戶外履常滿則辟舍南隙地爲館以奉太學君

落成永卿問名于友人潘景升景升名之曰南陔而屬維禎為之記蓋南陔之亡久矣獨詩序有之孝子相戒以養也夫養非一端而已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會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是不同也舜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仲由啜菽飲水是不同也飢風怨則不可磯小弁不怨則愈疏是不同也食饗不為槩然而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是不同也不登高不臨深舟不遊道不徑在醜不爭然而戰陳無勇非孝也是不同也然而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三諫不聽號泣而隨之是不同也夔夔齋栗不敢噓噫噫咳欠伸跛倚瞻視不敢唾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不同也幹父之蠱有子無咎然而善則稱親過則稱已是不同也永卿奚擇焉昔者有身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身憂悲疇視不敢飲食此何故以已養養身也若夫以身養養身者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委蛇已耳永卿之先人雅意乎長生冲舉之術清淨無為之業而永卿為是館以養之是以已養養親非以親養親也

趣舍將無戾乎且夫父子之親無所解于其心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豈待戒耶戒而後養非其至也楚有直躬者父竊羊而證之上上直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證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聞之不誅也孔子曰異哉一父而載取名焉永卿之以養親名館也謂何永卿憮然曰不肖豈敢以養親取名蓋吾友督誨我也先生之言與家大人之道廣博而精微小子所不能窺然竊聞之禹益之於舜曰儆戒無虞衛武公耄矣作抑戒之詩自古聖哲焉能廢戒請以先生之言記吾館朝夕誦之如臨師保庶幾無失養于家大人無負吾友命名之義是詩教也余曰善哉永卿之言詩也加東廣微氏一第也

松石園記

吾邑自魯

鮮道羽鵲鶯者嘉靖末二三君子繼起接跡其以清正著聲則周明卿陳正甫為最兩公比隣家居多清曠之致正甫予告歸園始成有書院曰親賢有齋曰承言有窩曰熱息有草堂曰怡雲有亭曰綏予曰淨植有庵曰常樂有軒曰既右有坊曰寶樹曰長林豐草有橋曰雲有門曰淨土曰省獲而

槩之以以松石或取適于花草禽魚或取勝於泉石
 湖山或取景於煙雨風月或取事於耕釣樵牧或
 以睦宗族或以訓子孫或以集友朋或以叩禪宗
 與諸為園者同而其深指殊不在是蓋其尊人葬
 其王父母於園西南隅而伯兄敬甫與諸弟旁求
 善地奉太公夫人以藏距王父母墓百餘步所謂
 既右綏予永言者三致意焉維二人沒世不忍忘
 其親天實鑒之而後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地下猶
 地上也維二人秉德累善天實胙之以妥靈於茲
 而後兄弟承藉餘麻以斬艾蓬雀為園處之也氣
 候清淑湖山明秀動植飛潛可為耳目之娛二人
 若或眺聽冥娛也垂綸於澤撰蔬於園登穀於田
 一切日用之娛二人若或率作興事也家之子姓
 纓綏相屬呼嚳相和禮義相先二人若或耳提面
 命也洽比其隣婚姻孔諧親疎遠近恩禮有差等
 二人若或往來酬酢也沙門比丘精進受持六時
 不輟二人若或有法雨香風繞蓮池淨域也雨露
 既濡則心怵惕霜露既降則心悽愴一舉足一出
 言如見二人之容聲伐一樹殺一獸如見二人之
 所愛豈必入宗廟設裳衣薦籩豆駿奔走以其

愫與神明交哉是園也伯也勤垣壩仲也塗暨茨
 伯也勤樸斲仲也塗丹纒敬甫不自有而與其弟
 正甫不自有而從其兄與宗人里人無少長貴賤
 藏修息遊型仁講讓書云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為
 政擴而克之以領天下國家為世各臣不亦宜乎
 正甫有園記畧言邑人陸鴻漸以品茶名去之茗
 嚶以隱而茶非邑所產惟井泉猶存先生官若嚶
 攜種布園中屬善造者造之補鴻漸所未有為八
 百年邑中盛事要之物以人重余推原園所由
 創其大指與衆人殊有裨人倫風教如是爾

思濡太和記

彞陵八日而隱隱見絕頂頂之青靄入看
 百里即隱隱見絕頂頂之青靄入看

無也又一日而走山谷中水瀾瀾皆太和麓也望
 闕臺復仰見之若數瓣青芙蓉絕頂若蕙蕤蓋初
 日照之其光能熊輕雲覆焉又一日至清微館從
 此人治道相與舍騎而步道旁之觀目不及眎趾
 不及舉太子巖以上予與玉檢疲極矣狀如几者
 平臺孟孺伯從鼓餘勇紫霄始得輿日下春矣舍
 於南巖夜半寒雨飛泉落枕上不知其為風聲也
 樓居出樹杪風斯在下耳蚤起從房陵官道上太

和宮九轉而至絕頂其高頽出其大不過數十尺入金觀伏謁元君予拜手曰丕顯大神降於楚採金四出楚最煩苦請以黃金臺化櫟陽之雨作荆州貢何如俄而白雲起封中往來衣袂間如大海水四望皆白氣如萬竈烟蒸之浮浮瀾大地出琉璃色奇矣俄而日光下射冉冉上升如輕綬羃諸峯畧可各狀如波如列戟如旗旌如食前豆下視清微諸宮殿如海旁蜃氣乍遠乍近象生其中上視白雲如百匹布着天其疾如駛其相織如天孫杼益奇久之乃辭去而太和人飲我於層樓之上予一憑欄目精欲捨足心欲酸下三天門即三磴道也太和人復飲我于天門之上酒數行稱佛號者在山滿山在谷滿谷乃歌歌聲遏雲觀者舌吐下文昌宮讀中丞碑未畢取道虎耳巖佛子髮纒纒盲矣與語曠甚車驅之而南巖人飲我於來薰之亭亭臨幽壑而賓太上相與談山中三事此山自尹喜陰長生戴將軍謝羅合外不聞有元武元武北方水宿也有此列宿即有此山川豈神農氏以前天上無元武神即若淨樂王是空劫事此山當是灰餘又孰從而知之宋人好天書以奉元武

而文皇帝起北平襲斗極陰行姚少師之言神道設教超五嶽而登封之世廟復起南甸且在邦域之中矣遂傳會爾爾此山雲多在腰際腰以上皆頂也下故不見頂腰以下皆澗也上故不見澗其觸膚而合若在下崇朝而雨若在上旦而西行若在下夕而東返若在上亦時有之又此山遠望之絕頂劣于諸峯近望之諸峯劣于絕頂蓋諸峯參差前擁絕頂獨後目力所及近者及高足力所到前者自下無足怪再舍于南巖過紫霄而紫霄人飲我于禹跡池之上歐陽孟毅爲予言紫霄亘以絕壁帶以天池德刑牝牡合形家言爲天太子爲帝王辰即太和孤高南巖奇絕清微曲僻玉虛平衍皆離宮之屬也過玉虛玉虛人飲我于望仙之樓祠官以歌兒佐酒予大叫呼一仙浮一大白徑醉矣玉虛一宿而過遇張真人真人七十年前曾一過予家聞之類古而衣垢故廬尚在何日重來也是遊也張孟儒羅玉檢兄弟楊伯從及予而五于山十不得一于亭榭七不得一于宮觀五不得一于畸人百不得一而杖頭錢且盡快快各騎馬去去無日不雨來亦無日不雨獨山中四日不雨

記云太和山區城周迴五百里中央有峯名曰峒嶺類博山香鑪高二十里望之秀絕垂於雲表清朗之日然後見山乃知俗言廣八百里高八十里非也他如石門石室銅杖石床之類今亦不知何處昔以學道者心有隆替百獸逐之今學道何人昔之採藥不返者往往仙去今靈藥何在然其為巨麗觀也方以內各山無兩語若峻則穆天子之語火齊則軒轅氏之所不能治而夏后氏之所不能鼓鞞者也語規制則五時三觀之所為積蘇而祈年集靈之所為十舍避者也語林莽則領于中涓而嚴于禁籞五松三花莫為之秀而大椿豫章莫為之年者也昔僧見洛陽宮殿以為彷彿切利天宮第自然之與人力殊耳予於此亦云 **袁**

宏道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

以予水議者畫為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間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于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庶免衝激而勢湍速

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于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日疏二聖洲之抱道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愀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若簣下之火愚則處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大夫言未竟也邑三面負堤而缺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楊令增其支為前障往年江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墨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誦誦又不可以需則為邑出錢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捐貲各有差聞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于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子輿日以佚道使民則不怨况其不使且為出貲以貸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疊而前削截之以堤則氣留留則能為諸祥且于邑為左左屬龍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後也與盈 **袁中道**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石首城內山園記

繡林之顛枕江其址坦迤半在城故背城而居者皆有山可眺

望長石宅後即為山陟其巔則兩山峯巒列髻而
出江流晶晶其下有石楠一株最古取以名其館
草萊叢生甚朴野然實為覽矚勝處其右數十家
外得王太學養盛園中有亭望南山草木了了其
後最近繡林之顛遊人鬚眉可見而水石相搏之
聲淙淙入耳其中石骨披露處鐵壁繡苔饒古意
其右數十家外為王中秘李清園門徑有方塘貯
水可十畝老桂數十株半山有亭壽藤一大壁作
殷紅色不以碧綠盤石一具可奕有石洞可容數
十人今封閉未敢開由洞外登山松下怪石鱗鱗
望龍蓋最近江流益濶帆影可攬夫城市櫛比之
地得數畝種花竹足矣安望有山即有山亦未必
與水相奏而今耆夫江復浩然繞山而出不杖履
而具登眺飲食起居與山水相偶此亦有異福予
家公安為水所隘不適有居而先世村落又與此
相近中郎方卜居沙頭予謂不若此地之富烟雲
也

遊青溪記

去玉泉五里許為一音寺界一音寺
寺巖也翔舞飛騰已異玉泉中有兩峰特起若象
王廻顧下有聚落背山臨流正玉泉青溪中路訊

一音寺趾云正在巖顛今廢矣可四五里許始入
青溪諸山之界裂霧奔雲姿態橫生昔游桃花源
上酷愛其山勢生動天外浪壁層層以為稀有今
見此山不啻故人生平有山水癖費魂常在吳越
間豈知眉睫前有青蓮世界乎夫論峯勢玉泉最
為尊特若其層疊多態起伏廻環吾不能不愛青
溪諸山少年見妖姬高士見山色雖濃淡不同其
怡志銷魂一也已近寺忽見山溪滂湃噴舞是謂
青溪青溪之跳珠濺雪亦無以異於諸泉獨其水
色最奇蓋世間之色其為正也間也吾知之獨於
碧不甚了然今見此水乃悟世間真有碧色如秋
天如晚嵐比之含煙新柳則較濃比之晚籜初篁
則較淡温如玉滑如絛至寒至腴可拊可餐至其
沉鬱深厚之處觸伏蛟盤宿不可測入寺後折而
右步至龍女廟即青溪發源處昔僧法琳於此作
論龍女來聽因祠之祠前有方廣地最宜聽水相
傳泉發源周江故與江水共消長然石中出泉至
冬猶滂湃乃諸泉所無泉之上有一壁若燭淚
下江馱蝕巉嗽可畏其色朱碧相宣霞雪雜出皆
千萬年雨溜所成為洞二大士洞徑路斗絕惟臥

治履通云
雲洞在道旁若夏屋可居卽琳法師著論處元又有臥雲禪師居之故亦名臥雲洞洞邊石磊磊色碧而中空酷似太湖之佳者與度門覓一卓菴處後倚危石前臨九子晚飲龍女廟前按水經注青溪水出縣西青山之東有濫泉卽青溪源也以源之云洞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出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日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俊栖託雲客宅心多結道士精廬卽此地也則青溪之勝其來久矣秣陵亦有青溪發源鍾山水光山色遠不及此而此處名不甚顯題咏亦少豈非以其僻哉候景叛時陸法和正住青溪與南郡朱元英論兵事蓋青溪固居士往來處亦宜祠

玉泉拾遺
記 居玉泉月餘蘭若粗修復規寺中所宜有者殿後有大士閣已廢復之可以望遠蓋寺以名勝甲天下而無一登眺看山之所於事理甚不可殿前有泉從山後來滙於池宜甃之種蓮而於護世殿左更爲一室一池郵此水入焉使日夜淙淙汨汨稍盈則出而注於玉泉是一快也門外有田二

十餘畝可深其半引泉出入其中作放生池由乳窟往關侯廟前右泉而左爲山足泉路漸崩去山足已近若令人運襍石磊珂其間使僅可通人跡而車馬艱於來往其勢不得不取趙太守所改故道庶山中清寂無囂是亦一快也廟東去數百步渠內多石骨爲水所蝕依稀皆如蘘窠大字其上有一田一區前作一茶庵以飲往來人而後臨水作一小室使開窓卽聽水聲看水色是又一快也夫此皆予心規之耳格於力者其果終有落成時耶

周

思久重修三老堂記

成化間吾祖觀察使孔明公與方伯李公彥碩督學僉憲

董公宗南東髮結好以風節相砥礪及登仕版歷藩臬遂飄然冥舉先後請老于家投閒養恬意在人外澹如也維時蜀朱侯則川宰吾麻至則敦禮三公謀多就之以故朱侯治行稱最焉御史大夫吳公行部至問侯所以治狀侯對曰下走走吏何能唯是二三大夫之訓吳公擊節嘆曰有以也士大夫抽簪而猶不忘世豈不賢乎哉顧三公春秋高倘亦有懿侯舍蓋公之意乎侯敬諾卜邑西隙地

一區築舍舍三公顏之曰耆英堂自是侯有大政則延三公登堂而問焉以為常後三公云云三堂就圯遺址鞠為茂草迨今百餘年未有修復之者文侯舜皆始掃而新之易今名曰三老堂而因屬記于予予維憲老乞言古之道也乃輓近之為吏者大都東檢押礪廉隅勾稽于簿領筦庫之間不者或窺承當轄風吉為名高朋求師質顧迂視之豈知親賢則益好問則弘單智寡聞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朱侯行古之道文侯聞其風而悅之益求光昭前烈堂成出教令凡學士大夫以公事至者皆得停車繫馬于此以時諮諏焉是侯蓋以三老望人人矣則登是堂者有不慨然想其為人思以作求之歟然進言在人擇言在心心苟虛矣即街談莠語亦有可裨治理者不則雖使端木說辭亦安所用哉昔子賤宰單父求五人事之而稟度焉以故不下堂鳴琴而治夫子賤在孔門負墻之列其學摩之深矣乃為宰猶必求助于五人則學之交相資也侯振纓稽古敦素秉貞其嚴不苛其寬不縱有和平之軌焉而侯方汲然求之人不以自足是侯之志念深矣顧予迂悞無能繩祖武追配前

修奉侯擘畫萬一乃吾黨學士大夫素自所期信者豈在單父諸人後耶誠反而思之求所以助侯者何在則庶幾哉交資之義乎 **鄭重威李公建城**

記 監利荆之屬邑也舊有上坊里宋淳祐之初荆湖制置使孟珙徙治魯洑口即古中夏口也故

無城正德乙亥邑丞杜漸以巡撫都御史秦公之命始築土為城歲久就圯且曠不可守識者憂之隆慶壬申前邑令李君克敬執巨寇數十人磔之于庭詭言醜類欲圖報復居民咸恐謂不可無保障乃以狀聞撫治都御史凌公巡撫都御史趙公巡按監察御史舒公合疏以請制曰可移檄大叅楊公兵憲徐公督荆二守秦君寵量工度費議甫定邑令李君純朴以忠鯁左遷至僉曰事其濟乎城重舉也非誠與才合者其誰能為之抑數或亦有所待與君亦毅然自任曰是誠在我乃面形勝揣卑高酌遠近程公力增窳竊規畫未幾以入覲北征明年三月事竣旋任乃理前緒智單慮殫舉無遺算奮然為之不惑于浮議諷日典事鳩工庀材驅市廛間民使負畚耨而不妨農工贖干紀者

以陶甃用示懲戒勸諭富室使分作於野而給之
直法嚴令一朝省而夕課焉郎暑雨弗避勞者勞
之有不共命者罰無貸人益感奮衆力競勸咸樂
趨事惟恐後不數月訖工周遭以丈計者千八十
有奇高九尺廣丈有奇爲門五日朝宗曰望京曰
朝陽曰阜民曰保和門之上有屋蔽之爲間皆三
雉槃嶄翠樓櫓整嚴宵柝無警諸懷不逞者不敢
過而窺焉于是邑父老相率造予曰吾邑城成矣
今而後吾民庶其帖席矣乎先是聖此舉者不知
幾世幾年幾人矣空言無補徒爲闕典明侯蒞任
以來未數月也談笑而就之屹然一方雄鎮借使
有警民可恃以無恐矣功不可忘請紀之以風來
者予曰李君才優誠立政教兼舉剽繁理劇風采
凜然法若嚴而實寬財不費而事集佚道使民而
人不以爲厲也材石具而人莫知所從出衆役並
興而田野之耕夫晏如也是以力少而功倍民忘
其勞而樂其成豈非百世不朽之偉績乎昔吾夫
子作春秋城邢城楚丘皆特筆書之召伯城謝而
黍苗之咏興仲山甫城齊而蒸民之詩作良以有
國之大防生民之安危係焉非徒爲觀視已也然

則茲城之設豈曰小補之哉紀之貞石固宜是役
也三守朱君諭節推劉君坤皆常先後署篆與聞
其事而邑丞侯之屏王簿謝選典史姚岩顯均有
勞焉例得並書其他督工效義者列其名于碑陰
是爲

修築黃師堤記

前巡撫陸中丞石涇築黃師
堤民到於今賴之表於道曰

陸公堤今碣在黃賓門外扁其祠曰思公識不忘
也乃上御曆之三十一有五年江水橫溢堤復决廬
舍田疇蕩而爲溟渤死者不可數計非常之膏前
此所未有人情洶洶守臣恐維時陳公津南以宗
伯即出典南郡省方觀風心甚惻焉喟然曰監利
之民其病乎國依於民民依於堤無堤則無民矣
國將奚賴乃條陳災異請於監司於叅藩於柱史
於大中丞區畫周密言詞愷切僉報如議於是定
章程嚴期日會計錢穀贏餘之數量工力多少親
爲調度以別駕李君壁山爲才且賢其歷任也久
又甚得吏民心屬董其事進監利王侯兩川面授
方畧日民情狙於自安每難於慮始而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乃者辰角朝見土工其始失今不治堤
爲墟矣水將復及其爲害滋多兩川奉以周旋晨

戒父勞糾眾治之且諷日舉事申論太守阜民至
 意於是郡僚承式萬夫展力荷畚執鍤者如魚鱗
 然始丙辰十有二月越明年春王正月堤成比舊
 制增高一尺廣稱之士民不忍忘請於縣令就舊
 祠為主與陸公並祠刻石紀績徵記於予乃言曰
 先生體國經野以防止水秋官雍氏掌溝瀆澮池
 之禁皆周官之法也我國家純用周制縣設水利
 丞一員凡以為民而巳是故環監利皆水也堤為
 急務吏茲土者將水災是禦而顧玩乘之民其謂
 我何津南以宏邃之學負博雅之望數惠愛之政
 首以治水為已任其再造之恩與陸公並昔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開通溝瀆杜詩繼之修治陂池人
 為之語曰召父杜母夫召杜通水道為民興利除
 害與今日事大率相通將更其說曰前有陸父後
 有陳母不亦可乎遂為之記系以頌曰江出岷山
 蓋觴不竭控引巴渝括會大別維歲執徐罔象播
 孽澎湃衝突蛇龍改穴堤障崩潰壤民廬宅其溺
 死者無慮千百太守曰咨民匪秦越何辜斯人而
 罹艱厄百川不播民何以穡相時度功備為區畫
 駿功告成士民胥悅自今日始歲其常獲豈專民

裕亦以足國不有我侯吾其魚鱉遺愛
 在人表之石陽物阜民安惟我侯之德 **周伯殷龍**

門洞記
龍門洞在長陽縣治南一里清江之陰洞

書分則見日繇江界褰裳躡衣而進數百步始至
 洞所懸溜自崖端飛墜勢如垂練聲如震雷凡五
 坎而至平地每坎高十數仞而下瀕為潭其第五
 坎為潭幽深莫測兩渚多嵌巖俗傳為輪螭窟宅
 怪石層疊乳水亂滴凝為鍾乳其下皆白石瑩潔
 爽氣襲人如凌陰有異草附崖而生鮮翠盤曲如
 畫芝象有魚無鱗四足善登木食葉兩崖之巔皆
 絕巘喬木蔽天人跡莫至其上多鳥魑文豹雄猴
 刺豪狝羊人熊巨蛇毒蟒有鳥焉四足如狐兩翼
 如蝙蝠毳毛黃紫緣崖而上乃翥而下曰飛生又
 有怪鵞理首肉角斷箬使方而啣之喙名曰負板
 遇之則凶宣德六年夏五月大旱縣尹趙君銓教
 諭簡君載訓導周君嶽偕余入洞祈雨道流王愈
 沈符于潭有雲氣從巖竇出拂巖歧而上至于崖
 端大雨斯注仰視日光炫然自若余輩即冒雨出
 洞暨登舟雲氣滿山谷天地為之晦冥大雨連日

乃止田疇既足稿苗勃興歲以大熟於乎荒巖絕
壑邃谷元湫有禱輒應乃能布其樹蘇旱災惠及
民物蓋神龍所潛然也天下之名山大川在祀典
者何限而求其靈應如斯者曾幾何哉予故記之
以告後之宦
遊于此者

沈慶重建冠萊公祠堂記

廟祀之設其來尚矣

見諸禮經則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况有功德于民者乎巴東邑有舊令宋丞相冠萊公祠堂是乾道間縣尉王寧孫所建歲時致祭水旱疾疫有禱輒應久而毀于兵翠與公所治秋風白雲亭故址俱存距今邑治凡七八里許阻山隔江非舟莫達民以祭禱為艱屢欲改建而工未就景泰甲戌春予適按部至邑時鄰境猛虎為害獨巴東無虞父老因相感歎進而請曰我公遺愛在人迄今三百餘歲猶能捍衛是邦先時公遊壽寧禪寺僧嘗預設供具以迎公怪而問故僧曰寺產有白鹿但公至必為之預鳴公試而驗之遂神其地遷邑治于茲並構白鹿亭以為遊憩之所歲久亭燬欲因遺址建公祠以便居人祀事敢以是請余書而應曰公何惠愛之深及民之遠若是乎

若等亦可謂知報本之所自矣建之夫豈不宜衆
聞而喜踴躍趨事不越月而祠訖工縣尹張淙泊
僚屬復請為記以志諸石夫以川嶽之氣全而孕
公故生為名臣歿為神靈于以福國利民此理之
常無足怪者間嘗閱公本傳自幼岐嶷年十六以
父陷番上書行在辭邑激昂太宗杖之命有司記
姓名後一年第進士擢任巴東縣實太平興國中
也此方抵任舟經叱灘險幾覆溺忽神自水中挽
舟而行公詰之荅曰我黃魔神也公異日當大拜
故來擁護但裸體不敢出見公以錦袱投之神即
以錦蓋體出拜而去既而蒞位每期會賦役不出
符篆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基年之
開政化大行邑中無事嘗手植雙栢于庭人比年
棠因號為萊公栢公廉介剛方不矜細故每臨事
必以大義決之詩嘗取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閑
之句以寓興識者知其有濟川之才至真宗朝果
拜為相政府清肅邊患鎮安澶淵一盟敵人歎服
中興賢相公為首稱後懼丁謂之謗竄謫海南道
經公安公以竹挿地仰天誓曰準若不負朝廷此
竹當復生未幾謂亦尋有崖州之貶公以蒸羊迎

諸境上戒家人必廢有他謂亦慚悔見諸言詞非有滄海之量疇克臻此是公雖受謗終不自明卒于南荒可哀也已其後李遵勗疏公平昔章奏仁宗上覽始見曲直復公爵位贈中書令謚萊國忠愍公詔葬洛陽過公安而向誓之枯竹復生民亦泣弔爲之立祠此非德動上天能如是乎祠倚學宮比舊有加不可無記以志歲月復爲迎神詞一闕以遺邦人俾歌以祀公其祠曰公神遊今來帝所颯英靈兮蘇下土雷鼓鳴兮雲旗揚公陟降今在庭戶醑牢潔兮黍稷香庶歆享兮昭靈光讒語滅兮悟君王謚贈加兮名愈彰詔歸葬兮自南荒誓竹生兮榮道傍興悲思兮感涕滂愛庭栢兮如井棠建祠祀兮依崇

李沂壺亭記 忠孝堂西有隙崗福吾民兮壽無疆

壺亭客造而問曰亭名壺何也清似玉壺水乎引壺觴以自酌乎慕方壺員嶠爲方外遊乎竝同子曰唯唯否否曾讀列仙傳乎汝南有翁縣壺藥肆市罷跳入壺中世人莫之見惟費長房見之於樓上異焉翁與俱入壺中玉堂佳麗甘旨盈衍飲畢而出授以道術世不知翁爲誰弟稱壺公云余居市中茲亭高不越仍廣不踰丈若縣壺然余日坐壺中雖無所謂佳麗其旨香一供茶一甌酒數杯讀書數十過默想天地開闢以來日月幾升沉千古今幾變換聖賢幾顯晦頽然忘形骸渾爾汝齊得喪不知八荒之爲大茲亭之爲小也處喧而境寂地僻而心遠宴然類壺公故以名吾亭客媿然笑曰微長房誰知壺公

余希聖 微余問誰知壺亭微子誰爲壺中人迺記

重修三元橋樓記 樓之名楚者四而三元不與焉

舞壯洞庭已耳仲宣樓紀作賦明清燕已耳傑構名都故足與齊雲落星並傳若夫三元之建僻在下邑制雜閭闔然而標昔賢之象俾後人則而象之其義有進焉矣蓋是橋於唐爲永安宋以後一易朱紫再易今名乃以文簡稱而樓其上則有別駕王公始歲深頽廢民無所感興何公令咸之明年政無弗舉人和歲稔乃創斯樓而新之浹日落成率師生觴其上萬姓環橋以觀酒一再行予爲登邑人而颺言曰父老知賢侯新斯橋之意乎蓋望人以司徒公之爲也維司徒式之隱德格天發

群厥後乃生文簡以異才掄三魁夫文簡不易爲也若司徒公之行則固人人可勉者爾不觀之於鈞乎剖粒爲餌獨爾爲縉則所得者陽鱗耳若夫合繩爲綸餌之疑肩則所引者盈車之魚彼夫于閭王槐皆能戈所獲於天而司徒公則得全全昌者爾父老勉乎哉能自存心至於積行隨力所可及慕仁強義無求人知則子孫必有興焉者矣報寧或爽歟今試與升樓以望彼迤然而深秀者非潛山乎是文簡之所藏息也近眺書臺風霏月映當年伊唔聲猶忽忽在耳巖然崒嶺者相山也此執政之日峻節端亮壁立千仞殆如是邪俯視惠安直蟻子封耳詩曰高山仰止父老於此能無所慨慕於中也邪慕於中將則而象之勉其所可爲以俟乎不可爲天表之應猶昔也予用是知賢侯之新斯樓不第昔之望雲物資遊覽者耳固爲咸育德興賢之大觀也夫侯聞言燕喜以小子善發其志使引一 **湛若水保釐堂題名記** 惟鄭跨于四大白而記之 **湛若水保釐堂題名記** 省其東則自永濟石巖以達於河南南嵩盧浙川其南則自泂遠河均州以達於荆襄武昌其西則由房竹以達

陝西平利之境其北則由武陽盛水馬昌上津以達山陽白河之境稽古憲皇廷臣集議若曰惟鄂實四道之衝厥隸湖省其程月餘政令難及荆襄安沔南陽漢中諸府流民嘯聚深峒窮谷古稱悍剽健澗喜則人怒則獸厥患惟劇徂茲劉石王李作難殺掠我人民虔劉我官軍如兔之有穴此捕之則彼出雖有智勇莫克濟乃遂立撫治都御史居中以制四方承以府衛州縣爲久安圖制曰可於是凡所割隸悉屬撫治凡諸獄訟驛理錢穀斯計兵甲斯飭士卒斯戢亂畧斯遏邊防斯脩城郭斯修流離斯安悉聽撫治毋奪於諸路之巡撫越自原公傑肇治於斯繼者凡三十二公爰及方岡胡公東臯士民戴之胥與造於府廷而告曰惟我胡公甫下車不遑朝夕安我士民勵我廉能作我德業興我水利完我城池足我兵食閱我武藝寬我逋負雖畢公保釐東郊何踰焉然自原以及戴王諸公迄今未有題名則何以揚前列懋勵於無疆乎太守陳君雲松以告其泉子曰保釐之旨冊命不保釐堂之石以垂遠其泉子曰保釐之旨冊命不云乎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周公君陳畢公相繼

治維其時周公悲殷克慎厥始其原公之時乎君
陳有容克和厥中其戴王諸公之時乎畢公保釐
剛柔合德克成厥終其胡公之時乎時之用大矣
哉繼諸公者與時上下雖百世可行也書曰三后
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此固聖天子
今日南顧之望也後之君子其將列于石者得無
同此心乎 **鄖陽府題名記**
鄖陽古麋子之國昔為韓屬
尋復以為鄖縣地居萬山之叢路當三省之衝諸
路通聚稍作梗乃勞王師迺剿乃捕平以復作及
都憲原公傑建厥議迺命開設鄖陽府治肇自成
化丁酉迄于辛丑乃五載落成內領鄖縣外轄上
津竹山竹谿鄖西房縣保康六縣之治外內聯絡
以控諸路于是向之梗化百萬之徒悉化為良民
嘉靖乙未盱眙陳君雲松來守之三年厥有成績
乃嘆曰郡無題名名氏無所考文獻罔所徵何以
為勸懲豈非郡之缺典歟乃寓書于南都曰鄖陽
自開郡設官五十有八載自知府吳遠以下十有
六人同知石海以下十有二人通判陳信以下十
五人推官劉芳以下八人未有題名罔所考徵以

為勸懲惟先生是圖將文諸石以垂示於後焉其
泉子曰夫所謂五十有一人者可改而知也曰某
也賢某也不賢可考而知也某也廉子盍益法其
廉某也能子盍益法其能某也為公正以表俗于
盍益法其公正某也愷悌為民父母子盍益法其
愷悌某也為貪懦子則惟貪懦之懲某也為私為
表為酷為刻子則是懲是戒又將以是懲是法乎
後之人也陳子聳然曰吾若為不賢後之人又將
懲我矣吾易乎不自懲吾若為賢後之人又將法
我矣吾易乎不自勵其泉子復之日吾子昔嘗講
于新泉領全好也舊矣其益修諸其身因貽乎後
之人仁人之惠遠矣請歸以鑱諸石以告夫後之
人

子 **茅瑞徵孝介先生祠記**

孝介先生祠為邑人樊公立也先生兩為令民

見德既去民思既歿民如喪考妣所在創祠申畏
壘之祝矣復祀于其鄉何居鄉人矜式於是乎在
為是憑而吊之以不死先生也祀先生不以爵不
以姓氏以先生位不配德而又格于易名之例鄉
人賢而私淑之則謂先生棄官從父竟死于孝居
官不私一錢曠如水雪此無媿孝介矣罔之為靖

節也孟之為貞曜也皆其友其門人所從而私謚之者也先生孝介名與實孚可無問而知其為樊公也按祀法非請於朝載在秩典不得立廟特祀今先生之賢表表梓里即已合祀鄉賢謂未盡也而先生又無子一女伶仃蒸嘗幾廢如之何而昆弟能愀然也則雖朝典有待而聚族以專祠亦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者之例也先生慕海忠介之為人其令商城抗中貴人開採事余過其地父老猶艷述之崑為吳望邑獨嚴事先生以為神君惜天不假年未竟其用然先生之伸于萬世者要為無忝忠介也已先生既歿之數月余叨命茲土其明年學使者元宰董公手書孝介先生祠為贈議子弟一人衣冠奉祀未果又三年戊申春王正月而先生祠成其弟玉衡輩數以記請始余習聞先生令吳擬赴官從受益焉而先生死矣每過其間低回久之先生大節炳然既可師百世而其弟又能拮据以不死先生是皆可書也遂為之記先生諱玉衡字元之其宦政及它行詳志銘及傳余所記者

周清重修譙樓記

按房縣居萬山底歷五代無兵火之患自元以來四方流民爭聚迄國初房境草寇竊發襄陽衛遣官軍勦捕間遂畱守禦洪武十一年創置千戶所越明年千戶李信以軍民日衆作息無所警悟當城之中乃建譙樓歲久傾圯正德戊寅春千戶計麟復新之徵予記樓廣三間高三丈深如之四顧溪山環遠欄檻軒豁樓之新與軍政俱新也斯可紀矣蓋譙者望也謂登高以望故美麗之樓謂之麗譙世傳麗譙之樓魏武所造畫角三弄曹子建所撰也今角聲之鳴鳴者所以警人於昏曉之間使之感悟而有所懲創也又嘗觀李衛公軍城及野營日出沒時鼓千擗凡三百三十為一通鼓音止角聲動角十一聲為一疊三鼓而昏明畢角音之數與子建實符今房城重建斯樓以施軍政以集軍事以出軍伍皆有關於大政豈細故也哉若時際清平干戈不擾民物康阜登樓攬勝咏歌乎聖化慶幸遭逢於太平之世不亦美乎

韓應嵩夫子像塚記

塚在舊學廟基先是夫子

宰臣奏毀易以木主師儒不忍有司為設菴蔽之萬曆元年遷學遂瘞像於舊址杪擺樹下荆襄無

此樹生古鬱城南大數十圍高出城上永樂間知
 縣王時申列鄧陽八景其一曰紗羅夜月為詩咏
 之後其樹枯朽為暴風所折有赤水流出其後復
 生于夫子廟前未及百年其大與前樹同而楚幹
 奇古如蒼崖翠壁皴皮參差如龍鱗蛇腹亭榭秀
 拔如端人正士不可狎玩覆庇周匝如夏屋幘幪
 秋月當空殘陽倒影如鋪金鏤玉不可勝原南北
 遊人停驂驂馬相携攬不忍輒去始列夫子廟前
 命為夫子廟塚

樹亦奇矣哉

王宗茂碎扉記

碎扉奚記焉記待旌節婦熊氏之事

也熊子同年太僕鳳儀女適弟宗著早卒熊年二
 十許遂矢志無他遺一子至九歲亦殤乃仰天哭
 日吾忍死至今者以幼兒也今復棄之何以生為
 以首觸地絕者數回衆多方釋之僅存視息由是
 餌藥石事女紅捐華飾愈益歛束雖隔藩籬終年
 不聞其聲余甚奇之蓋知其非涉智故房其天性
 然也先大夫寢疾屬予曰視能熊婦立志堅汝輩當
 豐其衣食俾無顧慮以畢其志方吾門之光也熊
 氏伏於榻前曰此未亡人之常耳矧有大人之命
 否者不敢見大人與大人之子於地下及先大夫

殯熊氏比他婦更痛又痛其夫且自痛耳予甚憐

之其所以培養而安全之者無所不周自弟卒以
 迄今垂一紀人未敢有窺其心者居亡何有人焉
 被酒辭涉改柯熊聞之疑其人與兄善必為兄自
 夜呼數婢持杖擊其門曰汝為兄猶未見量况予
 人乎若不相聞不與此門俱存頃刻臆櫜碎落殆
 盡其兄雖百端自明弗解也予聞之且愠且慰愠
 者以孀婦而暮夜擊人之門不知者其謂吾家何
 慰者吾弟早逝未竟其施而婦一時發憤誓無二
 心卽其操持與剖日斷肘者何殊凡閭巷聞者莫
 不哀而賢之予因扁其所居戶曰權獎熊氏貞節
 之門次其委曰碎扉記權獎者有待之辭也碎扉
 者直書其事也昔者禽息觸闌朱雲折檻史臣直
 書之以為天下後世鑑予於熊未可輒附於古之
 賢哲然忠臣節婦其心同也心同故無嫌於迹之
 異而况其迹之同乎語曰人不問於父母昆弟之
 言謂其言之匪昵也予雖無所比數常從于大夫
 之未列風紀之司亦勉策駑駘不敢自後於庸衆
 則其說或有以為可據
 者俟夫好德者採焉

劉必達三烈祠記

聖人南
 向治天

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者死生之交轉盼之頃有確乎其不可拔者也此在綦筭尤難之予髮未燥時昔聞吾鄉有三烈云當時聞於朝立之坊顏其廬就蜀里祀未已也又表其墓祠于吾邑至今祀春秋不衰楊侯聞其事而嘉之庀材鳩工拓故宇新之又廣其祭田增其公費請於學使者衣冠其子孫以供駿奔之役祠事大備於是語予曰斯三烈也余僉憲碑之郭司馬青螺辭之李宗伯本寧記之今者起故維新大史其詞焉予瞿然曰我侯風教之旨得推而衍之可乎易風自火出曰家人利女貞家道正而天下定矣古者公宮之教後世無聞胡以任氏一家婦從夫子從毋弟從兄矢死靡它各率其真處變而不失常若此哉蓋其先光祿廷尉皆言物行恒刑于率先故當粹然時敬其身不顧其死若此也觀者以爲難而三烈甘之固有同赴江則快不赴不同則不快者顧其心所安也當時聞者疏其事則快表其墓則快旌其門顏其閭則快數世而後直令涕者哀笑者戚行者住坐者起則豈非人心慕義無窮而事之有關教者哉斯舉也其從人心所不容已提挈而軌物之

哉蜀楚之間庶幾有漢廣之風乎昔子張問政于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已禮樂從人道出也實與我侯風教之旨互相發焉祠
袁國臣清田記
高皇帝郡縣天下授民常業田與稅埒焉率土皆然吾潛地方百里稅僅以萬計茲云不清而復清者謂之何蓋潛之爲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漲則田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猾里豪右往往乘此蠶食之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錯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卜民欲紓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十石者地鮮立錐築也久矣前令歲更代易比至邑故不悉又無籍可稽咸承訛襲舛濫觴獄訟而國計之逋民用之謂日甚焉且潛爲興即湯沐故無城當路移文城之爲保障而疲瘵之餘公私罄懸相視莫敢發猶然據賦稅額數而坐派焉意謂親於吾身可幸免夫淄及矣其如民何頃明山朱侯至府視事諸司築城之檄星馳告急侯召見父老問財力所出狀父老具告前議且刺刺稱不便侯曰公家一切緩急

何者不倚辦田稅乃潛之民田者不稅稅者不田
 若此竊慮溝中瘠罔所蘇息復執此為勿亟之役
 是窶人枵腹責以肩重鮮不仆矣顧成案已具勿
 庸議城且議田稅於是決筴當路請清之既得請
 乃屬部下民令曰爾惟彼疆之正毋爾越越者有
 罰又令曰爾惟自報之悉毋爾隱隱者有罰又令
 曰爾惟互察之詳毋爾縱縱者有罰侯乃斤斤焉
 持三尺法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雖時炎暑暴行
 赤日中未始有厭亡何恣睢者流鑠金之口迤途
 騰沸蓋撓之也侯曰吾自信無他已耳安能快彼
 羣囂以魚肉我民哉晝夜矻矻手持田稅大較而
 哀益其間他如陂池林莽稍從寬等漁課籽粒不
 失舊額以萬曆丁丑十月而計籍告成侯于是按
 其籍行之匪直財力適均城成不日而獄訟斬然
 熄兩稅應輸者至擁公庭不得遣境內喁喁頌說
 平治若重覩高皇時也嗟乎如侯者難哉難哉今
 之人抵掌而計天下無難為者及當事變紛綸首
 尾牽制靡不逡巡卻步為自全計乃侯百年積弊
 與民更始羣射四至一不為動如砥柱然要之守
 以見定才與誠合爾不然幾何而不為所中格哉

夫率舊無過循故遠非一恒人能辦矣侯豈好為
 多事以趨赫赫者邪弊則掃而更之耳所願後之
 君子朝夕修之以保有 **區懷瑞** **青谿秀壁山記**

臨沮西有青谿秀壁其地入遠安境去玉陽三十
 里每於城北延眺高峰插天翡翠翠一片若挹若注
 若竦若踞不可方物幽異瑰瑋見述異記與盛弘
 之荊州記足令神往其於玉泉隴卓相接徑遂相
 屬探奇士每窮究焉出玉陽溯沮西北為乾谿白
 石齒齒皆枯礧也沿谿西行越小嶺出玉陽境則
 欽厓壘嶂空綠點點常撲馬首忽如千層碧浪汨
 盪少海始信玉陽西北山谿別作世界路轉紆仄
 山轉幽峭行三里有石橋則青谿注沮東出也聲
 噴薄如雷聽泉數里涼沁神骨又數里入青鷄古
 寺樅栝數十圍皆百年物佛廬東為古方丈西有
 泉竇甚夥皆石壁下迸如湧雪淖沸之勢何但萬
 斛水之色聲氣味與人相宜不知從何置品而袁
 小修游記以為水色正碧舉凡水皆不得其形似
 纔見一端其味淡而不甘平而不冽盤蜺蛭不腥
 泳潛鱗不混其氣四時皆秋或激石縫或迸沙礫

跳波散沫恒高數尺滄碧千餘畝澎湃千狀袁志皆未逮也又西龍女祠祠左方上為卧雲洞即雲光法師寫經處又上有大士洞桃花洞循青谿西數麓更越高嶺從嶺下得幽洞蹴踏屐屐石稜每冒衣袂人行礪底洞兩厓烟扉露磴在藤引蔓古木垂穆丹翠斑駁乍開乍合真應接不暇左右多結道士精廬今惟雲鳥逢迎即野衲不可得曲折數里始達鬼谷洞屏戶丈許兩壁及洞底恒作波浪紋洞口祀鬼谷子轉入百餘武苔衣灣滑几十餘折約里許穹窿處時窺天一隙蝙蝠大如鼈驚炬往來如織又折而入有石田石潭有方廣石如碁秤遊者或得黑白碁子是行也得青谿龍湫足消煩暑鄂地鮮巖壑得石竇如甕牖纔容儿案便詭奇絕或加椎鑿而鬼谷窈窕隱深鬼斧不施天巧自然狙接蚺綠杏真無際百里內嵌空抗雲此為寡儔弘之所記不我欺也

龍膺倒水

巖記

倒水巖在甕子灘上龍家溪自北出截其流而巖有十二峯列馬石溪左第一巖為龜山首臨水而仰峯皆青純偃臥如伏視諸峯獨橫巨捍流而前巖谿之半西距五十尺小却為赤霞嶂

嶂壁立如削上多五色花下赤赫如霞綺籠蓋林嶺如丹下有鈞磯石又小却為鐵壁巖壁與霞嶂等顧其色黧如鐵薜蘿闌蒞濕翠欲流又小却為仙蛻巖巖勢更高廣逶迤上鑿石室者十內一室藏黃腸者五舊傳為沉香棺舟人有以竿攫其上者雷輒震怒甚霧異云巖麓一峯空洞垂雙孔如象鼻名象鼻巖又小却為龍池峯峯左懸一道如鐵如劍草木不生為龍挂鱗甲處俗名龍磨石峯頂有池注泉四時不涸上聯峙一峯圓頂而秀亭亭葱蔚直干雲霄下環臥一石如掉尾伸足翔翼宛聯翩鳳翥狀合名曰鳳翥峯峯脊橫峙一巖中出蜿蜒下垂如乳又如蓮房凹處形如却却月乘以三臺恍畫稜相次予開一徑巍崩遙蒨築讀書臺其上山曰臥龍臺曰萬壑兩腋下各一洞左飛瀑溪激不斷名曰龍湫是為隱公洞右洞如壺名玉壺洞洞之上一峯與鳳翥龍池對峙而蹲伏其前狀若稽首然名虎拜石石上三峯其一支幹宛若具體實以中亘為心腹左右竦為肩臂云虎拜下西折有不如梁又如馬俗名馬石下環谿水即以此名繇馬石西折而北行篠蕩中歷菴而東長巖

橫亘千尺有石室者三中為伏波洞左為欽山洞
 又東折兩峰來東清泉濺濺下流石徑一綫歷層
 磴坎壘而上為紫竹灣有石壁如鐵四時垂異花
 種種爭妍莫可辨識陟其高阜處壁愈盤紆結曲
 如圍雲構自然豈假匠石俗名甕城余更名小金
 剛輪圍山而閣其上日蓋香幢閣歷閣而上為方
 臺繇臺陟而上沿石壁行得東西巖相望各闢方
 丈恍絕塵世繇輪山出東折而北為紫霞繇巖歷
 嶺而上為雪峰巖巖花如雪垂紅蘭赤荔如畫下
 有洞洞右一石如筍名玉筍石左一峰岑崒干霄
 勢甚奇秀下有花池池下為芙蓉澗繇澗西折而
 上為象巖與師子峰對峙歷象巖而上為巖頭山
 下有洞圓明弘潘四山委合如列屏日聖珠洞宅
 象山之中靈勝為最登高四眺則傑然如華蓋而
 特者為天柱巖然如峩冠而挺者為丈人巖然如
 負宸而拱者為玉屏巖然如戴角而斑者為元鹿
 皆踞其北溪以南肅然如列鼎而揖者為玉案灼
 然如鐘鏞而插者為金華岬然如畫奎壁而聳者
 為卓筆其他前後如車如馬如璋如珪如劍如戟
 如幢如旌如金躡銀榜者不可勝紀總命曰百子

峰以諸峯環侍天柱丈人巖若兒孫遙拱羅拜其
 下繇伏波洞南下為莎羅菴菴門向西入北折為齋
 馱殿歷階而上為大士閣閣背為僧寮為靜室又
 東折攀巖而上倚石洞為閣世元帝實自睢陽公
 創之洞著睢陽遺像焉門額源陽仙隱諸書先計
 部元扈公手澤也茲山神奇霧秀不知闢之何代
 何人第傳漢時馬文淵南征曾避暑於此故石室
 祠貌焉而仙蛻長留豐霰阿護此尤其異者溯馬
 石而上水涯浮一石如舟如柱已為穿石巖又溯
 而上為青湘為仙人兩谿已而為水心巖下為漁
 網谿奇絕幽勝夫溪與洞皆以漁以仙名當是所
 稱避世漁郎皆神仙流耳後乃訛漁為餘不舛乎
 釋家指十仙為外道猥以餘仙名寺尤舛村舊名
 莎羅今以莎羅名菴取其近似且從佛也余足跡
 半宇內各山恒謂太華峭削馬宕幻巧崆峒幽崛
 黃山靈峻白岳奇詭太和雄麗九華葱蒨金山孤
 絕然皆以石勝而皆病無水唯金山扼長江注南
 冷為勝復孤立無侶遊覽易窮孰與茲山以青瑤
 翠珉為骨以丹霞蒼靄為姿以琪花珠樹為裾以
 沅流谿水為帶俯仰顧眺駢矚不能周蒐彌躋攀

繭足不能竟而又雲根拔地周所依憑砥柱狂瀾
曾不譎靡其石之溫潤光澤苔弗生處如墨如鏡
可鑄可磨攢列如星可綸可席泉清冽如玉漿
可飲可濯溪與朗渚接可往可來山需備以待我
往予拮据塞上濫蒙上賚今幸歸老出為買山資
以志國恩於世世俾子子孫孫藝之與茲山並遠
吾友江伯通作買山說為予快並為山靈得予快
予亦自快其谿曰龍家屬吾舊里煙霞舊事如獲
不珠泉石溪山悉是吾籬落下物時垂芳餌坐狎
滄波時鼓木蘭臥看明月掃除諸障永保長齡羣
真與鄰千秋是宅此亦人外至樂也浮雲鐘鼎於
我何有哉客有問隱公者曰聞公負郭有隱園具
湖山之勝亦足自適何復爾爾予笑曰入林惟恐
不深耳吾園曰隱吾洞曰漁吾以一艇一竿逍遙
於浪郎不能杖窮五岳亦何必塊處一丘為因為之記

胡克敬落帽臺記

山迤邐而來歷紀山之東南蜿蜒如游龍者曰龍
山而東盡於落帽臺叅軍高致事以人傳而我輩
復登臨焉維時黃花應節白雁驚秋謝瀾遙以躋
攀撫軒楹而遙矚雲臺城郭珠貫川原近則陶物

昭丘之彌接遠則吳會巴蜀之通連吾土之信美
固不止雲夢八九者矣江山勝蹟游日賞心而今
昔相視昔之君子感慨係之蓋有憂從中來不可
斷絕者予之生也已晚猶記數十年前君相以無
事為福其民至老死不履城市而賢士大夫暨素
封隱逸輩選勝卜築於若山之阿若水之澹龍峯
可蔭芳津可漱或耕釣而獨往或觴詠以公樂會
慶何必五岳哉近自秦晉游饑妖氛流於豫楚吾
荆為案行交錯之區四郊多壘屈指辛未至今十
有餘載而屢閉掛鞋林園錯趾形外靡而神中瘳
處堂以嘻祀人竊為惴惴自古亂離斯瘼市邑豺
虎菁叢虺盛則無處問山深林密矣桓溫以永和
興寧間都督荆梁萬年為其叅軍是亦進退多故
之秋而晉代風流於茲不墜所謂江山有待非耶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每多秋興勿
負良辰陶潛盈把畢卓持螯任糕字之輕題解霜
裘以更換歸途數問又安計夫

張尚儒巴東連理

閣記

天下之物號為珍異佳祥者不嘗有於世世
亦無從知之故雖有嘉植奇卉每混於品彙

儔伍之中必待積久而後見巴東縣丞後郎巴山之麓有棗二株相離三尺許株各二幹中兩幹曲向而上合生爲一余王寅蒞茲土簿書期會未遑游覽會大中丞趙公議遷是邑檄赴武昌往來籌度吏事旁午未嘗足履其下越癸卯夏蒼頭忽告以棗之故余視之良然問之邑縉紳先生父老子弟舉未之知問之邑博徐周兩君兩君愕然驚欣然喜曰是各連理物之佳祥何以生此余喟然嘆曰詩有之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言佳木非勝地不產守土者見巴之民生凋耗水火頻仍不思所以修政補救率罪地脉往往議遷由今觀之棗之連理而生地效靈矣於是白之中丞刺史乞仍舊便報曰可而徐周兩君邑縉紳先生父老子弟咸謀所以表其異各捐俸輸木負石鳩工建閣於棗之傍兩踰月而閣成因以連理名焉先是有形家者言縣治學宮俱本巴山之脉負陽面陰當於縣齋之左背學宮之右肩建一高閣始足接高山之雄壯泮壁之勢故閣遂按方而建廣十有二尺深如之高十有六尺東面開牖南北爲隙窻登是閣者右瞰巴山千尋聳峙左瞰飛鳳山萬烟蒼翠俯視

江流浩淼風帆歷歷皆在矚眄之下而民生盛登耗之故居然睹矣觸目激衷隨俗雅化奉法循理與民休息當必謀所以鎮撫巴民者斯一閣也豈徒壯形勝表佳祥已哉嗟夫巴固楚下邑宋寇萊公宰是時蓋在江北岸也南宋徙今治幾五六百年於此其棗之連理不知生於今之何時歷官茲土者不知經幾人巴之人往來其下者不知千百數卒無一人知其異余任踰年始見之得徐周兩君而始知其祥不亦異耶向使萌之茅之而人知之則朝視暮撫生理不固安所得今日之茂且孳也故珠藏玉韞物之珍異不易知也類若此不易知而卒未始不可知謂之祥也亦宜因記連理閣而漫

無名氏炎帝廟像服記

隨之厲鄉炎帝所起民因立廟祠炎

帝至今歲時水潦旱曠炎疹病疫有禱焉輒應禽鳥螻蟻至不敢近遊其廟民以此益尊畏之其廟中偶土爲帝像而首之形如牛自昔皇甫謐之徒蓋嘗主此說甚矣傳之之說也炎帝之見於書者多矣易庖犧氏設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探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此炎帝之見於易者也禮曰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有子曰農，此炎帝之見於禮者也。春秋左氏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此炎帝之見於春秋者也。易禮春秋之述炎帝如此而已矣。不啻其牛首也。借使信然，好志性者莫如左氏，何不言歟？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彼其荒忽寂寥，樸質醇魯，則信矣。若夫人之形，豈得以與禽獸類？又况其聖人哉！雖然，炎帝以教民耒耜，故名為神農。牛者農之所資也，而習俗說言因是謂炎帝牛首，此固非君子之所信也。則未知皇甫謐之徒，奚從而聞之也。宣城楊侯之治，隨最重神事。受政之始，使屬官代謁廟下，因視廟祠將治完之。而吏以像為告，侯曰：妄述古先，以責聖人，此皇甫謐之過也。吾不可以不革。即遣工人毀廟舊像，更其首形而如冕。西行百里許，有地名曰梅丘，高山峻嶒，星拱雲轟，綺縮綉錯，林霞島霧，聯嵐含輝，自巖谷委折而來。溶溶然有泉出焉，不蕪而熱，不滷而溫。泓淳泐流，注於一窪，卉荒蓁鬱，傾亞缺圯。弘治戊午春正月，隨州太守李侯循行阡陌，道經梅丘，顧瞻形勝，見而奇之，命鄉民趙信等除繁木，剷與草，而得溫泉。

俞劄溫泉記

隨陽

之脉規畫量度，甃一小池，廣八尺，深二丈，引泉於而注之，以為洗塵之所。池之上，構一小亭，覆之扁曰：溫泉。泉之前，又構屋三間，以屏障之。居者耽於斯浴者，憇於斯。行者息於斯，造化效奇，至是始顯。夫地靈鳴呼，地不自美，因人而彰。魯城沂水，會稽蘭亭，不遇其人，則勝跡湮鬱。徒貽林澗之羞，然則是池之設，豈專水泉之適歟？抑川原之勝歟？殆天假之奇，遇或者因其細而知其大也。耶？李侯名克嗣，字士修，西蜀內江人。登弘治丁未進士，惠澤洽於下，政績聞於上。修學宮，立禱祠，構洗心亭，鑿夜明池，有功於隨多矣。此特其一。闕士琦高靈洞記。事耳，因書以記時，是歲孟秋也。

余以辛酉伏日至湯泉浴，畢振衣彈冠，穆然懷古，恍惚不自得。將痛哭而返，緩步溪上，信脚遠近。忽至一處，石壁橫削，斜臨澗道，壁間空窅，有如天門。雖草樹蒙密，猶可指數。予心動曰：此殊有異耶？急渡溪，攝衣往看。蓬蒿割面，不可上。乃反值山翁，怪問所來。與理前說，欣然荷鋤，為剪草導向。正路指余所見曰：此高靈洞也。洞自然弘整，上如幕，下如簾。三面皆白，俯仰五十尺，橫廣有加。石乳懸結，布

滿空處似僧衣數十摺將欲委地中一石如長柄
 鏡倒掛其上大數圍曰名香鑪童僕聽說拾石繫
 之聲往控壁旋繞一室而去大約少姬新喉宮多
 商少洞之右有清流從小門出門僅二尺巨石半
 掩不至門者蓋不知中之幾于萬狀也門內沉黑
 無所向燃炬數十尾行而進履趾相亂數十折得
 堂房朗朗數間有世尊大士羅漢之屬四列石壁
 位次陳設皆有意理如出人手其他珠連絲結浪
 回雲徙含吐萬象目察心敏亦不能記意天上棗
 珠海中鮪室則不可知人間决無此怪異也堂後
 為長灘灘水寒苦如三冬冰皴人肌肉湍流往復
 作擊筑聲涉之去四五折為十曲巖巖如屏籬下
 有小口石亦錯出似數部兵甲人僅可橫入蛇行
 有竹王行路觀石門開闔信步入洞迷不得出見
 星斗歷歷在巖壁間蓋此地又數步為僊界坡坡
 高數十尺中突旁殺石脂肥滑升降股慄如人身
 上著足軟動不能已豈婉女氣索嬰兒聲息時亦
 不能舍此為乘飛駕浮之路耶既下數步有物高
 五六尺狀如傳山上豐下削豐

緣而上山翁曰此浴盤也泉沸出盤中有數十鐵
 符朱書大字在其上皆義陵澧陽諸郡歲旱汲泉
 取雨至此盤左石床一石枕一皆自然結成右去
 得瓊田十二溝墜儼然山翁曰居人以十二田占
 年豐儉首丘無水孟春旱次丘無水仲春旱他皆
 如之夫青精有粒石田無秋不知當時何為作此
 狡猶踰田而西遂復如混沌未判劫火初寒時矣
 山翁云此去十里通赤霞洞糾岐窈窕神鬼雜處
 非撥衣火食人所能至也惆悵而別余觀圖經所
 載神房阿閣瓊室璇居之屬要不能辨其有無倘
 有之亦如劉麟之之望石困往輒迷道張茂先之
 遇娜嬛欲賃住數日不可得耳其他僊洞石室散
 在人間者又似敗寮殘刹僅支坐臥何與人事若
 慈洞關室開堂循溪接巷穿田渡徑升陵降阿包
 孕萬形透迤十里而策款搥簦可厲可揭乃數千
 年來人無知者高人待聘貞女不字似有所躊躇
 於氣運理數之外余獨何人發藏探穴為之作備
 也哉肥居士青鞋記云看青湘山水如讀秘書看
 穿石木心巖如讀項羽傳余謂遊高靈洞如閱金
 簡玉書僊符天篆真太白所謂其字乃上古讀之

了不閑矣浴湯泉時魏無朋曰余服雄黃三年沐浴此水覺表裏融徹余以高靈傲之曰余非齊萬物了生死亦不能好勇信心犯睡龍僊犬之怒也出洞恠愕目三日不能合睫而爲之記同遊公安魏無朋里中彭念修嗣美凡三人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九終

湖廣通志卷之第七十

藝文二十七

記

皇清羅人琮何僊巖記

何僊巖不知何助舊志載世傳何仙姑修道於此實無確

據庵前奉彌勒大士真武庵復祀女僊七不詳其姓名去桃源縣四十餘里將入峯巒遠見眠者蹲者凭者起者行者止者俯者仰者拱者揖者舒者舞者斷者續者竝者錯者山不一狀狀不一情近巖里許山益合匹道依東麓里許中即以稱一線天亦宜由東迤邐折而西上經石梁數百步抵庵側望兩山翼巖巍然蔽天如十萬之困中不可量而斗筭自失如青獸布威白象辟易而孤豕愈微又如朝宰正笏閣門百僚整肅大將軍戎服登壇偏裨以下膝語蛇行鈍巨靈之斧折其工之額不足以喻其堅也窮老猿之臂絕狡兔之趾不足以喻其峻也言其古則鐵貌斑文言其秀則碧垂翠

滴招鸞鶴以棲遲為烟霞之窟宅庵居山半上接
 百仞之高下臨千尺之深前望溪山縈澗映帶氣
 象萬狀心目一豁由庵後石逕下經巖阿稍上為
 何僊洞洞泉淋瀝每歲旱居民迎神取水得水即
 雨通上攀蘿躡磴可躋巖巔極目四顧羣山俱卑
 或如瓮覆或如壘懸或如列屏或如布席或如散
 卵或如置碁至於烟生未末睹孤村之蕭瑟鴈度
 平沙儼行旅之淒涼雲起足下語傳空中豈非登
 臨之佳景而各勝之曠致哉予嘗謂山水之在寰
 中其見稱與否不盡如其本分要地繁會帆指輪
 通遊人踵接騷客珠聯金碧璀璨題詠遠播彰矣
 若乃幽可絕囂僻能離俗剋窮人乃奧絕天然為
 羣僊所指顧而各聞寂如如斯巖者抑又可勝道
 耶斯巖也擬之人為高士為戒僧擬之詩畫為磨
 描為逸品擬之器為夏商法物而邑內水心之孤
 穿石之奇綠蘿之雄靈巖之幻漁僊之峭折菴之
 之幽秘比長爭勝何多讓焉予從僧請題庵之
 日光凝翠涌門聯曰入望溪山如畫裏忘機日
 卽壺中蓋有得於斯

熊伯龍興隆寺記
 楚之有興隆禪院

越之有雲棲也肇于宋淳佑年間奉勅創建風規
 遐曠為鄂渚梵宮第一其地在城南金沙洲歲久
 荒圯至勝國之季結小刹數椽甚幽邃控新橋帶
 水滌迴澎湃激湍左右如廣長舌晨夕向溪聲說
 法至者有祇園水樹之思焉浮閣常德中州人自
 五台來卓錫于茲維時寧南侯左良玉鎮楚景仰
 道風率諸偏禪禮座下捐金佈地規制宏敞我
 皇清定鼎之二三年制府三韓羅公率薦紳大夫次第
 修飾糾殿寮舍釐然具舉德公與其徒若而人閉
 關習靜繙閱舊典六時刻漏靡有暇息又延訪耆
 碩弘闡宗風祝釐聖德所以幽贊

皇圖于億萬斯年者亦已至矣今德公既往其徒普
 祥等繼之成憲是遵凜凜以不克克負荷為懼動靜
 諱默悉稟先型卓然如泰山喬嶽壁立千尋程子
 謂三代之禮樂釋氏猶存斯近之矣予過禪院既樂
 其境物之清遠而竊嘆德公之潛修與其徒普祥
 等之似續師法如

李昌祚九真山記
 天下人之所
 是也遂為之記

也所常不知者其初也所常見者其盡也所常不
 見者其本也余于九真山不能無感先世卜宅于

此已三百餘年相傳九仙人各踞一峯名曰九真
則是九仙人未至茲山當無各項所名者人也非
山也又聞五藏在其側是亦必有五者藏之而其
名亦以人著也郡人暑雨祈禱齋戒越百里焚香
陟頂鳴鍾鼓以儼祀者其將以為仙耶抑將以為
山耶自有天地高山大川與培塿行潦之水莫不
一時俱生縱觀衡霍峯岱諸喬嶽當其東西未定
南北未分衡霍峯岱同居無名草昧之聖人肖其
形容德澤寵以靈號封禪懷柔之典不絕而浮屠
駐景之士樂其幽深峻險閉絕塵世遂大肆其飛
揚神怪以駭人之聽睹而發人之敬此亦山靈之
所育之一端也乃郡邑封殖之陵阜欲附仙佛以
為名得無傳之遙遠者謹聞于父祖而不欲廢且
疑真有蓬萊不死之人偃息逍遙于其上耶往聞
山以下去十里二十里始樹一農廬松榛蘭蕪以
蔽其嶺或有異人欣其曠僻偶一居之致足樂也
近傍山為市可集千家殿廡數間藏桑門數輩乞
募而已余獨思九真山于諸峯較尊連岡踵阜拱
給如圍下有田幾萬頃湖潏數十里歲時興雲合
雨潤澤五穀麻絮以利萬民且茂草薪蓄魚鱉大

世祀者也俗尚駭于幻渺不可知之名而忘其本
焉則因以嘆名之惑人無是非無恩怨如茲山而
人之歲食其澤者且贖贖焉蔽所從來况賢人君
子之處世不得已而分別其是非往來于恩怨則
欲人之揆其初而諒其所不見斯亦難矣余故為
之記而因以自
號為真山人
重修漢陽府學記
漢陽府學治在
府治之西形家

言為別山沔水之所凝滙而此地獨鍾其秀府轄
僅二縣耳其間理學節義功業名賢輩出即今科
名之盛上第高科世家名族自卿貳翰苑清要諸
路以及府州縣專城之屬甲于他郡或果人地傑
靈相應而然乎粵稽舊志明萬曆丙午增修時鄉
之大夫士資助之費甚鉅先忠憲為之記厥後寇
証兵亂殿廡委諸草莽祠署鞠為馬肆過其地者
未嘗不欲歔感泣而因傷其力之不逮也本朝
建官以來二三有司沿加葺除曾有來真山乞言
于先文介者卒以取材浩繁功遂中輟今三韓揚
公來守茲土政行民畏百廢具興至謁孔廟乃周
視咨嗟毅然以復修為任損俸斥贖量功計日不

數月而煥若一新告廟之日釋菜禮成即走書願
 余而請曰願有記也予少遊于斯學矣兩世先公
 且有言余雖養病林間其何敢辭嗟乎學校之設
 所關于人心風俗豈不大哉古先王之教人也禮
 樂以養其志器數以習其節其用人也九年而後
 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故其為仕日有事于俎
 豆筐篚雅頌聲歌而其志常有以自下速成躁進
 之氣除之既盡即終其身抱道而處與其生徒揖
 讓肅咏于山澤之間訢訢侃侃未嘗一日馳騫乎
 外也苟出而圖吾君臨民而切如傷之懷赴義而
 有恐後之羞其所漸積者然矣若一旦當國家疆
 場之事戡亂定危受成于學文事修而武功脩皇
 煌史冊無不共奉為偉人間氣而孰知先王之寓
 其意于庠序使人樂其教之天成而養之有素固
 如此其深遠而無窮乎後世學校之權不重禮崩
 而樂壞器弛而數失士子蚩蚩父之所誦習者章句
 而已矣所揣摩者勢利而已矣上之所求者在彼
 而下之所應者在此僥倖取效于有司則以為大
 丈夫得志于時者之所為也生平志向如是而止
 耳怵之以威而色變誘之以喜而心動者何也中

無主也不自咎其教之不率而復怨其用之不早
 驕語巖穴訕笑雜出內多可欲之實而外施傲戾
 之色甚至指重道尊賢者為迂腐病貴貴尚齒者
 為諂諛人心之壞釀為風俗有識者鯁鯁焉憂之
 又何怪乎嘆學校之空名刺于衿于城闕幾別議
 所以取士之途而特不欲越孔子之道以垂法于
 天下後世也今

聖天子在上勸精圖治務崇實用乃嚴其途于進取
 仍留一師以為表率漢俗素稱淳龐理學節義功
 業名賢之流風未墜諸士多才砥礪躬行一返于
 古我知其無難無徒使人謂漢陽之盛獨在科各
 以仰答 國家豈弟作人之化楊公今日修復學
 宮之意其于為政也誠知所先哉 **王新命王泉山**
 揚公名必達號聲振知漢陽府事

記

關聖夫子浩然正氣克塞天地洋溢古今固非
 一方一曰之顯靈也予讀史至長坂之役未嘗

不廢書而嘆曰英風正氣千古勃勃今癸亥之冬
 以巡拯 殿木路出當陽土人言城西四里為關
 夫子墓因造謁焉喬松古木蔚然陰翳風霜水雪
 氣象森列展拜畢走長坂想見當年據水斷橋與

目橫牙之狀歷歷在目猶如一日也由是山行六十里有峯聳立林壑深秀名曰玉泉歷傳爲夫子遇智者處禪史載之甚悉而予以夫子之威靈雄傑何地不顯而獨顯于茲山且以夫子之成仁取義奮忠勇爲神明又何待智者數語而氣始乎是不能無疑也繼而爽然曰天地之大總歸於正凡德慧術智皆從正氣而生智者之與夫子遇實以正相感也不然智者一學佛人耳雖明通圓覺亦不過如法深道林高坐清談安得與夫子之英靈互相印証是智公之智神化於夫子一正之中故玉泉勝跡之所以傳也今夫子在天之靈如日星河嶽而茲山之名又已炳垂天壤如來不可思議老子比擬猶龍何待予爲之記而予以夫子不過各得其正以成其夫子而已人皆得天地形氣之正以生人心各有一夫子存焉當全其道義養其剛大保合各正持此正以修身則誠通鬼神志貫金石持此正以出政則胞與民物徇公忘私扶三綱而植五常安性而不遇吾心之天子哉登斯山者當作

重建象山亭記

今上癸亥歲秋冬之交予以巡採

太和殿木

渚由孝雲應京諸邑入鄖陽越宜城駐轡江漢再歷光穀均州陝太和山山多草木人物邑居歷歷寓目其間城郭村落有遺兵燹而頽垣廢址者有水旱災侵而荒烟蔓草者陵谷變遷故老無存馬蹄所至輒增今昔之感於是西上夔陵道出荆門爰信宿焉司塘務刑部唐君告予曰州城之西南二里許有象山亭泉最勝乃宋儒陸子靜先生以此山自號昔人爲建碑亭今已頽廢曷脩之廣文率諸生謁于堂下具道州境叠遭蹂躪供億頗仍民隱艱難以致學官傾圮茲爲勉力襄建亦以象山碑亭爲請予惟理學政事俱本乎性情關乎品行原並行不悖體用兼資行藏隨遇之道也自尚論者偏舉一端而稱之將理學政事若分爲兩途矣世稱子靜先生僅知其幼而穎異聞門蕭若朝廷兄弟師友和而不同以及德性問學之說與紫陽朱子辯論耳至其知荆門政事則畧而弗講不知其治荆門也正直明察官吏貪廉士風善惡洞若觀火盜賊不敢竊發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庭片言立解荆門無城爲之建城自號曰象山

夫自有宇宙即有象山而從前未嘗特著有子靜而始著名是象山得子靜而顯子靜借象山而俱高仰象山者即思子靜傳子靜者皆識象山象山子靜相得益彰矣歐陽永叔之記峴山亭曰峴山臨漢上蓋諸峯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荊州豈非以羊叔子杜元凱哉則象山之著又豈非以子靜先生哉予心慕名賢曩者承乏豫章欲訪鹿洞鵝湖諸勝瞻拜遺跡為簿書所阻今高山在望景行益切恐各賢古跡久而彌湮爰捐貲重建俾與象山並立亦與州城並鞏且令蒞茲土者觀象山之亭而想見先生之為人聞先生之風而效法先生之為政則斯亭與峴山又何多讓焉因為之記

王永禛太和山記

和計十有二日舟次樊城前所

風經者勿論自此沂流山不甚嶽崎水浩瀚曳為練漚為輪暗沙潏潏舟行石齒間觸之時作裂帛為聲又兩山東水浦嶼中亘望者疑為漢水將盡也已循枉渚鼓柁而濟始依山足達於中流他如亂石石門諸灘嶒嶸彭湃怪石競立如象如馬昇夫從江心浩淼中懸絙直上水漲怒齒人趾不得前

篙師疾呼賈勇與水爭凡十餘折險始渡過均州數十里彌天放白入水插青天為茲山開神區入境固異至均舍舟從陸距郊田在草間過大山平楚生風過會真菴菴故周藩造也是中有羽流習靜者居焉菴有桂八株匝陰布地時才吐萼恨行促不能親其馥郁襲人也過此為遇真宮為元和觀萬木扶疎夾道而峙從元和造嶺樹尤奇千尋百抱鬱盤樛乳鵲渡成橋見樹而不見山山下草木晻曖望莫窮際馬行霧中上下蕭森人天一氣忽霧稍歛霽色掛于樹杪光不能勝初若避然少頃螺髻吐日曠陰漸消萬光炯燦從稠絲中出如臨滄海而觀日出也過此為迴龍觀路漸熾下十八盤紆紆磴幽徑回復多姿中又有九渡澗水流湍瀾然綠依波影寒碧一灣山至此斷而復續中多環抱蜿蜒見奇甫行數里山益加峻大約前此山之勝在樹至此壁立萬仞山多稜稜見骨又以石取勝望紫霄宮金碧輝煌在層巒疊嶂間如展旗禹跡諸勝行者罕習惜未搜榛而求觀面矢之若夫杉檜叅天株可十圍曲如蓋直如幢立如人不可指數而七星尤稱最使分其一二植於通都當

亦與虞山之檜慈仁之松爭雄過南巖馬不可度
策杖步行見斜橋一泓涓涓不知所自及朝天宮
瀑布自山中來散珠濺沫始知其山水相得過此
岌屹高懸旁頂稱絕巘矣及身與齊而此峯忽前
顧又一峰列焉數登數失亦如之蓋天柱峯在過
南巖時望若几席至近而七星香爐中笏諸峯反
能蔽之上天門梵音佛號沸然而至山鳴谷應望
前峯者如猿背之相引心悸不能止循一磴不數
武輒憇憇已復登屐齒告勞腰膂不揖然以所適
為安不知疲也登天柱絕頂呼吸雲漢如出胸臆
遠望漢水有若高樓巨榭俯視溝澗然下矚諸峯
或光昱盈袖或淡烟彌壑陰霽散施又如暮布此
時已覺此身在碧落也至冶金之工構造之麗所
費于少府金錢者無算此何異于土木禱祠乎而
當時不稱厲億代奔命恐後者何也有所托于不
朽耳獨怪此山密邇關隴當秦皇漢武寤寐三山
堙島間曾不得一遇至元有聞而大顯於明倘令
早顯右軍不致思於汝嶺夢得不獨羨于九子也
次日綠章奏畢別山而返還顧羣峯依依殫人猶
以南巖玉虛遇真全勝未攬也返乃造觀焉過南

巖宮觀絕壑有石洞祀元君旁循曲徑至捨身巖
巽松夾石而出山形窄峭不可狀遂亭焉緇嵐緝
日綠陞清潭皆成麗矚情不給賞過玉虛日已告
夕挾童子往觀宮制麗甚直逼未央建章如會仙
樓水簾洞薄暝一登遑及探幽過真旁祀三丰
真人圓嶠方壺其信然也當令鈍根起悟矣予所
不足者過會真以兩游玉虛苦晚舍遇真而宿元
和過南巖而無善王舞龍爍蠟以馬瘠告罷有勝
情而無勝具二者之奇幽僅寄于友夏記中臥遊
而已嗟乎憶辛未予方十六同伯兄季弟往謁距
今三十九年矣嗟前度之再來痛劫灰之已過蓼
莪鶴原諸感交並回憶所涉十不記一茲特筆之
使後此之年偶一把玩便如杖履聊可補
劉家數十迴也若謂為蔡山寫照烏乎敢

守憲徐公太治去思碑記

古人臣風采著聞則天子書其名以備非常之

用茲守憲徐公卓異為天下最名聞當寧晉秩河
南觀察使既行有日矣會大治土人黃金龍等倡
亂爰以單車往臨而靖其變命勦黃道士沃諸營
止兵勿進命縣令謝鏐簡別奸良渠從斬馘獻俘

宥其平人不夾日之間而大難削平四民安堵如故隨進諸生校文藝講法令事已輒旋夫雨露之垂天表江河之行地中澤至渥也至于苗方稿而澍之火方炎而沃之則功尤偉鉅矣今治人獲慶再生覩天日而長子孫伊誰之賜其敢忘公之大德乎公諱惺字子星江南上元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官幾三十載清風亮節海內仰之久矣其澁楚也行李蕭然布衣蔬食正誼以帥其屬而其屬亦莫不懲貪戢暴以承風旨孜孜博採利弊諸如禁羨耗復官馬行保甲頒鐸書一切務去其厲民者而舉其惠民者清署待米而炊乃歲辛亥大歉則措豆粟數千萬石贍活饑民無算或值冤繫無辜困窮無告之夫仁心所存靡異下車扇暍及夫方藥舟梁咸以清苦儉約餘貲施濟至若賞功旌善迄今茲構捕諸逆彰信明義雷厲風飛如以十左氏易一有罪如懸千金徒一市木雖貸費以為之勿惜也遇大政大議建立屹如山嶽而風度簡遠天才迅發案牘盈前援筆灑灑吏從旁受書頃刻俱畢時延見父老問民所疾苦嘉誨子衿衿全善類則又恫乎其如傷藹乎其冬煦而春陽也益張

弛文武之道寬猛水火之用胥盡之矣拊治一事特緒餘耳曾足殫其包蘊哉迹公行事大約公誠體物似范文正清高挺節似趙清獻精敏制變似張乖匡數公各擅其長我公咸有其美由此言之公既受知人主異時宰天下當不異於治楚而其治楚之事口碑心版已徧江之南北不獨治之一隅然而公實生治治無以不朽公不可也于其行也壽之以石尚亦有以備他日史官名臣記中之數行乎是為頌辭曰

皇帝十三載寓內昇平有膏其雨有福其星婉婉徐公來牧于荆入為人子出為人親仁因類錫忠自孝成旬宣底績毗庶革心何下邑彈丸有頌未馴是日那泊猶羊之敗羣將議勦撲五路會軍公言不爾救此一方民我出我車于治湖濱飛書振旅駐節緩人醜徒駭散莽伏不興禽俘日至遂奏輯寧騶虞止殺麒麟好生邑無蹂躪大庇生靈公心如水皎潔澄清寒潭浸月玉壺涵冰公心如日歷落光明雲開萬里霧捲千尋公平行部水遠山深厨傳弗擾鮭菜自營公平退食坐嘯行吟孤高鶴

性灑灑鸞情在躬忘貴與世療貧無車不雨有脚
皆春恩深江漢望重秦衡滄源旁帶雉嶺斜分莠
誅禾長石剖玉存芒刃罔缺寧須斧斤無縱無苛
德威是憑手推霹靂胸羅甲兵賢宰承流載揚清
芬從茲感化風俗可淳

天子曰咨治行予聞汝方古人獨立使君往臬豫州
行堪大臣楚人從之爭截鞭鐙治人從之共慕孺
嬰公膺簡書暫稽王程清風兩袖長徒二笈式采
民藉入告紫宸惠

楊柱朝雲遊秦山記

癸丑暮春

我無疆視此貞珉
十二日舟發漢陰眠餐作止已隱隱有一秦山橫
心目間四月二十四日抵均州舟中遙望有青空
蒼翠聳于天末者或以爲嶽也脚踏瞻矚惟恐其
不至越明日次淨樂宮齋宿而後敢進廿六日輿
行入山松栢參差綠陰如幕昇夫稍就憇焉沿途
香火繡錯皆故王孫所造以休行者此時尚未與
嶽接乃林木之翠秀亭榭之位置鍾鼓之噌吰與
夫士女之雜沓靡不從事于嶽雖未與嶽接而奔
趨智勇洞駭心目者莫非嶽之靈氣所之也行
十里始爲嶽麓向之舟中所望聳於天末者至此

反夫之心疑焉將非嶽歟否則何以不與嶽接也
由此上十八盤偃仰向背與猿鳥爲伍若操一葉
泛巨浪畝仄高下不可思議行者聽命于足居者
聽命于手盤窮而橋見達于玉虛宮止焉過張仙
祠一小室周以闌楯疎竹數十個溪穿之冷冷
有聲坐石上不能去薄暮返宿微雨霏霏曉行雲
霧中唐人所云風吹山帶遙知雨者于此實之紫
霄鞫爲茂草過者不勝銅駝荆棘之感負級拾磴
既竭足力爲太子巖其嵌處如四皓髯老叟數輩
穴其中宿南巖甚風老雨是夜蕭瑟如秋寒氣沁
骨一小黃冠頗解事爲炊糲探火燒燭和墨作雨
宿南巖詩晨起雨行至頂登天柱峯卽所謂秦山
者是也煙雨空濛獨立天際不知下界人爲何物
亦不知此外有大地山河矣自身以上以下惟有
一秦相與周旋顧而樂甚謁元嶽畢降自天柱微
響在樹以爲風也久之望巖上樹不搖有兩自南
來僕夫併足而趨亦如萬壑之下注水石相搏視
聽俱失雨似有力焉于南巖信信以補所未逮雨
稍歇歷巖窮處巖之空者如龕如屋如垂天之雲
如古樹之槎枿鬼斧神工莫可端倪望巖下樹如

蒼藓蒙茸浮于空際巖多殘碑詩皆不堪讀最後
 得王敬美四詩手抄以歸返于室和焉望舞龍宮
 欲往遊雨散苔滑不能往遂不往暮宿道人室道
 人善剗剛命予手書參遊詩許為勒石厥明由故
 道取次歸有聲自空中來衆山皆響色如簾倒掛
 巖下耳目俱亂下巖失厥簾山響不絕邑邑如有
 所失雲氣往來襟裾間以袖拂之常旋繞不去舟
 中想像如夢初覺如醉乍醒心眼相商者累日遺
 其膚澤得其性情而胸中乃有一嶽憶昔遊太華
 矣華之奇以險以峭以削成參之奇以幽以巖巖
 之奇以以以懸以樹以溪華之奇歷歷在目使
 人可望而不可即參之奇曲曲勝地使人入焉而
 不去歷焉而不盡石之所不能奇者泉亂之泉之
 所不能奇者樹響之石與泉與樹之所不能奇者
 雲補之於泉失其所以為石于樹失其所以為泉
 于雲失其所以為石與泉與樹望而欲遊而不果
 遊者舞龍也過而未及遊者紫霄也已遊矣而復
 遊者玉虛也將遊矣雨阻不能遊而卒能遊者
 岩也參嶺雖陟厥絕頂目疲筋憊凡以從事于
 也不具論不具論者尊之也其他榔梅祠磨針井

餘子碌碌或過而不及遊遊不及記記不及書書
 之嫌于山史矣登降往返凡五日夜出入于泉石
 巖樹之中而忘其為巖終始于嶽之泉石巖樹而
 忘其為巖之遊何也雲為之也是為雲遊參山記

王材任藏密洞記

由五峯而下曰藏密洞藏密洞

從武彝度杉關歷青原寶峯而上西山盤匡嶽北
 渡九江問徑于荆竹之野指其山謂石噴岬而樹
 蒼入者其可居乎土人曰有洞焉水清冽而穿石
 出虎狼之所栖而蛇蠍之所集也羽人曰吾往矣
 披荆決莽隻杖而從之越數日孤煙挺出而風掃
 洞清矣山中之人望而知有人居或以米遺或以
 瓢贈陶器集而斧斤從不半年而知羽人者漸廣
 從事所學者日衆未三年而殿宇成未五年而神
 像具羽人曰此未可為道計也復于其巔誅茅焉
 人之過之者則必攀石磴歷層巒履力稍滯者即
 望巖而止究其飲食則減世人之半四方訪道之
 士有以鼎氣丹鉛相訊者則絕口不談藏密洞于
 是遂聞名于天下余嘗步履其處見羽人獨居精
 紫厨既不豐談言頗有深旨一衲之外無長物問

其侶曰見張蚩蚩于武彞也見張逍遙于西山也
欲之勞山晤大章其人焉凡一切吞吸吐納龍虎
坎離之語曰世固有之也而羽人之所學者惟清
淨焉而已初夏將遊太和別于于黃牛院索余為
記歸而勒諸石曰此羽人之心
事也歟而亦余之心事也歟

宋肇黃州宋賢祠

記仕而過黃靡不言蘇子瞻王元之至于張文潛
秦少游非其忘之即不知之矣仕而過黃者靡
不言子瞻元之之雪堂竹樓至于子瞻墨池非其
忘之即不知之矣余判黃之二年梅州張長人過
予而言曰吾黃自兵燹以來諸名勝悉委榛莽如
子瞻洗墨池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此
寒山一片石也吾君得無意乎余聞即大喜命輿
人移置東齋又三年為康輿已酉予董漕自淮歸
日長無事因念先賢故迹久就蕪使後人靡有瞻
仰守土者責也言之太守渤海羅公及九屬諸有
位咸捐資重修之始從坡里坊求池之舊址甃砌
剔壤水泓然漢欲出池舊無橋與亭今創建其上
以文敏字嵌門簷鸞既而曰池得矣無堂何以祠
爰建堂池之東祠子瞻其中以文潛少游為配兩

先生固嘗遊黃又蘇門士也遂各曰雪堂堂成猶
有餘材因建樓池之西祠元之名曰竹樓墨池因
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佐之從名也使遊人過
客聚而瞻之者不忘也合之為宋賢祠云祠既成
後余書之復者置樓上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
者植池側而傍為數楹招僧末子住其內以供朝
夕于是黃之人若忘其為舊有而煥然新出于耳
目之前也不數月余以先太夫人棄世將去郡歸
里惆悵者久之歲且暮張子長人復自梅川來別
余因坦步池上張子曰甚矣先賢之賴有使君也
抑吾聞之昔韓魏公年少以家艱從其兄游黃黃
人思之為刻其詩于四十年後使君忘之乎又曰
昔嘗讀楚故載東坡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黃
人殆未之信也是二說者余憫然念之遂為記

鴻誥重築吳家隄記

易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水能潤物也不治害物亦甚九

州之內分支析條搜源極流累帙莫罄禹貢一篇
歷歷若指諸掌相其勢而治其要也要則雖小必
治吾楚夙號澤國荆襄沔陽實江漢都會監利介
數郡衝則又江漢之所徘徊環拱激蕩瀦蓄之邑

也地窪而民貧十年不得三稔宜哉古者有溝洫
蓄澮自溝洫制廢疏淪不行民命國賦耑特隄防
監邑田之名坑者星羅碁列賦或十石百石千石
其地之有田有廬卽築其地之隄獨泰馬一坑以
萬石計居邑賦半城郭在焉邑之盛衰民之饑飽
視之故土與糧周數百里臨江曰南隄近北曰北
隄北隄不常潰因不常築南有崩洗頽齧之患每
農隙輒興役徃者里胥恃此爲壘斷甚至石糧派
及六七井戊午秋邑侯程藻來守此邑勸農禁羨
搜抉積弊至于隄工乃嘆曰凋殘之民其堪此厲
政乎爰是廣謀深慮計土不浮錙銖程工釐及分
寸每石二井匪之隆然而起坦然而實者倍昔民
困以蘇乃災沴不息辛酉七月黃潭潰于江陵建
旛之勢怒濤瞬息趨監邑四境茫茫無際侯心惻
然命舟拯溺全活甚衆未幾奉檄有司秋闈九月
返水稍落堤稍出親歷所謂北隄者潰口百餘治
鷄鳴觀隔岸奔騰滂湧萬狀問里人曰此何
地也里人曰地名吳家到黃潭之决使然也創始
無稽到左右有峻嶺到北地勢卑下爲沱潛水故
道歲五六月必漲漲必瀾瀾輻輳入到而南瀉泰

馬河東注坑之毛家口福田紫微小沙口西注坑
之三灣蔡家潭高家老直浸邑西北隅堤如城然
河如隍然嶺如郭然吳家到其一關鎖也一有不
虞則坑爲海之腹而到爲淮之胃矣丙申半圯前
尹何築繼韓繼王增之侯曰每歲必溢之水攻隄
三面束以一到嗚呼其危哉里人曰不寧是也到
以北皆深溝大壑蘆荻萬頃遠方盜竊之徒出沒
其中戊戌巳亥大饑白晝劫財物限堤不得越而
南侯曰堤去邑纔二十里邑有倉庫職守之任也
南坑居民妻集強梁所覬覦也前尹倦倦其有深
心乎棟北堤潰口費繁者并到爲十以例上之監
司躋之擇日復臨諸口度其廣狹深淺多寡閱月
坑堤竣到堤亦竣計上若干井面二丈脚視面三
倍高大丈長視高二倍向也噴沫揚濤忽焉行旅
如雲登之者望清溪縹緲縱橫若帶碧草含煙牛
羊漫野禽鳥啁啾漁者牧者芻蕘者商賈者往者
來者負而攜者或歌而過者顧斯隄而樂之唐樂
天司馬江州築虎丘隄七里堤遂各白公宋東坡
守杭不欲廢西湖遂築長隄至今稱爲蘓隄若一
賢者皆能興利除害相勢治要其澤之與各直與

天壤同不朽游人咏士著為詩歌今之隄雖不創始于侯侯及民以實心實政深于創始堯之人不欲忘侯德將以程公名堤而垂諸貞珉屬予為文予因詳及通邑之水道隱言隄工之利弊使後司牧者守良法哉

譚篆景陵縣儒學記

景陵古竟陵也邑學宮舊在城內規模庫隘宜非瞻依居養之地父老傳百年前僉憲柯公感清河之祥徙置北郭即今學廟地也僉憲精堪輿家言攬轡卜吉馬忽踉地異而鑿之泉湧石出是為唐吳道子繪鑄先師像兆食吉遂遷建焉其宮古城環繞兩湖襟帶雉樓屏列于前是州峯插乎左煙鍾霜艇夏荷秋蘋之勝恢恢燿燿鬱若蟠龍云廟制中為文廟為兩廡前為戟門為櫺星門廟東為祭器庫戟門左為神厨東北為啓聖祠左右各宦鄉賢祠廟後為明倫堂堂後為尊經閣東西石坊為表坊外泮水方廣十畝四時渟澈不隨兩湖為消長閣豁深闊有嚴有翼百餘年於茲矣癸未兵燹尊經閣及齋號官署祠庖等皆毀歸然獨存者大成殿明倫堂已丑火災殿復燬先師木主後置明倫堂顧瞻泮壁惘然心目吾邑數百年

發黷瓊宮之盛

一旦鞠為茂草閱數年西冷顧公巡視楚北同閩中黃公司李駐節景邑肅禮聖廟徘徊徙倚慨然者久之爰集諸生而語之曰酈道元含巾吐拓陸季疵萬羨西江竟陸煙月似吳天夙慕之矣以故休風顛氣代鍾名哲在先朝理學名臣則魯文恪蓮北公顧命元老則周冢宰敬松公陳司徒正甫公詞林宗匠則鍾學憲退谷公譚徵聘鵠灣公駁駁乎其盛也今兩湖煙月光照黷宮而顧瞻俎豆風雨鳥鼠之不卹無亦多士之憾而司牧者之職事歟夫廟者貌也先王飾廟以隆禮將以報德也不崇其貌無以示敬如興道何且道之在天地也發于山川洩于人文而吾身參雨焉是上自日月星辰下至昆蟲草木所以位育者于是賴之國家舉帝王之政養士取人率用是理况景為三澨名區人文所萃而廟與學委諸榛棘如報德何遂請守憲王公巡憲孟公太守張馬二公欣然同意爰借邑侯劉君學正王君各捐官祿首登役書而義風所激競相舉助凡木石黝丹絲堊備募咸取足焉而邑侯暨學正又命工圖式敦事者務極弘壯以合于度士旅徒胥勤劼職事後

不葺年廟學一新工始辛丑訖以壬寅念茲膠庠重興落成之日適當

今上改元觀光之始黃公繼至率羣僚從師儒聿觀厥成復顧諸生而慶之曰先師參前倚衡之訓欲隨所在見道也况專業其地者乎繼自今入其門者如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趨隅仰止進德脩業庶其升堂入室用而行之中牟攝相之政則吾與有官君子及爾多士所當念也於時園橋觀者退而皆若有得焉是役也官不紀費而下不知勞甍棟傑構迥出城北故危若仰止逸若履水義河之上巍然煥觀一時師氏弟子咸勃焉興起故居是邦樂有賢士大夫也勉我同志倡明正學以紹前休庶無負黃公今日父師之教哉乃公謂是足以振今作後也勤使寓書於篆屬記其盛篆濫竽史職屈茲告養歸里躬際其盛不辭詮次其說如此

張仁熙遊梅山記

辟寇湖上

十年矣湖左十里而近有劉季峯漢祖避兵處竹葉雙出傳漢祖匿山中取而剖之者也大江以南層山峻嶺為荆山園卞和泣壁處也斧痕隣天旁石猶作玉狀予皆嘆恨不一登視今年偕弟開讀

書湖庄訪友人王太生夏漲連江雲濤渺然過沙村村側里許有范公純仁遺跡高峯茂菁石頑礪翠微山外烟雲半縷迤淡逼人或曰雨至矣無往予曰秋氣賴林壑間固如是披竹棘伏石間遇雨漸見大石方廣垂覆如丁內有石壁立長丈餘風雨不侵蝕漆書梅山字徑尺有咫左字五已卯孟冬朔右字四范純仁題亦度可三寸許大者則忠宣公筆也雨少止尋故道下按忠歷事宋仁英神哲年七十五卒於宣和辛巳哲宗丁丑與呂大防劉摯蘇轍等流嶺南是時忠宣因疾失明怡然就道越三年庚辰哲宗崩徽宗復忠宣官遣忠使賜茶藥兼問日疾則已卯之歲忠宣固在永州矣且兩目俱喪安能援崖作大小書也或曰若是其偽哉曰非偽也然則在仁宗已卯之年乎公於是時年十三矣曰年十三作如許字耶曰何為其不可也昔羊元敬年十二工書風雪霜林書入子猶之室明李文正五六歲嘗兩入禁庭作大書計文正守睢陽忠宣以麥舟與石曼卿年亦未壯區區作梅山字豈異哉且文正招討陝延忠宣兄純佑年將冠卽與諸將出入盡得其能否文正賴之以盡

一時之用况忠宣大節出純佑禮輩萬萬此豈足為公駭然則是書也斷斷在仁宗已卯之年忠宣年十三或阻舟遊覽無疑也予弟曰然有是哉此古人也足以風矣昔者韓魏公年少以家艱從其兄入齊安黃人思之刻其詩於四十年後蕪端明以貶謫泛赤壁下浠川過予邑西橫里至今增重夫大戶土姓垂白之老高官豐爵赫濯鄉里即不能以其文字為邑里重而不肖者至使後人唾罵至於名賢宿望雖童穉之年貶斥之宰猶不忍沒獨一忠宣云乎哉惟是江湖咫尺長委荆棘猿狖鄉人既不能知知者復不數至徒使七百年山川笑人兄曷詩以記之

董以寧桃花

夫人祠罷賽記

桃花洞在漢陽城北楚人於此祀夫人者也今不曰息夫人祠而曰

桃花夫人祠有靈爽能禍福人其地衛生皆將往賽請余觀焉且曰甚哉夫人之靈至今未泯也自受楚王之寵而痛念息侯終身隱忍非其志有足悲者耶徐庶歸曹不設一謀夫人歸楚不肯一言各有志焉不可強也夫人之志在息則祠之名當仍繫以息夫人也余曰噫嘻庶之不得已而歸曹

為母也夫人當國破君亡之後已無望於楚矣乃不自引決而歸楚何為耶庶於先主君臣之分未定也夫人則固息侯之妻矣其可歸楚耶且息之二本以夫人之故當蔡侯止見弗賓夫人不能以禮相拒迨息侯怒而請楚伐蔡反為楚滅夫人亦當思召禍由已庶幾以一死報息侯而猶然歸楚耶縱不死於滅息之日而入宮之後不當為大聲疾呼之拒耶乃不拒而與之生二子矣顧以不言見志曰吾一婦人事二夫其又奚言豈不言而遂足以謝息侯不言而遂不妨於事二夫耶但若以不言之故死猶廟祀將臣之不忠而事二君者雖備受寵榮而但期無所建明則皆不失為忠而可列之祠典也其誰不託曰吾許身而不許心耶陶潛能全其身為晉之人則可繫之晉張承業能全其身為唐之人則可繫之唐若夫人身辱於楚與息義絕矣而猶得繫之以息耶想楚人亦或有見於此而特以其能禍福人不敢廢祀故歸言息而姑以其地名之耶抑楚人好巫姑託之於夫人而楚之鬼亦竊夫人之名以自逞耶不然則夫人以隱忍失節亦柔靡之至矣其又能於數十年之後

反逞其威靈以為人禍福耶又或者古今來疾風
夜蕩忠烈為難如夫人之失節而能歎然於心者
其靈亦遂已不泯耶衛生聞余言而嘆因為罷
賽余至息縣憶而記之息縣者古息侯之國也

議

唐呂溫論請舜廟議

右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嶷

古者已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
年代寢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酬
荒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及投荒
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
特望天恩許蠲免近廟三五家合歲特掃灑以為
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元
澤被於無窮
謹錄奏聞

宋黃幹築漢陽議

漢陽為郡民淳事簡一意撫摩

當思固國之謀訪之故老察之形勢則最關利害
而不可不預圖者無城壁之可恃也考之圖志漢

陽舊有偃月城今跡跡皆無存者則昔固嘗有城
矣國家講好息民邊陲寧靜固無他虞然州郡之
有城猶家之有墻壁家無墻壁雖無盜賊無以為
家况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寧之日不可不為
有事之備本軍地雖近江旁亦多水然齊安江陵
皆近江皆有城武昌池陽皆在江南亦有城何獨
漢陽而無城其旁固多水澤然冬月水涸亦不足
恃况其為地雖非極邊而實則武昌唇齒吳蜀咽喉
漢陽是也北人得之則恃為捍蔽孫氏都武昌使魯肅守
李愬屢以舟師敗鄂人是也蓋大江東下雖若可
恃然東有陽邏西有劉公洲最為淺狹頃刻可渡
古之為國守在四隣賊入吾腹則無及矣故築漢
陽之城不惟可以守漢陽而亦所以蔽武昌也開
禧丙寅安陸圍景陵破漢陽之民逃奔江南者大
半武昌之人日夜望漢陽之烽火以為安否向非
漢川之民結集義士固守南河血戰則事未可知
使漢陽有城虎視江濱孰敢越吾境而為寇耶京
口之有瓜州所以通淮浙往來之道武昌之視漢
陽猶京口之視瓜州也瓜州有城則師之出入皆

有所恃武昌之師自漢陽而濟者絕江之後便無
駐足之地比其反也前有長江之阻後有敵人之
慮武昌之師不可久駐江北者無城故也使漢陽
有城卒有緩急移武昌之屯數千人以守之或出
或入從容整暇察敵伺便乘機應變壯荆襄之聲
勢爲諸郡之應援計未有急於此者矣瓜州非郡
尚不可無城而况漢陽古之沔州衝要之地乎此
則城壁之不可以不築也觀其地勢他郡城壁有
難修築者有雖修築而不足爲險者惟漢陽地勢
其北依山其南阻江東西有湖皆自然之天塹無
湖無江之處十之二三耳向使經理有方雖郢之
石城亦無以加郡城之南皆沿江堤岍每歲修築
率費二三千緡而城居之民常凜然有爲魚之患
築城之後則每年可免修築之費而向憂墊溺者
可以安枕而無慮矣是又一舉而兩利也又嘗令
濠寨官計丈尺工料則爲城不過六七里爲費亦
數十萬緡諸郡築城例役大軍大軍一出跋涉稍
久不無勞費漢陽武昌兩郡相望以武昌所屯之
兵築漢陽之城士卒無久出之勞州郡咸增募之
費與築他郡之城其難易大不侔矣朝廷近年以

來留意守禦所守州郡修築城壁無非爲堅固不可
拔之謀今築漢陽之城其關於利害甚切其爲勢甚
固其爲費甚省亦何憚而久不爲也幹非敢生事喜
功有所僥覬特以郡之長官謂之守土城壁不築則
非所以守土

陸九淵與廟堂乞築城議

某借白書曰
有備無患記

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
陵北援湘陳東據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夔陵之衝荆
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
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
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
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陂陀不能以限馬灘
亦不能以濡軌者尚多有之自我出奇制勝敵敵兵
之膽脅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當令其利在我其患
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
有所不攻謂能銷患致利尚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
環合易於備豫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
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
敢輕舉某切謂郡無城郭使在內地尚且不可况其

在邊平居形勢不立局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啟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於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趨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祭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綿薄仍歲送迎事力單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磚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已見包城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由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為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伍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阻謀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想鈞謨垂念邊城不異墻屏思患豫防久有廟筭擇狂聽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明劉堯誨治河議上

國初宋禮開會通河沿元人舊渠自安山北入天津渠亦

可循所有功力不費禮之功在漕河者惟南旺河及濟寧天井開以南而達於淮其功倍於故元初元人止導汶水而障之西南行耳禮引沂水洗水入泗以會於漕又引鄒縣之淵源泉九引泗水之入泗引蒙陰之官橋泉四引曲阜之柳青泉十八入沂達泗同匯天井開以成漕渠又開濬南旺湖匯平陰泰安東平等泉百而設南北開以分流之北入安山舊道南過濟寧會天井開諸水下徐呂同為淮河入於海是明漕運止藉山東諸泉而不敢引大河以為利也至正統戊辰黃河決張秋害及運道以後漸引河入徐沛弘治六年河徙黃陵岡決張秋奪汶泗之水東行而運道阻絕當時議者主於上流分殺河勢既鑿孫家渡口導河南入於淮又開趙皮寨口導河入亳泗歸宿以會於淮又疏賈魯舊河由曹縣梁靖口出徐沛入運河過二洪以會於淮於是二洪藉河勢而為厲也第上流既分大勢自弱徐沛之間雖有河患不甚以後治運河者漸失初意導口既塞而支流未分會全河之水以入徐泗而議者乃曰治運河亦過矣夫運河何憂不治也導河入徐呂而

數逢其害此是後人失策今惟求其害運河者而遠之固所以全運河也近者朱尚書以黃河侵嘴沛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意主於遠黃河也愚謂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而有泃口之說也矧所避者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黃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泃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勢利導之耳無有膠萊之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亟壘隄以障河愚以為黃河至於徐邳如大軍既敗而潰雖有善將勢不能制故令築隄以防河無以異於衛木以填海且所築之隄基廣二丈崇七丈勢不能加矣徐邳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拔地數仞則丈隄之土實以決其怒而恣其暴也

治河議中

今議開趙皮寨口將尋亳泗歸宿之故道以分

殺河勢難之者曰河入趙皮寨經歸宿出宿遷會於淮而同入於海恐河勢趨南之便而東流入徐

濟之路艱將來二洪淺沍則運道為梗又曰將不免為鳳泗諸陵憂此皆臆說也夫鳳陽即古塗山荆山地形勢最高而府北鳳凰山一帶皆阻山為險自有淮水以來所經歷鳳陽境至今陵谷不變况皇陵在府城南又二十里當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孫家渡由中牟頃城入鳳陽界過潁上至壽州合淮水歷懷遠以達於泗是以全河灌鳳陽背城而下當時未聞危動陵寢矧今分流入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口遠者二百里近亦百餘里此事之必無恙者而以勤當事者之憂豈我聖祖之念皇陵不若後人之異甚耶乃若泗州去宿遷止四十里黃河由淮以入泗與夫由泗水以會淮一也所慮寨口既開大河南下歸宿遷有二洪淺閣之虞是以二洪待河而轉漕故愚以為失作者之意也先時總理河道劉天和有云漕河本不用黃河之水自淮達濟一路隄防正恐黃河衝入為害今徐呂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來此所謂以病為藥也乃若所以為二洪盈竭者責在山左諸泉而宣節泉流者又責在理漕諸吏永樂初浚會通河

而開南旺馬腸諸湖正欲廣受深資以待旱乾不時之變故南旺周廻百五十里濬深者丈餘淺亦五七尺內築長堤三漕渠貫其中西隄開斗門以時蓄洩號曰水櫃二年一大浚役夫萬餘此不特爲江竭之備雖伏秋淫潦諸泉暴發得湖以爲壑則不塗溢四出厚積而徐出之足以平二洪之勢計亦周矣百年來浚既不特湖勢日蹙高者爲坡阜下者長洲渚不有昔日之全湖矣且徂徠諸山厲禁漸弛各泉溝道率填壅不治每遇水潦則平地盡湖而無專受之壑稍亢陽則湖底飛黃埃也議者不原其始遽以山東諸泉謂不足以潤二洪必藉黃河以爲利人之識度豈不大相遠哉且運河設閘堤各有淺夫若干名近時有事漕河者皆利於築堤不利於浚淺蓋高可以僞增而深不可以僞及故隄日高則湖日淺水無所受勢必潰隄而出隄潰而委之於湖則築隄固所以填湖也非獨此也凡漕渠皆然今高郵寶應諸湖隄內高於水者不滿五尺外高於平田者則八九尺三百里大湖如支閤在地上稍一搖澁則崩瀉不可禦所以淮陽多水患以中原之地勢測之大抵河之南

岸高於北岸歸德蘭陽之間又曹單徐沛之上游也弘治間河決張秋奪汶泗以東行當昔諸臣議築塞唯荆隆口隨築隨潰於是開孫家渡口開趙皮寨口又鑿賈魯河皆導河使東南行也如此則勢分殺而安流矣明年秋水漲發河仍趨北勢將復犯張秋故都御史徐恪以爲言乃從荆隆口至黃陵岡之比築隄二重各長二百里以護決口劉公大夏等得以成安平鎮河功而全運道豈非河地南高之驗耶嘉靖甲午間黃河徙蘭陽寨口直趨亳泗歸宿不復入於徐以致二洪淺涸不可漕後之理漕諸臣乃一意開梁靖等口導河而東弁出於徐沛之間又鑄廣二洪隘口而平之以便漕故河勢東下之利合流傾注於徐沛而趙皮寨等口以漸湮塞河不分流而亳泗歸宿之故道失矣嘉靖壬子都御史詹翰復請開趙皮寨口不果行明年又申前請遣使視河上以工費鉅大爲辭陵彘至於今日夫河性至湍悍有以儲之則緩其性而不爲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而不爲厲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故漢人有言河南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今日之

治河正犯此戒弘治間以黃河北犯張秋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南徙歸宿故塞南遭全河之害爲運道憂夫曹單鄆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汙澤窪下昔人於此以豬河也自荆隆等口重隄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有所豬也孫家渡及蘭陽趙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决口填闕棄而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有所分矣既無以豬又無所分洪河萬里又會番漢川澤之流而迫束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邳

治河議下 河北數十水南數十水汴爲最大汴水出大周山會須水索水京水鄭水入祥符東南會蔡河以入於泗宋人於此開渠以通淮泗曰通津渠亦曰惠民河是宋以前河東北流而不受汴水也沁水出綿山合大原蘭水丹水白水蘆水出懷慶濟源元人郭守敬於此開渠弘沁過新鄉歷胙城至汲縣入衛河以達于臨清曰御河是元以前黃河東南流而不受沁水也今汴沁皆入河矣宋自興寧河始分爲二其

南入淮水者受少半耳今考黃河入淮之路一自中牟過項城入鳳陽而下卽洪武間河夾孫家渡口之路也一自開封蘭陽至虞城經徐州而下卽今河出徐沛間之路也一自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而下卽今趙皮寨上下之路也自宋以來五百餘年黃河入淮雖轉徙不常總之不出此三路而欲分殺河勢者亦不出此三路乃若合全河之水又會山東諸泉盡輸于徐呂以會于淮此從古未有事也孫家渡口自正統以來凡十餘浚隨復淤塞故今議分導河流計無便于開趙皮寨而塞口所從之路唯宿州符離集爲正道且自宿遷出口入海不復過鳳陽泗州矣汴沁故道可以講求而復汴沁復故道是斷黃河之內應也而沁水去河止四五十里萬一徐邳道梗則由江之淮由淮之汴由汴入河過沁放流而下達于衛會于臨清此亦轉漕一奇策也淮水由泗州導之南過盱眙經天長界至六合出瓜步口會大江尤徑易昔隋開皇間引汴入淮通邗溝及唐人魏景倩開直河引淮至黃土岡通揚州今埠岸道里皆可訪求得淮入江則中原徐鳳千里之間永無水患而因山

川自然之勢于運道尤可久也且省淮揚高郵寶應一切閘堤湖坊官民之費而以二湖給民田多穿渠道南北分流之則淮揚亦無水患也此皆因地形指畫據所嘗陟歷以考證今古豈以窳冥為事也耶然愚又有慮焉國事以民為本今所治在運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為壑而諸臣之有事于漕者一隄之外皆鄰國矣此非惟不足以慰民志尤非所以上答天心水之為災也固宜昔漢武塞宣防船自沉壁而諸臣親負薪者凡以為民也今即使運道通利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之汙萊將聽之耶况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膠萊河之議泖口之役初或未諦言出而竟阻抑不行恐後之抒謀任事者不敢自必也蓋土著之民多不利于其鄉有此功而守土之官尤憚以其身而受此役其餘徼天幸以待遷者槩今之人而不鄰視國家者幾希孟氏有言及是時脩其刑政夫政之大者孰有過于漕事乃若其時則無復有暇于此者失今不亟圖之一旦不偶則轉餉艱危徵發旁午當此之時雖欲定計舉事可得耶

陳

文燭河防議

沔澤國也江漲而東南病漢漲而西北病然築綠麻山之隄遠自荆門築

長官之隄東接漢陽自五代時已為江漢防矣後江斑灣之隄防漢者日甚而復決于茅埠口潛洪而沔之水與洞庭為一顧夜以屢塞屢決而數年以來借言水灌江陵不敢議築近姑築之而未固又復決矣茅埠幾四十年未築郡大夫史公力修之人心效順一鼓成功屹然如山南畝東作牛畜遍野四方逃徙者歸而問業且曰某田某坵吾開墾也樂生興事又有生所創見也史大夫治沔之績余不論而茅埠口之塞其扁鵲倉公令人有起色者與至如任家嶺之隄雖防江自外入而水從中滿須相時開之豪民近嶺自利倡難守之說而過聽者信在水利者一見決之而已又沔湖水尚半豪民有湖業者往往盜決其堤以為淤田之計淠沒數多白之上官罪小而利大紛紛效尤在持國法者一加之意而已

皇清劉子壯漕運議

自古建國形勢立於西北貢賦供於東南故歲漕荆揚徐豫粟

四百萬有奇致之京師以給六軍萬民其徵之民也縣令是典丞貳佐之其兌於舟也運旂爲掌衛開宰之而又糧道督其行巡漕稽其數倉塲受其成河道先期以具蓄洩所過設兵以衛其往回蓋制法若斯之備也且若取之下而無不足納之上而無不終其事者然而數年以來民日困於徵稅之無藝而漕自爲於拖欠之漸累者何哉蓋其畧可得而言焉方其取之民也吏以差爲市輪里而飽所欲乃取一戶焉註之而此名一定則莫不破產鬻子甚且捐田廬而去之他鄉及其科糧爲爭也每歲舊額石計一斗而耗五升耳今耗乃至三斗矣是六倍於古也而又有水脚之增常規之加以至酒贖過斛點籌各項新立名目在官止叔二斗之實而民間乃費一石也然而或有風水之失盜難之患則又以責之縣官縣官又以責之民謂之賠補焉此今日之漕所以困民者也若夫兌運之患官旗所至折糧官辱里甲以肆其需索而及其既兌有折鐵而代糧者矣有此領而彼運者矣有有籍而無人者矣而道路之盜賣不與焉蓋自其開漕之始原未嘗有全實之數而當事者既不

能精詳本來以較勘於始廉察者又安能煩瑣剝閱以稽查於後迨至不足而始加叅覆累歲積月而倖一

恩以此所以拖欠漸累而倉儲日虛也今欲蘇民而裕國則莫若定輪歲之差以甲爲次而吏不得高下其手也立正耗之額以官代兌而民不至重病於科也嚴賠補之禁而水濕盜賣責之主者也開兌之初督糧公閱實其數而無有虛冒督率其行而無有延捱也過淮之時巡視者逐幫爲稽而多少之必詳隨至即行而後先之勿待也而其要尤在上官長無責望於僚屬僚屬無責望於州縣則有司不以巡督爲累官旗不以倉塲爲累如此而漕猶有負民猶有困者未之有也抑更有望者漕與屯相表裏者也誠能興屯田開水利則西北將實而漕可少省東南之民力於是乎亦大甦矣

王孫蔚楚省驛遞夫馬錢

糧條議

楚省繁難甲於天下而湖北繁難又甚於全楚陸則壤接中州由楚而達滇黔通秦蜀通吳粵水則襟江帶湖濱臨省會上而巫川漢中黔粵下而江右閩越京通莫不取道於斯以故

陸則

宸使

王差賚奏傳宣絡繹不絕水則冠蓋頻仍執符索船循環罔間是則水陸並繁而驛遞夫馬船隻誠有時刻難暇者也定鼎以來驛遞事務原隸驛傳道管理自康熙七年奉文南北分轄湖北驛遞事務分送本道管理查湖北八府共原額編驛站銀貳拾萬伍百陸拾兩零內除安德荆襄鄖五府荒蕪無徵銀伍萬貳千玖百柒拾肆兩零實徵銀壹拾肆萬柒千伍百捌拾陸兩零因支用不足蒙前任各部院題留江濟銀貳萬壹千叁百伍拾玖兩零除荒外實徵銀陸千壹百叁拾伍兩零以上銀兩每年或遇水旱游臻照例豁除以致計口工料缺額兼之馬匹倒斃買補船隻修理等項皆一年不敷一年之用又查河南陸路馬匹日計草料銀八分夫日計工食銀伍分楚省馬則日止伍分夫則日止二分再查江南水路船隻大中小修額有定數水手工食日計五分楚省水手日止一分七厘五毫此又錢糧支用不足難與隣省比類者

也司郵政者值此衝繁之要地經此不足之錢銀綆短汲深襟捉肘露其間斟酌損益籌畫整理非極盡苦心莫能有濟而本道自分管以後數年勉力支撐多方樽節一切濫差私派等弊痛加責革雖驛困漸甦差使稍獲無悞以別省夫馬船隻修理之例較之則又盈縮懸殊尚有待於援例酌請以底畫一而

胡在恪江陵隄防議

江出岷山漢自

東注而荆州正當其衝稱澤國焉蓋江水在瞿塘灩澦間為諸山所束訖碎盤礴雷响而電激既出峽口始得展逸勢以前驅夏秋一漲頃刻千里而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荊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决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岍為堤以禦水勢由來久矣江北之堤自當陽以下之道遙萬城以至監利不下四百餘里而江陵之黃灘堤在縣東南二十餘里一决則江陵潛江監利沔陽荆門皆為魚鱉蓋古所謂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者以東至沙市有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水為之稍紆抱而黃灘之怒差殺其後

蕩焉無存而水之向黃灘者駭崩浪而相礪矣稽
 古大禹泗沉澹災以奠高山大川而自漢晉以暨
 有明南郡大水荆州大水史不勝書而萬曆十九
 年辛卯江陵黃灘堤决民之溺死者無筭二十一
 年癸巳逍遙堤旋潰距今九十餘載
 國朝庚寅年江水大漲時幸瓦全嗣後癸巳夏江水
 决於萬城郡城東數百里茫然巨浸戶遍逃亡矣
 癸卯秋江水决於周尹店逮丙辰之五月麥秋方
 至而郝穴之江堤潰矣犬哭鳥散鳩面鵠形真繪
 圖所難盡者展轉數年流移畧集而辛酉七月黃
 灘倏决百年難堪之殃從天而降驚心駭目一望
 直溟渤尾閭耳集中澤之鴻雁填崩穴之螻蟻人
 自爲築役用不擾功爰告成安瀾共禱詎意九仞
 果虧一簣致使長江復行平地壬戌六月江堤復
 决比之辛酉爲時更早禾香於畝蛟舞於廬繼而
 風雨頻作室廬蕩盡或身飽於波臣或田歸於沙
 壓背鄉井者已不可問守墳墓者更復何之爰核
 糧夫毫髮無遺以赴補救之急工人之自爲計也
 神之將安輸乎嗟乎决堤者民之大害也築堤者
 民之大利也而利害相反誠有如闔境士民痛哭

屢控之所云者今幸當事上臺目擊顛連而太守
 許公實心胞與躬親挽築於堤址則寬而大以便
 後來之加增於堤工則恤而察以杜一時之冒濫
 蕭愴之擬身塞趙賢之願請命真百姓之福非諛
 詞也按堤老堤甲之法自古守趙賢始議行之夏
 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爲常蓋田廬於斯聚族而
 處以長子孫故重土而習知水性法至善也而堤
 夫之出於糧石者視其用工之難易以爲徵收之
 多少今昔之間未可概論而夫之修築於堤上者
 買土井土臺土其法不一買土爲最上但慮散給
 工資之數難以悉楚井土則民之淳者勞而黠者
 逸臺土則奸人得以高下其手夫苦憊而堤之罅
 隙者復多夫修堤所以拯民非以苦民也而立法
 不善則夫受修築之苦而民視築堤爲畏途矣三
 者綜而論之惟井土之法可以垂久第須董其役
 者審高下遠近之地勢以均其勞逸除其弊端乃
 可而弊端誠未易除則所謂以治人而行治法者
 存乎其人之愛民以心先民以身委員則量其材
 遴役則嚴其汗以里長徵夫而釐其侵蝕以堤老
 修築而稽其包攬則以每年所徵之堤夫用之於

每年所修之堤將捧土可為丘山豈必求夸娥二
 子而置之乎善夫清軍陳公之言曰修堤惟視人
 事斷不可諉之於天災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所列
 七條皆實實可見之施行者夫荊州之地案衍壇
 曼緣以大江而漢水復自夜漢口分派以達于三
 湖汲引沮漳會揚水長湖羅堰諸陂澤之水春夏
 霑澇股灌支注不可勝計其沿湖渚澤畔而居者
 廬舍畝畝形如盂中之底蓋自五代時高季興節
 度荆南築堤以防漢水由荆門綠麻山至潛江延
 亘百三十餘里於今之互為垸堤者總皆恃堤為
 命而漢水其奇在曲又多泥沙遷徙淤塞自古不
 常明嘉靖二十六年沙洋堤决後水之在荆安潛
 沔間者殆無虛歲

國朝順治甲午漢水决於沙洋之下戊戌大水康熙
 癸卯水丁未秋水戊申夏水己酉壬子秋俱水甲
 辰則郝穴堤潰澤洞滔天飢溺遍於巢窰辛酉壬
 戌江堤連潰漢水並溢所謂堤防者衝盪漂流於
 斯為盡而室丙室丁潭守八井等莊地勢窪下沉
 塌之慮尤有不可言者今合江漢而籌之自荆襄
 而下江以北之地如江陵監利潛江沔陽荊門皆

如建瓴之勢而大江之悍黃灘之險為尤甚其所
 謂堤者又皆累土土負壤所積非有岡陵以扼之
 遇水勢突奔咫尺不堅千里為壑楊景淳舊志詳
 哉言之其開穴疏流之說已萬不可行於今日而
 江陵昏墊疲苦之民荷鍾操杵力殫膏枯為水歸
 其壑土反其宅之計是蓋以一邑之勞為監利潛
 江沔陽荆門禦寇於門戶而處堂與者曾不助一
 臂而坐享其逸焉若使江陵非以利膚之病不得
 不為之築勢不至於載胥及溺不止此協濟江堤
 之費四邑雖不待請亦當各自為計者也夫防江
 之工等於防河今江陵已為其難者鉅者矣而漢
 水之堤防不固其害旋中於潛沔荆門網繆而圖
 其全則江漢朝宗而
 國計民生萬世永賴矣

湖廣通志卷之第七十終

